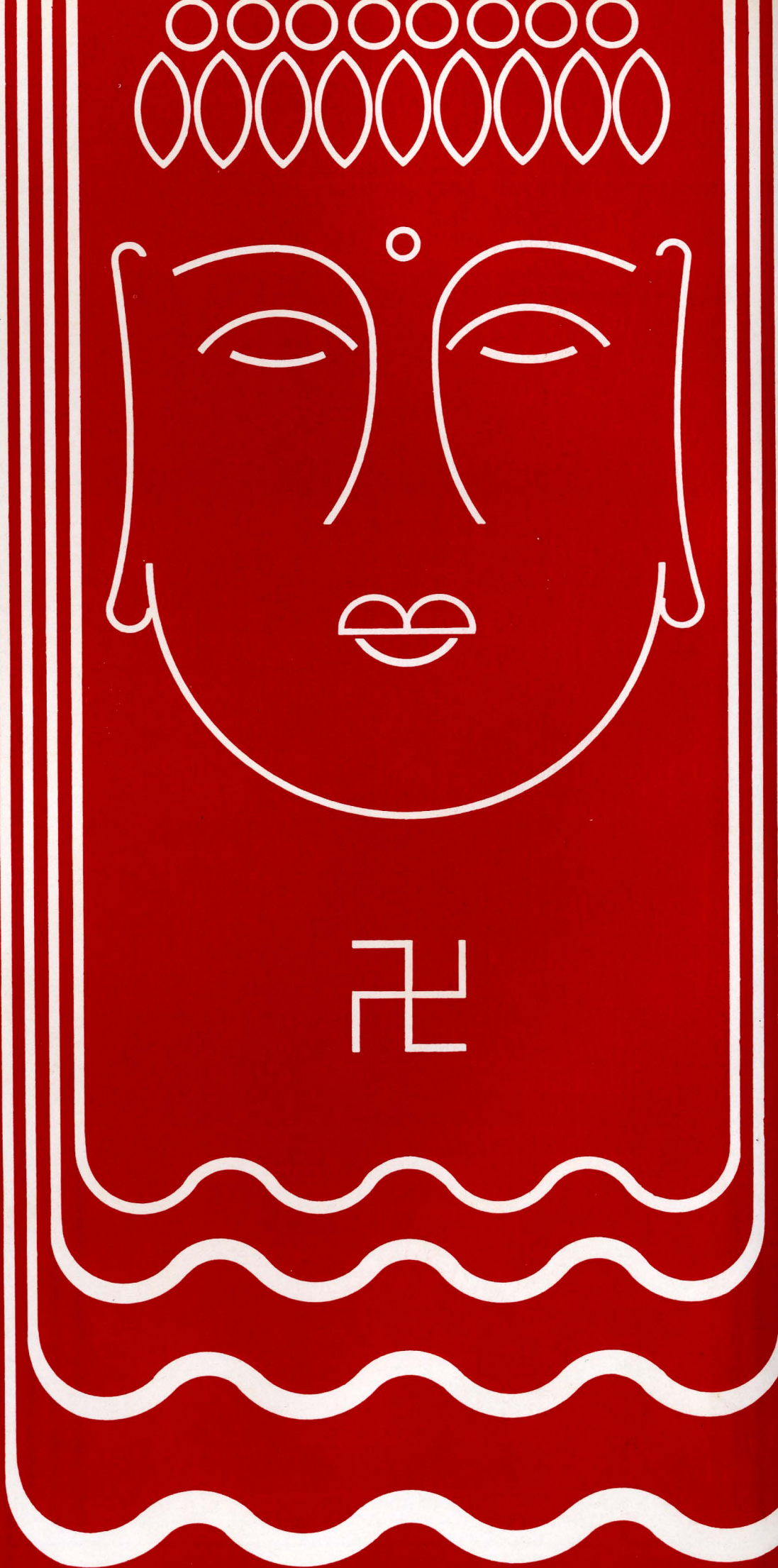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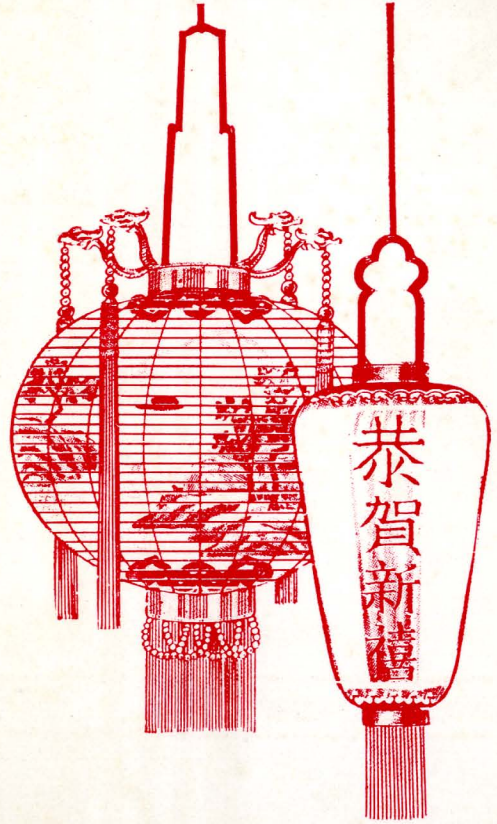
内明

10





知



自

意

十

內明雜誌社同人敬祝

書畫欣賞

▽ 地藏大士聖像 竺摩敬繪



平生甘澹泊是川
入群林詩句聊舒
意文章並討名百
年原一夢万事總
忘情最是閒懷處
於閑望月明
自餘簪香室行脚
詩人風骨

竺摩書

△ 自寫行脚詩 竺摩書

瘦地開花晚
金宵淚遠
遲莫道
地步有成龍也
未知但覺
天上片團圓
有缺時
自德箴言

竺摩

▷ 古德箴言

竺摩書

▷ 山高水長

竺摩作



目錄

書畫欣賞	竺 康	3
涅槃境地的心理分析	李 瑞 鍵	5
蠡海新境界（上）	舍 利 子	8
諸法因緣生滅期內明	何 博 元	16
中國淨土教理史	印 海 譯	18
真理的語言	淨海譯註	21
「印度佛教思想體系論史」跋	黃 公 偉	23
林寄華居士詩集序	鄭 壽 彭	23
唯有三寶是眾生的真正皈依處	劉 崑 泰	24
約楞嚴經義簡述「真能破」	馮 永 明	26
如何斷除煩惱	釋 宏 榮	27
廣東歷代詩僧簡介（十）	慧光居士	28
佛說四十二章經講話（八）	聖 印	31
佛說八大人覺經講義（六）	寬如、榮	34
我對中文橫排的看法	惟 誠	36
學禪室隨筆	姜 潤 水	37
論荀子思想之特質	彥 龍	38
青年的責任是什麼？	首 慧	40
住院記	會 機	42
祝賀佛教施診所的分所成立	演 培	46
主席宏船法師致詞	宏 船	47
新與舊	三 慧	48
霧	韓 堯 森	48
內明通訊	黃公偉等	49
教界簡訊	本 社	51

本刊流通處

- 一、星加坡南洋佛學書局隆根法師
 - 二、菲律賓大乘信願寺
 - 三、加拿大誠祥法師
 - 四、美國佛教會樂渡、達成法師
 - 五、台北新店佛聲法師
 - 六、日本蓮心院清度法師
 - 七、印度黃梅侗居士
 - 八、泰國中華佛學研究社
 - 九、香港佛經流通處
- 香港北角英皇道390號亞洲大廈五樓C座

社 長 釋 敏 智
 督 印 人 釋 洗 塵
 發 行 人 釋 金 山
 編 輯 本刊編委會
 出 版 者 內明雜誌社
 藝術設計 佛院藝術系

佛元2517 中華民國六二年一月八日出版
 西元一九七三年
 社址：香港九龍深水埗醫局街176號
 176-178, Yee Kuk Street,
 Shamshuipo, Kowloon, H.K.
 承印：文采印刷公司 電話：5-711654

涅槃境地的心理分析

李瑞鍵

本文係筆者去年聽講「佛學概論」的一篇心得報告，內容部份是根據鈴木大拙和佛洛姆之著述和心理學上的無意識寫成。因急於交卷，無暇深究，錯漏之處，在所難免，祈讀者多所教正。

作者

引言

此文所寫的，只不過是一種試探性的說法，是將佛學中的涅槃境地的玄奧莫測，化成一個較簡淺的概念；但却不能作為真正的涅槃境地為何的說法。此文共分爲五大段，各段標題如下：

- (一) 佛學與心理分析。
- (二) 人生的憂患（即不安全感，隔離感）的形成及一般的逃避方法。
- (三) 心理學上的意識與無意識。
- (四) 無意識的呈現，即踏入涅槃境地的庭階。
- (五) 開悟後步入涅槃境地的試探。

(一)

佛學爲東方的一種思想體系；着重於心性的修養功夫。其是始於印度，而在中國被發揚光大，成爲中國三大思想主流之一。其理論具備中國固有的哲學特質；是以自身的體驗去認知世界及自然宇宙的一切；不假手於人或單靠理智去認識。如一個人口渴，不能以別人代替他去飲水解渴；而所飲的份量多寡，亦不能根據我們的理智去估計其所應飲的份量而可解渴。而應飲的多少而可解渴，純操於我們的內心之中，適可而止。而佛學思想的領悟，亦是如此。

心理學爲西方近代興起的一種學科，是人對內在自我、心靈、智慧、本能等的探索、剖析；也即研究人類心能——記憶、想像、悟性及行爲諸問題的一門學術。與東方的哲學思想大不相

同。而涅槃爲佛學的最高境界，而以心理學的分析方法去分析涅槃的境地，豈不是一個極大的矛盾嗎？然而，這不過是一種表面的看法而已。當然，涅槃的境地是不能以語言、文字來表達的，否則便不算是一個最高的境界了。而我亦未達此境界，故亦不知此境界為何。只有預先假設涅槃境地爲一個客觀對象 Object，而以心理學的方法套在它身上，作一個正面的探究，於此亦可畧窺涅槃境地為何。

(二)

現世界在科學的高度發展下，不單只使殺人武器急劇增加，改良；同時亦使工業生產日增，增長商業的貿易，形成社會的繁榮。優良的武器雖可保衛自己國土不被侵畧，但却直接威脅着人類的生存。而工商業的過度發達，使社會狀況失調，形成貧者愈貧，富者愈富，人却爲着生存或追求利慾；不得不拼命去工作，及用盡心思去獵取。於是，人與人之間只有利害的存在，而變成沒有感情的動物。這些皆是構成人有不安全感，或隔離感（即孤獨感）的原因。此種情形，在西方比較明顯，因其倫理觀念、道德觀念、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遠不如中國的以心性修養爲主要的思想。但在東西文化交流之中，西方的科學精神亦深深影响到東方。

另一個構成人類的不安全感，爲人類與自然的接觸而產生的磨擦。由於人想征服自然，如控制風暴、雨量、或各種天災等。但人的智慧及能力不但不能控制自然，反爲自然所控制，而順應着自然而生存。同時，隔離感亦起自於人在現實生活之中，却有

不滿現實的意念產生。但是，人爲了避免被現實或社會所遺棄，或與自己的現實本身背離，故不得不壓抑這些念頭，而自陷於痛苦之中。還有另一原因，就是人在現實生活中，往往不能事事如意，或到處碰壁，亦會產生不安全感及隔離感。

人的生存既受着憂患的困擾，爲了逃避或克服這些生命的悲情，往往會尋求一些自以爲是的方法。而這些逃避方法，大約有如下五種：

(1) 死亡——以結束自己的生命作爲一個徹底解決煩惱的辦法。

(2) 瘋狂或心理殘廢——人在現實生活中受到折磨及壓迫，精神受到極度的創傷，而喪失了理智及感情，變成一具麻木的行屍走肉。

(3) 處於幼兒的狀態中——從心理學說，即以兒童的行爲意志去看一切的事物。如兒童對於得失，苦樂等感受，都很容易產生及消失，不如成人對這些問題的重視。這種狀態亦即心理學所說的「陷於昏迷狀態之中」。

(4) 麻醉於自己的所有 *Hovings* 之中——很多人以其所擁有的金錢、名譽、及地位等而感到自豪、滿足。把此「所有」看成爲其真正的自我存在 *Being*，但却察覺不到他自己是存於所有之中。

(3) 嬉癖士 *Hippis* 的形態——此爲西方的時代產物，亦深深的影響到東方。他們是透過藥物的麻醉作用，而產生一種極度意志自由的幻覺，可到達爲所欲爲的地步，即他們自己稱爲的「迷幻飛昇」的狀態，完全擺脫一切的現實生活的狀態、形式。

(三)

上面所說的人生憂患，純是人不能了解到或看到真實世界或事物的所在而產生的。因世人所看的一切皆是經過一層「有色眼鏡」，即是以自我的喜愛或概念去認知一切。正如心理學上所說的「以意識 *Conscious* 去認識一切的事物」。

從心理學的立場看，人於生長的歷程中，不斷與外界事物接觸，而得到很多的認識或觀念 *Ideas* (概念)。這些由經驗或聞見而得來的觀念，是隨着時間的過程而增加；而人亦由透過某一觀念去認識另一觀念；或由多個概念的組合而推演出另一個概念。於是，人便不自覺中把這些得來的外在觀念，看作爲其自身所具有的概念。而人在生長過程中，尤其是在兒童時期，往往以合乎自己的喜愛的原則去看對象事物 (即幼兒心理的認知)，或接受別人的意見。此種得來的認識 (概念)，與從經驗所得的概念，俱是不正確的；因它不是人原有的內在概念 (即人能夠直接察知事物真相的因素)，而是被誤作爲自身原有的概念。這些不確的、外在的概念即是所謂的意識。一般人說他意識到某些事物，只是以這些概念加於對象身上而獲得的知識；但這些認識是假的，不是事物本身的真相。換言之，即那些未被意識到的其他部份，便是此事物的真相所在 (即真知)。這正是心理學所說的無意識 *Unconscious*，並不是一般人所指的潛意識或下意識 *Subconscious*。無意識本身亦是一種意識，是我們與生俱來的內在意識。只是它不易被語言，文字或從外在得來的概念所表達、浮顯；故我們不察其爲意識。

當人說他意識到某事物時，他所見的皆是虛像；因他是以概念之心 (意識) 或想像去認知此事物。他若能解脫意識的束縛，便可把自己投進事物之中，從裏面去看它；去分享它的一切「生命的活動」、「享受」等。於是，他在獲知事物的真相時，亦同時認識到他的真實自己 *Ego*。他此時是處於泰然狀態之中，即是他那未受拘束的心 (本能性) 的突現；因泰然狀態是與人的本性相合的狀態。而到達此種狀態的原因；是無意識的呈現。

意識與無意識本是同體系的，只是人在生長的歷程中，脫離自己的本能性，而以自我 (非真正自我) 爲認知外界的中心，而遂有主體與客體的分別。於是他所體驗到的世界，是一個與他自己背離的世界；而意識與無意識便被分裂了。故此，鈴木大拙說：「要意識到無意識，需要意識的特殊訓練。」即是透過人的心性與精神，把我們誤作爲已有的概念拋掉，再回到初生時期未受

感染的心（即本能性），直接觀察事物的真相。佛洛姆 E. Fromm 亦指出：「透過意識的訓練，人能夠解放自己，除去社會的三重過濾器（即語言、邏輯、及經驗內容。此三者為人的不安全感及隔離感形成的原因），則意識與無意識的分裂便會消失，能直覺事物的本身。」

（四）

上述曾說到無意識的呈現，能使人進入泰然狀態之中，即到達人的本能性充份發展的狀態，能體會到自我的所在。在此狀態中，人能與自然一切發生充份的關切，可體驗到人與一切存在物皆是一致的、合一的；而所謂的人生憂患便告消失。佛學所說的「開悟」，亦指克服以自我為中心的迷戀，變成一個開放的、醒覺的、自由的人。能處於禪宗所說的「虛空」之中，直接進入事物本身，從裏面去看它。即把自己失落於事物之中，我們可以知道事物真相及我的真正自我。所謂直覺事物的真相，是把事物作為其本身的原有去看，不是以我為中心去看。現引一則公案說明此狀態；一個禪師說：「在我開悟之前見山是山、見水是水。當我被教導着開悟時，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在我開悟時，水又是水、山又是山。」

佛法是以心為本，離心之外，即無佛的存在，故佛學指出「人皆有佛性」。但人如何掌握此佛性（即成佛），則非要有「開悟之心」不可。楞伽經云：「心外見法為外道，若悟自心，即是涅槃。」而開悟之心是內存於人身的，不易被人察覺到。故金剛經中亦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由此可知，人皆是因外境的影响，而生其心；此乃概念之心（即意識），非他自己的原有的心。但若能不受外界所感觸，而能起其心，則此心便為人與生俱來之心（即無意識），亦即佛學所說的智慧之心，能通達一切事理之心；亦為開悟之心。到此，我們可說無意識的呈現與開悟是相同的，是踏入涅槃境地的庭階。

（五）

在開悟之後，人便能得到本身的充份自由，原有的心性得到

解放。可進一步把從知性得來的（即較低的）知識，轉化成一種最高的智慧，或稱般若智慧，才能證佛果。此大智慧是超越乎一切的成敗、得失、利害、善惡、然與不然之上；能通達一切事物而無所取捨的智慧。得此大智慧即到達涅槃的境地。人若能進入此境地中，心境自然開朗，目光遠大，能察知真實世界的所在；自無一切所謂的人生憂患。而上述一般人所採取的逃避方法，皆是築於苦痛之中，不但不能解決這些生命悲情，反而使痛苦增加，直至死亡。到達此境界中的人（即佛），既生存於現實之中，又沒有現實的苦痛；自然沒有與苦痛相對而生的歡樂。而處於一種悠然自得的狀態之中，凡事能隨心所欲，不受拘束，亦即處於如道家所說的「無為、而無不為」的自得狀態之中。能上知天命，而下與一切存在物打成一片，充滿無限的自由及創發性。

【上接第15頁】

入山由路，涉水由渡。渡不過去是船不行，走不通是路不熟。路不熟，多認識；船不行，多準備。修己度人之道何獨例外？佛法有一定的定則，得其門，如順水行舟，不得其門，如逆風行船。關鍵何在？答：人只被私心害了。什麼是私心？答：分別心。譬人想成佛，必先度己。世之人，尤其一般老學究、書呆子、怪和尚，對自己處處用大乘法，對世人則以小乘法。因果雖不外一心，法門顛倒不得也。行門既有千差萬別，入道非止一端一途。佛法乃佛之心燈，不先究其法，不先苦其身，不先利其人，愈修愈遠，是把自己隔絕了，糟塌了。

註一——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七十八，唐、于闐國三藏沙門，實叉難陀譯。入法界品三十九之十九。中華民國六十一年，二月初八縮印本第十二冊。由志蓮精舍舍主曹仁德、金惠芬夫婦大居士倡導發心印行——該舍台灣省台北市重慶南路三段廿七巷六號四樓，電話三二五七五五號。藏版者——福美彩色印刷公司，台北市重慶南路二段，二十號。電話：三一六五九八、三八七〇一七號。余引文見卷七十八頁一七。（總頁一三四九）。

註二——如一，卷八十一，一，（二四三一），第十二冊。

註三——如一，第四冊，卷第二十三，一三，（七二九）

註四——如一，第三冊，卷十六，一二，（五一八）

蠡海新境界

舍利子

華嚴與人生

上篇：人定勝天

夏居穴，冬居樹，是自然的道理。不單人能，而猿猴亦能，此人及萬物所同焉者也。釋迦提倡慈悲而有佛教；艾因斯坦提倡相對論而有原子科學，而猿猴不能，此人及萬物所異焉者也。同，是生于本能的衝動；異，是來自心靈的擴展。這足以證明釋迦與艾因斯坦對人和動物的問題，曾先後、分別、不同的作過獨立的思考及超然的研究，而後有獨立、超然的成果。因為釋迦以前沒有佛教文化，艾因斯坦以前沒有原子科學。（因為此是研究以慈悲為旨的佛教，不便說出原子的真貌。）

凡是大成就、空前的、超人的，必不是學來的，因此今天（一九七二、八、一四夜）我來研究「華嚴經」也是以空前的、超人的認識和態度向着這個「大成就」邁步，否則，我等如紙上談兵，臨陣未必符合真情。所以此時我能運用的工具有三：曰燈、曰腦、曰華嚴。

經雖若干部，但是理自一個。念頭雖萬千，但是腦自一腦。是以腦能斷理，理能觀心，心是理的起源，理是心的延長，我肯定了目的、關係。空對空、一對一，便是我追求目的、運用關係的認識和態度了。

以空觀空——是我研究華嚴經的認識；（認識取決于經驗）
以一對一——是我研究華嚴經的態度。（態度導源自認識）
何謂「以一對一」？「以空觀空」？

答：以空觀空，我的認識同家人不同，同在家人也不同，總之，同別人、昨天的自己也不同，因此在家、出家、別人及昨

天的自己之看法一點也不提，如刀斬亂麻，重新理一體系，如瞎子摸象，在試探中以求得究竟也。因此「試探」二字也是我的法寶之一。因為沒有試探就沒有新發現，沒有新發現，人的觀念和行動永遠停止在有限度的、如此這般、傳遞性的階段裏，如同打飛腳的武生一樣，到任何地方演唱，中途的插曲就是傳遞性的、如此這般的、有限度的的一個「飛腳」而已！乍看怪奇，再看沒有意思，講經說法寫文章也是如此。既是「如此」，美國的本土生活尚不能各州一致，而中國唐代的禮俗不能適應于民國，儘人皆知。「無住生心」因人、時、地、物而宜，該是「圓由缺來」的定律。我的「以空觀空」，不是內在的本質有無，而是外在的形式有無。外在的形式有無是指摸到的、見到的、用到的，內在的反之。也就是說，別人用的方法我不用，別人見過的（華嚴經有關之作）我不看，別人做過的我不做。外在雖然不能決定內在，但看法、方法、作法則能確定目的、品質與成績的一般。至于以一對一，就是華嚴有八萬四千法門，我有寶法一個，一個為腦，八萬四千為理。理變化無窮，故有八萬四千；腦應用不盡，但只一個。理一腦一，故曰「以一對一」。腦能有餘閒，便有寬容之感。腦寬容了，如水影月，耳之聞聲。聲雖不同，而耳則一；影雖萬千，而月自一個。這裏，前者耳為主，聲為客；後者月為主，水為客。一彼一此，一主一客，上下轉移，有無相激，動靜互用，陰（柔）陽（剛）相通。此之謂道也，天地之理也，日常之則也。能如此，方可研幾萬物之理，窮盡天之際，與天地參者，是也。

研究學問有一個究竟，「究竟」是你要想怎麼樣？究竟之理是相對的絕對，如果沒有相對，絕對也就無所由出。絕對是未然

境界，相對是已然境界。譬如一粒種仔，未入泥土是絕對，已入泥土是相對。如果生芽、開花、結實，由絕對入於相對，而成爲相對的絕對。如此不已，日新月異，生命便擴大起來，上與天齊，下與地通，人居其中，與鬼神合其吉凶，與四時合其序，與日月合其明，而爲萬物之宗。究竟也乎？人，研究學問，有沒有一個非絕對、相對與非有、非無的東西？作爲吾人鑑理、治事、伸縮自如的工具呢？答「有」。曰「精、一」二字便是。

概精之爲義也，使人沒有一毫疏忽，認真不苟；一之爲理也，使人沒有一絲大意，信而不移，這樣從普通走入特殊，從形下認識形上，再使之歸一入于平實，由平實重新生出信念，不分這，不分那，恁地這般。你要到那裡？你想作什麼？登天無路，有志；苦海無涯，能勤。方向、人物、入門弄清楚了，便可研究「華嚴經」。

研究「華嚴經」須要三命一體，即：我、師、佛。

我寫了一副對聯可參考：

以師之命爲師，

以佛之法爲佛。

學佛想成佛果，上路須要指引人。前者人人在想而不敢說，後者人人疏忽，如夜行無路，既至明天，仍在原地打轉。概緣力之與生存發展，猶如鉛絲之開關，其物雖小，非他不能通電，反之亦然。人人忽畧了這點，半生沒有發展，既稍有覺醒，已是夕陽近黃昏。日前我看見台北市廣州街與柳州街交叉處「婦女新聞社」二樓。簷下倒掛着一隻麻雀，飛也飛不掉，上下不得，經八月份「貝蒂」颱風，只剩下一條線牽着一隻乾乾的標本，在風裏盪漾着，一點生氣也沒有了。如果當時房主或隣居用竹竿一挑，那鳥便可逃生了。自己不得時，緣力不及，受倒懸之苦而死的人，數不勝數。這裏于以解釋的是：

以師之命爲師：師，就是老師；命，就是老師的面論。就是要以老師的面論作爲常師，照話去作。因爲老師不能經常守着我，聞一知十，舉一反三，才算好學生、善學者。至于韓愈之師說一法，人無年之先後、貴賤、長少，道之所存，即師之所存。此

說屈己從人、泯滅天性、封建思想，傳統的捏鼻主義，沒有一點激發、創造、獨立的思考。死人的東西，僅能作治人的參考，因爲：死人亦人也，地形尚能變遷，人的生活觀念便可隨之轉移；歷史可以重寫，死人的道理，那能一言九鼎，處處適應？所謂「活書」亦須有活人方有活書而後有活用。所謂活書？不泥于古，不執于今，根據現實說道理者也。所謂活人？是不以偏私蓋聰明，不以利害卻智慧，不以叢寡論虛實者也。所謂活用？知己之長短，察彼之實虛，配合人、時、地、物而用之者也。凡是學來、買來、不變（連自己的）的都是死的、舊的、不適于久用的。先有行健自強的精神，後來日新月異的成效，才能有資格研究「華嚴經」，說八萬四千法門的實際利益才有人相信。因爲華嚴是以上乘思想說大乘法的。如以韓愈的下乘思想說大乘法，如同江船海航，是行不通的。反之，一條海船向江船學步伐，一位出家人拜在家人爲師，根本是開倒車的。這就是見怪不怪、狗吃大便習以爲常、徒俱其形而無質罷了。如果是自愧不如的心情，向處境不及的人學習是向後看，處境、生活、立場三者是學信仰、大乘的一種必然「儀式」。因爲儀式是由外入內、由此致彼、由卑而高的方便法門。由實入空，空而不空，是向前看，謂之正；由空入實，實而不空，是向後看，謂之邪。所以學佛的人，先信佛，拜師，自己才能體會得其中三昧。進了這個門路，就是俗語說的：「師父領進門，出息在各人」了。有狀元學生，沒有狀元師父者，此也。反之，聰明外用，自誤誤人，自以爲對，其實已錯。選美，第一要看她的舉步；鳥飛，要看牠的尾巴。（尾如船舵，關乎方向。）尾巴一動，步子一舉，其風度、心意一目瞭然。就是研究佛教學術，信佛、拜師、吃素、住寺四件作到，信口說來，莫非是道，拈筆寫來，莫非是理。因爲當年吾佛修道說法，是用莊嚴、清淨、克己、厚人——甚而厚及萬物——的原則進行成功的。事隔二千五百年來，世之大德及大善知識，舉凡文能驚人、名傳不朽、續佛慧命的，常常就是面對困難，不放棄原則的人們。不受環境、現實的支配，才能用新精神產生新方法和新希望。就憑這點永遠不向現實環境屈服的精神和勇氣，佛經的

適應性、八萬四千法門的真實義才能在「無住生心」的情況下現露出來啊！不必執泥、不必到處拜師、不必迷信三者可玩味之，那麼「以師之命爲師」之含義就可思過半矣！

以佛之法爲佛：佛，就是釋迦佛，法，就是釋迦佛四十九年中向衆生所說的經。以其能啓發人性，規範人心，故曰法。吾佛去今已兩千五百三十年了，其法由本土蔓延了整個地球。佛只一佛，法只一法。佛無論在世、去世，也絕不會分身，法雖可聞，經雖人人可讀，但未必人人能懂。于是佛提出：佛一毛孔出諸功德、八萬四千法門、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其次序、功用、範疇如下：

一、佛↓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三、八萬四千法門。

佛法是有生命的，故力主形式的、治標的、消極的是傳授；本質的、治本的、積極的是頓悟。頓悟的一通百通，功效在于空間的擴大；傳授的注重漸修，功效在于時間的累積。經緯萬端，說理歸一。佛開萬法，歸攝一心。看佛要仰起頭來，這表示佛在上，我須起恭敬心，懺悔要祇下頭來，這表示卑小虔誠。對偉人、先知給予虔誠的恭敬，心才能清淨、平等，活潑無礙，而做到「心無所住而生其心」的境地。對於善惡莫測，賢愚莫辨的衆生意向，才能認清、握牢，實施廣大無備的「八萬四千法門」的方便啊！佛法及中國思想相通的一點是：十方虛空于一毫的。即中山先生說的：「夫心也者，萬事之本源也」。西方一個宗教一個主張，一種文化一種形態，中國反此，我佛反此。西方之好亂，東方之好安，是有原因的。佛雖不在，而燈常明，光常亮。八萬四千法門是爲的衆生品性不一。但是佛、心、衆生是三位一體不分彼此的。佛也、心也、衆生也，本佛之法知之，本佛之法行之，本己之心求之。則本心不昧，佛法能明，微塵可見。世間所有安樂，一切皆由見佛，導師利益諸衆，普作救護歸依。於此，方得能生無上法喜，令一切受安樂解脫。法門不須多，惟求得真，用得着。談佛法，光橫着談，而不能直下，非善談也。因橫着談是蜻蜓點水，普遍天下蜻蜓點水，都是不謀而合的，惟有虎嘯

、龍吟才是例外而夠深度。若如遊說的政客，初聞新奇，再聽沒有什麼。頭腦簡單的人誤以爲驚異，一旦採信，效果平凡無奇！惟有剛強、正直、木訥之士，肚裏才能撐船，目光才有遠見。法門譬如掘井或下海探龍穴，非清水、流水不能飲；非深水、活水沒有龍。探龍穴如果像江裏捕鯉魚、河裏捉蝦子那麼容易，龍就足爲奇了。飲水如果像取水灌田那麼簡單，誰還去花錢請專家打深井呢？飲水、探龍穴都是深的、縱的、難的，與蜻蜓點水，淺的、橫的、易的、二者功夫與效能大不相同。故吾人求法，聞法，千萬要記住：佛之經在，即如佛在；寧肯沒沒聞聞的去探龍穴，莫要熱熱鬧鬧的來蜻蜓點水。

信心、恆心、決心的自我要求，能做到「能動三江水，不動道人心」的境界，才能學什麼像什麼、種什麼得什麼。

華嚴這部經是包羅萬象的，佛，在世的環境突出、見解突出、功夫突出。論環境，他身爲皇太子；論見解，他能丟開名利；論功夫，獨坐菩提樹下。故此種成就，不能以常理視之，常情論之。網，是捕用；鉤，是釣用；担，是挑用。用力與具，均非得宜。而佛理、佛行、佛果，三者是以一貫之的、求之於己的、空中妙有的。以一貫之：自始至終，有一個體系，求之于己：沒有他人感情與智慧上的幫助，全靠自己的看法與行動，空中妙有：從有到無，從無到有產生出自己的新信仰與新動力來，普及于一切。從中分析出佛理，知道佛行，見到佛果。

佛法譬如大海，爲了說、用方便，才分此、這、彼、那，等如地球是一個，爲了山、水、人、物的區別，始有高、低、長、短之分。佛法之道亦然。

華嚴經——乃至一切佛，只說「三世法」，至于說世界海等，那是由於「輪迴」之因把三世（即三界）法加、減、乘、除化了。于是有無限界和無限法。其實只是一法一界之演變——去來來而已！何以知之？譬如一男孩，有父母、兄妹、姨、姑、同學等親友，有不同地方、氣候、生活等，在生存、繁殖着。講衛生、勤勞、禮讓之風，不會因地方、氣候、生活之不同而有所見拒——除非他不相走向文明。所謂異只是一個皮毛，同，才是

人類、佛法、物類追求的目標。男孩沒有父母也就沒有自己，至于那些關係、環境、遭遇，是以各人的性根、修持之不同而有不同之差異，現在如此，過去如此，未來如此，輪迴說最具體的說明是陰陽——光明、黑暗。輪迴不已，陰陽不止，光明黑暗在循環，故苦樂無定，貧富、盛衰無常理。質言之，世界只有陰陽二界，過去為陰，現在為陽，至于「未來」，這是一個差距——它是陰的尾、陽的頭。故一部「華嚴經」，以「信」、「解」、「行」、「證」四個原則予以運用，使之達成所信因果、差別因果、平等因果、成行因果到證入因果的諸種境界至惟一境界。

所信因果——信其心之所可信，盡其力之所能為，那怕是無中生有。因為陰陽、利害、生死是相對的、故言因果而信之。

差別因果——凡是真理——尤其有價值、持久、進步的真理，必須有差別。因為差別才有先後、條理、好壞。如果賢愚不辨，瑕玉互收，沒有差別，也就沒有因果。

平等因果——人及萬物，其性其型發展有所不同，然起點的開始雖有卵生、胎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之各異，以其基因是以己之性分而適其適的，發展之果有所不同，這是各自因則與果量之或然律。

成行因果——成行因果，十之七得自先天，十之三得自後天。如種子是桃，縱有努力，亦不能使桃成李。故「成行」一事，必先察其種子（因）之是非，然後從事灌溉培養之功夫，水至渠成，時至果得。

證入因果——我佛一向注重因、果之說，世說縱有非議，然誰見打蛇成牛、買柴成鹽之不科學乎？佛云：「若有得者，令其所欲，悉得充滿，而此寶珠無所損減。」（註：寶珠，即菩提心寶。註一。）

在這五個不同的因和不同的果中，可以分析歸納為二：

一、是種瓜得瓜，學佛有沒有得佛的？

二、是佛法有遲速，愚夫愚婦可否同學並修？

這兩個題目看似平易，卻是學問無窮、道理無窮、功夫不同。世之人不之疑者，冥頑害之耳。吾以為凡夫畏果，菩薩畏因，

故先談第二：「佛法有遲、速，愚夫愚婦可否同學並修？」答曰：「不可。」不可為何？曰：佛法與世學是相反之物，一出世法，一入世法。難者或問：佛法是平等的。不錯，是平等的。而入世法何嘗不言平等，並載之法章。然弱肉強食，五毛錢的不同兩毛錢的有來往、打落水狗、誘人入罪，豈謂之平等？萬言一語，在家之平等是「量」的平等，出家之平等是「質」的平等。質是性根要利、修持要嚴、智慧要高，這與金錢、權勢、感情毫無關係。這個以虛雲老和尚同遜位的清帝傅儀比一比就知道了。五十年來，傅儀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賤人，虛公是一位千萬人敬仰的救星。救星為道殉身，賤人無恥苟活，救星與賤人，相去何啻天壤！此說不勝說，常人所說的平等，可從他們的不平等方面去找就知道了。常人多數是無知的，在世間受委曲和窩囊，一旦踏入佛門，就異想天開，迷信起來。為了怕地獄，要往生西方，所以天天燒香叩頭、拜佛，對生殺予奪毫不改其舊。這一種消災造業的心理，產生自一種封建的餘毒，昔梁武帝如此，被達摩看不起。佛祖修的是道、愛的是人及萬物。修道第一，愛人為先。一就個人修道而為生西，燒香而在消業，不特與佛祖旨意背道而馳，是與忠恕為環的孔子更相形見拙，入世的孔子尚有「吾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出世的釋迦可想而知。求張小學文憑要六年時光，要到極樂世界、成佛果，右手持凶刀，左手持血淋淋的人頭，口喊：「我佛慈悲！」由誰想信！鬼見也要後退，何況是彼此彼此。一言以蔽之，「性根要利、修持要嚴、智慧要高」才能修道得道，種瓜得瓜。「這與金錢、權勢、感情毫無關係」的。求佛法、生西方的差別在此——是質而不是量、是心而不是物、是苦而不是樂。因為「樂」的根源寄托在「苦」上，根苦實甘，就是這個道理；「物」的根源寄托在「心」上，如桃仁杏仁——核心也；「量」的根源寄托在「質」上，質變則量變，質純則量精也。學佛不知有差別、核心，這是第一個大錯誤。第二個大錯誤，學佛不知先點而線、面、體求其全豹，想取精用宏，一斑窺全豹，以偏蓋全。由淺入深、由近而遠、自卑而高、由缺入圓等才是取舍的原則，着手的方法。不知原由，無以談結果；不由門庭，

無以論堂奧也！經是健全的、無不抱的、客觀的，佛祖爲了「方便」而有華嚴、法華、金剛之說，雖各自爲綱，但麻雀雖小，肝胆與巨鵬一樣。宋二程子把「中庸」從「禮記」中抽出，與論語、孟子、大學合而爲「四書」，朱子繼之。結果這一「抽」，1、抽得支離破碎；2、不知遠源所自。

方便應用，是個人的事；研究學術，是多數人的。多數的力保完整、一致、持久的努力，是客觀的；個人的可作局部、愛好、短暫的支配，是主觀的。爲了個人的愛好，以形式代替本質，以短暫忽視久遠，以主觀代替客觀，以應用代替研究，足以扼殺學術思想、天地正氣、人格現量之共同點于衰亡敗壞之途！萬劫不復，莫此爲甚！程子破壞于始，朱子支離于終，二人對先人文化之罪也見此！不管程、朱以前何人開頭有意。難者或問：如此方便，何以有異？不過，這一方便是隔庭入堂、舍粗就精、舍淺先深。入不思議解脫境界」，人的境界達到不可思議的地步，是何等功夫？以工夫爲進度之動力，以境界爲窺伺之層階，回顧自我已非我矣！如以指入水復即抽出已非原水，這種「入不思議」惟有自己知道，別人無從體會。得此，即獲法界心性緣起法門，身坐解脫境界，心超物外也。

欲進入不思議，解脫境界之前，其認識與態度是這樣的：從俗中找不俗。這是所有「出世、入世」之法的大契機。不從此中過，不識內中情，不識內中情，如何去渡他？俗人說人的「逃避煩惱（或解脫煩惱）、末法時期、前世修定」三無聊述之。

1、逃避煩惱——只要人能生活、有靈性、有進退即有煩惱，因爲煩惱藉時間、空間而繁殖，藉客觀（被動）而作用，此即煩惱之不能逃避、亦不能解脫之所在也。強盜可免、兵亂可離、失敗可改，獨煩惱如故。有人強調「不怕煩惱」。不怕是指精神、勇氣，而非法門、要訣。譬如老虎，逃避，豈不知：荒野遇虎，我能逃虎亦能追；不怕，不怕是自投網羅，以卵擊石，以是觀之，逃避之理不可靠，而可怕之論更幼稚。一子錯，全盤誤；一理精，百理通，此學佛法要，入道須知。又有人說：「佛法不能說」，須善聽「言外之意」。天啊！言外之意是「位變」，位變

而質亦流產。模稜兩可不是佛法，以經驗、事實論之，世人雖多，不外名、利兩種；學佛，法門雖多，不外學以致之，悟以明之兩門而已！今日之僧人，既不能悟，又不肯學，終日自愚愚人，故山門凋落，信仰膚薄。這與實力雄厚、一元化的、師資普及的天主教一比，其堪一擊？逃避煩惱與不怕煩惱，前者是指罪惡昭彰的惡棍，後者是指一生役人的官僚，一旦失勢，自付：平生也當過魔王，花過錢，住高樓。如今肩不能肩担，手不能提籃。于是便到荒山野外同那些「迷信」、「慈悲」的和尙攀談，由輕泣、迴思、默禱而在心田中，揮之不去，不召即來的一股熱風，前仆後繼，浪擁風推，永無止息！這種心已成熟，青春未老的壯志，卻無見用于世！不學無術，瞎想亂猜，彼此彼此，如是生出逃避煩惱、不怕煩惱的有花不果的怪語謬論，腐蝕着自己的心靈，也麻醉着別人的思想。萬言一語，逃避（解脫）、不怕煩惱都不對，認識煩惱即對。先認識了，才能作取舍的準備，善惡的抉擇於焉開始！如入夜行，須是光照。凡自以爲是的，不作小心的假設，大胆的試驗，鮮不爲烏托邦的。

佛祖釋迦，以佛剎極微塵數劫，相續演說，不可窮盡，故曰：「經，不可說，不可說。」但是在兩個不可說下，終于說出了成就的十大願行：

- 一者敬禮諸佛、
- 二者稱讚如來、
- 三者廣修供養、
- 四者懺悔業障、
- 五者隨喜功德、
- 六者請轉法輪、
- 七者請佛住世、
- 八者常隨佛學、
- 九者恆順眾生、
- 十者普皆迴向。」（註二）

凡事都分兩截，兩截有主客、人我、理事不已。如欲達到「普賢行願品」，必先知得「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是什麼？因爲入

不思議脫境界是夜裏的燈、是門庭，而普賢行願品行路的人、是堂奧，人先庭院而後堂奧、先燈光而後行路，而普賢行願品者以此。兩節者雖分主客、人我、理事，但二者是二而一，一而二，一體之兩面，如影之與行，響之與聲。學佛至難，難在一般人不知道它的「層次性」；學佛至易，易在一悟即通。後人不察，以訛傳訛，說神秀北派，主漸修；六祖南（五祖云：衣法「南」矣！）派，主頓悟。兩人出身、個性不同，自然對弘法利眾方法不一。於是分道揚鑣，一南一北。這就叫做萬法本自人興，一切經書，因人說有也。由智慧性，方得建立啊！總之，傻瓜修形體；聰明練心性。心性看不見，心路有路程，即「層次」。形體分工夫，論學問。可是佛法絕不是學問啊！以學問學，即工夫——形體；以心性練，有層次。工夫是逆修，故苦；心性是順練，故樂。順練是去念生明，逆修是去物存誠。存誠是由俗入道，生明是心即是道。心即是道的，直下承當，一念即佛；由俗入道的，隔靴搔癢，瞎子摸象。像閉關的和尚，天資遲鈍，不學無術，如同瞎子，瞎想瞎說，一一不着分寸，一心想頓悟、苦修，結果苦修是元神喪失，頓悟是異想天開。白日匆匆過，光陰不再來。識者爲他惋惜，但自家的過失，怨得誰來？和尚一心成佛，俗人一心陞官，二者名異實同。萬語一言，修道只有一個法門：那就是去人欲，存天理，念茲在茲，篤信勿疑。人欲不去，天理不存，去修形體，倒行逆施，如負薪救火，不招惡報者未之有也。所以佛家擇弟子，第一要天資高，第二要拜明師。明師出高徒，鳳凰落桐樹，牡丹綠葉，相得益彰者是。

所謂「頓悟」，即明心見性，花是包含的，果是開放的；所謂「漸修」，即剝皮見筍，花是開放的，果是包含的。

以道觀之，光而不耀，該是持久保真之法門。故凡修道之人，多主「頓悟」。以該法門不成功時默默無聞、不露形跡的修，亦即所謂「心行而形不著」者也。簡言之，修道分內修與外修兩種，外修是間接的，即漸修；內修是直接的，即頓悟。道可由修而得，但不可傳，道若可傳即非道也。科學如此昌明，對巧拙肥瘦都不能在形式上作有把握的改良，何況對本質上、無形的、形

而上的道呢？拭目以觀我佛之「十大願行」不是有次第、法門、工夫的嗎？在這十大願行中，以第四——懺悔業障、第九——恒順眾生、第十——普皆迴向三條最爲重要。蓋這三條，能使人虛心，做事圓融，精勤修習。於此，則定心自生，禪悅來，煩惱去。

2、末法時期——此說害人如利劍，出自庸人、俗說不足一觀。猶以一般不識字的和尚爲然，聰明有識之士，愈老愈靈通，笨人愈老愈頑固。持舊方，治新病，可乎？法如大地，大地有寶；人有才識，亦要實力。大地有寶，自己天根薄弱，力不從心，反而犯着時代病，說「法」有毛病，寶會作怪。寶的本質不變，法的真理無二，若果說末法時期，無異承認二法，若果法不能在偽期顯出真理，寶不能在假中比出優點，何異土塊、雜說？道是修的、行的、說的。住洞、坐關只是博取同情的一種方法而已！有的割肉、燒指更是胡鬧。人沒有天才、不求明人、不學無術，已經否定了出家的條件。真正的佛法，是「因時制宜」的辦學校、立醫院、設救濟、能說法、勤研究，像香港洗塵法師倡導的佛教書院，自立立人培植別人，才能與時代并進，超越天主教之上而爲領導世界的宗教。有書不讀，有田不耕，形異而質同，都是不得收獲的。現在的和尚是吃飯和尚，信衆是湊熱鬧的信衆。台北市百萬人口，而能夠享清譽的僅有道安和仁俊，道公心地開曠，仁師（不認識）以身作則，俱有傳統性的、自信性的大善知識、名法師目樣。仁俊法師具墨子之博愛，親人路人一般看待；愛無下手處，孟子罵他爲禽獸，學說幾絕。孔子由近而遠，先己而人，尊爲至聖。仁師掃廁所、煮飯、打雜都幹。某友云，一次修路剩下一點錢，仁師不要，說：「有飯吃、能修行就可以，錢不必要。」最近聞有出國之望。仁俊修己之嚴，當今佛教界，無出其右者。昔印順、演培、道安諸公主善導寺時，不是自己講經，就是請人講演。往事如昨，目前如何？今中華民國政府，除奸扶正之時，而佛教不知自律，吃飽、唸經、聊天，真對不起釋迦當年菩提樹下修道之旨意，更對不起今日風雨飄搖台灣的處境。上樑不正下樑歪，這就是所謂「末法」之普遍爲人歌頌了。

法幢菩薩曰：

「寧可恒具受，一切世間苦，終不遠如來，不覩自在力。若有諸衆生，未發菩提心，一得聞佛名，決定成菩提。若有智慧人，一念發道心，必成無上尊，慎莫生疑惑。如來自在力，無量劫難遇，若生一念信，速證無上道。設於念念中，供養無量佛，未知真實法，不名爲供養。若聞如是法，諸佛從此生。雖經無量苦，不捨菩提行。一聞大智慧，諸佛所入法，普於法界中，成三世導師。雖盡未來際，遍遊諸佛刹，不求此妙法，終不成菩提。衆生無始來，生死久流轉，不了真實法，諸佛故興世。諸法不可壞，亦無能壞者，自在大光明，普示於世間。」

(註三)

身居清淨地，避世造業多，口說末世法，未曾識一法的人，要熟讀、深解、信行法幢菩薩承佛神力，普觀十方而說的如上一十項」(每項完整之意念爲四句結束之)頌言，則知佛法是一法、上法、度法，至于「末法」實意是「驚世法門」(此信田空前絕後之說法)罷了。以驚世法門說成「度世法門」，是聽覺代替了心靈，心靈有鬼，鬼鬼相通，不怨別人，如「諸法不可壞，亦無能壞者」，啓人良多，活潑自在，極爲稀有。偉大的孫中山，乃近世界性之學人、政治家、革命家，但他稱佛學爲「哲學之母」。因爲革命之人，就是要革掉別人的腐敗政治，換上自己救人濟世的主張也。要宣傳自己的救人濟世胸懷，必先揭發對方的弱點短處——此即「驚世法門」也。驚世法門是弱點短處，度世法門是濟世胸懷，如告訴子女：出門走路要靠右邊，路上有東西要送警待領，同人行路不可爭先……與人行路爭先要起磨擦，磨擦要打架；拾物入了私囊，養成自私自利的行爲；走路不靠右邊，交通秩序加亂。加亂、自利、打架一人如此，個個如此，就是末世。韓詩外傳，南假子言：「夫高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比于善者，自進之階；比于惡者，自退之原。」文人學士都明白「比」仿、效法因果性之嚴重，何況是無師智、一切種智而創造佛教的偉大釋迦？他絕不會教人「下比所以狹行」「自退之原」的「驚世法」製造惡業——末世法的。後人不察，爲方便故

，由「墮地獄、果報、末法」，所得結果不堪想像！總之，凡經，必是正的，其說亦正、而行亦正，其事必正。如某一驚語，視爲正法大本，則誤己、害人、謗佛之甚也。如老子在某場合罵兒子爲：「王八蛋」、「王八蛋是偶然、有限的，絕不可以之爲家庭教育也。末法之道亦然。」

3、前世修定——一九七一年夏，某下午余于台北市十普寺五樓頂乘涼看晚報。一位市長貪汙弄權，應接受應得之處分時，某僧說這是「前世修來的福報。」照此說來，貪官是應當該的，老百姓坐以待斃也是應當該的。佛弟子啥也不管，天天了生死也是應當該的。佛教一到了木偶、老粗、壞人手裏，就變成迷信、神棍、一面倒之物。穿上一片海青、燒上三個香巴、口唸唸有詞，簡直瞎子放起花——自覺奇高了。

對於這種無智、愚痴、養奸幫兇的說法，佛不會說，經未曾載。佛對身不修、德不積、學不求的人，提出嚴正的警告。

真實慧菩薩承佛威力，普觀十方，而說頌言：

「寧受地獄苦，得聞諸佛名，不受無量樂，而不聞佛名。所以於往昔，無數劫受苦，流轉生死中，不聞佛名故。於法不顛倒，如實而現證，離諸和合相，是名無上覺。現在非和合，去來亦復然，一切法無相，是則佛真體。若能如是觀，諸法甚深義，則見一切佛，法身真實相。於實見真實，非實見不實，如是究竟解，是故名爲佛。佛法不可覺，了此名覺法，諸佛如是修，一法不可得。知以一故衆，知以衆故一，諸法無所依，但從和合起(此四句最爲肯要，前二句說法無先後、倒正，說圓通。後二句從體上說，法是絕對的、獨立的、妙有的；從用上說，法是相對的、離不開衆生的、世間的、因緣的)。無能作所作，唯從業相生，云何知如是，異此無有故。一切法無住，定處不可得，諸佛住於此，究竟不動搖。」(註四)

佛法是寶貝，但不是廉價的。其他學問，一分耕耘，一分收穫，不勞而獲，未之有也。獨佛學例外。學佛或學佛學，不管年紀大、小、時、空如何？首先要去掉人間欲念，其次抱着吃苦受罪的決心，最後不露手脚、不存一念、不說一語的空來空去。

(註，第一個空是實空，第二個空是真空)我佛首先不教人迷信，不勞而獲，祇不讚成，法門走錯，不得見佛；法門走對，不受苦中苦，不得聞佛名。苦樂參半，不得樂中樂，亦不聞佛名。佛法之偉大、持久、平等，在於祇有一分才識，見一分道理；有一分工夫，得一分進宜。作好人，如春園之草，不見其長，日有所增；學壞人，如磨刀之石，不見其損，日有特銷。不縱不枉，不折不扣，不依不附，不屈不撓，這是佛理的特質。一個人受苦無算，流轉生死，其基因在於未起自性之覺，自性之覺不起，則心靈如膠柱，永不聞佛名也。法不顛倒，就是絕對，非至上覺，不得有此。從矛盾中，找出統一；從錯誤中，找出真實；從相對中，找出絕對，這是佛教的出世法在入世中、形上學在下學中、佛在心故求諸己的根本原理。非和合，法無相，是未然、本體、無人境界。推而演之，謂法深義、佛在之處、一法不可得，無法不可得。一為象基，象為一長，法盡所依，和合而起。無中生有，唯業是求。法無所住，定處堪虞，佛人關鍵，信心一點。這就是俗說的：世賴「仁」心成一體，人憑「信」念有千秋。

佛法是多元的一元，如斷章取義、尋章摘句、拾人牙慧的去學佛，是地獄種子、是非之門、以訛傳訛，因為佛法是直下承當的、以己力的、始于心的。入世之學的中庸之道，尚且父不能傳之子、兄不能傳之弟，一息而不格，則仁不精，義不熟焉！何況出世之學的形上學的大乘法呢？事在人為，法在人說，儒學之能者，大都採第一手資料，以見其真面貌，研究、信仰、修持佛學，不可無「無我見佛」精神也。劉禹錫說，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佛法之道，不在叢林、小寺，亦不在年紀、出身、福報。今之佛門弟子，壞在一個「欺」字上，內而自欺，外而欺人，欺人亦有信象——找關係，種情感；自欺亦有主張——找替身，搞名堂。愚夫不察，外行不知，內者不說，自欺成了習慣，久之形成風氣，外是者，不語為異端，便目為罪人。此虛公所以為「異」僧也。異僧必有異行，異行必有異想。但，異想與異行開花結實是甜的、美的、稀有的。於是虛公變成被人追從的目標，崇拜的偶像，家喻戶曉、中外皆知的名人與大和

尚。先此之時，公受戒鼓山（在福建閩侯縣東，山頂有石如鼓得名。）持錢戒，此後不受錢的顧慮。便開始做一個離世脫俗的「苦行頭陀」，髮長不剃，冬夏一衣，行李是：簑笠、拂塵、鉢子、繩床之物，山下坐禪，居無定處。渴時，喝澗水；饑時，吃松毛，獨子、富豪、兩姓宗脈的蕭古巖，（父蕭玉堂泉州知府。）苦人世之苦，罪未有之罪，水至渠成，道心感應。至揚州高旻寺掛單，而有「杯子撲落地，響聲明瀝瀝，虛空粉碎也，狂心當下息」的澈悟。公紹佛心印，以入世之身，說出世之法；以出身之法，度入世之人，已臻至化境。佛法重在出世、入世因緣的和合，以心性之明覺，由正顯、反顯之法以述之。蓋正顯旨在說出橫的現象，反顯旨在道出縱的奧意。前後照應，內外協調，才能做到：不泥於知，故無所不知；不泥於用，故無所不用的智慧境、方便門、大平等——不壞差別就是「人定勝天。」對「前世修定」之假說不攻自破。於此觀之，可知佛法是雙層的、兩面的、圓融的、博大的。總之，佛法是瞭解全理、培養完人的聖地，因它本身健全故。如歷劫多難的寺廟、佛教徒，危之又危，但佛教本身絕不動搖，安之又安。由於佛經裏面有一種絕妙的道理，是：有世用而不知虛妄，是為凡夫；知虛妄而無世用，是為二乘。世之人說錯、用錯、不得正果者三：天資不夠、習氣太深、不學無術。昔作者參加講經會，某男某女，表現特異，令人欲嘔。岳飛作戰，身先士卒，故有「撼山易，撼岳家軍難」之說。今之有錢人即大護法，不是坐在前面，就是遲到早退，交頭接耳，神氣百出。影响人心，壞到極處。能處處讓人、精進、少言，縱不信佛，也是佛種；處處爭先、懶惰、多言，就是信佛，也是敗類。這種敗類，在佛門拾得一鱗半爪，強調惡人作惡，善人被欺為天經地義——「前世修定」的。既然前世修定，為何入了佛門還要修？修得一吋，破壞一尺，這也是前世修定的嗎？今之和尚，以台灣言，除仁俊研究「律藏」有真成就，以外，別無所聞。仁俊懂法明律，只有力行，不輕言說，不是偶然的。

諸

法

因

緣

生

滅

期

內

明

□ 何博元

春間收到獅子吼佛刊轉來內明雜誌社的徵稿信，很使我感動，我覺得內刊的三位大德，畢竟不凡，連我這樣獅子虫似的野居士，也居然不恥下問到。

記得民國三十一年，我在長沙服務，家屬在湘北大會戰後尚未接回，公餘參加女青年會歌詠隊，得識指揮高重實先生，他是軍委會政治部藝宣第九隊的指揮，以後我便常到九隊去參觀他們混聲大合唱的練習。有一次，高先生要我當場發表意見，我很驚奇，我說我是門外漢，只有興趣而無修養。他說，不客氣說，正因為我是門外漢，才值得他問，他們是專門演給門外漢欣賞的，主要的對象是門外漢，所以很需要許多門外漢的觀感，作為參攷。今日內明社之徵稿於我，一定也如當年高指揮一樣，想我這獅子虫似的野居士，發表一點荒唐言論，讓大家笑罵。

目前的風氣，報喜不報憂，隱惡揚善。只為聽話的人，怕聽直話真話，怕惡事說得太多，使人有世風不古，人心日下的感覺。於是為道為政之士，自感不如唐虞佛菩薩，無以交代。甚至對於不合自己利益的意見時，不惜學當年唐僧在西遊記中傳說的，騙孫悟空戴上那頂金箍帽，以後就會乖乖地聽話了。今日的帽子更多，有紅色，有灰色，有黑色，甚至綠色，任何一頂，都足以叫人吃不消，這種新取經法，不啻慢性自殺，有病就是有病，患肺結核二期，被人說成四期，只要自己能按時打針服藥，少作損傷身體之事，即使已是四期，也可以尅日治好，何況還只二期。別人說我們四期，可以看成促使我們提高警覺，及早治療的善意，千萬不可以為是詛咒。難道非如當年同治皇帝，因嫖妓生梅毒，太醫不敢說梅毒，只好說是天花，照天花去醫治，硬送掉同治

一條龍命，才算得善祝善頌嗎？甚至以為說我患梅毒的人是咒我，他先死便咒不到我，於是不惜先把他焗死，讓他替我去死，我就可以不死了。嗚呼！此當是五明以外的第六明了。

我也想報報喜，揚揚善，無奈等到我知道時，已有十萬八千人先報過，我再報便會變成諷刺，難道只有這一點可報嗎，真煩人，為何不另外報呢！所以我只好另外再去找，不幸我的腿比人的短，跑得又慢，加上眼光不遠，總不能及早發現。倒是有些別人不看，反而被我發現，以為是隱憂，是我太敏感嗎？

我看到一座座的新佛寺，在鄉下在城裏相繼地出現。雖比不上天主教堂和基督教堂那末迅速，已在新開闢的社區中，派出所的經費和編制，還沒成立時，已在宣傳愛神和神愛世人。但已在盡力追趕。其實即使一個和尚一座廟，（不知南朝四百八十寺，是否也是一個和尚一座廟）是否就真正佛法復興，對佛教大有補益。何況我們能建得起一個和尚一座廟，能維持得起嗎？有的廟固然富得可以動歌星影星的腦筋，（見尼僧的版主記）有的廟連衣食都發生問題。如何弘法？而每每因廟座太多，以致引起法師們的互爭，法師與居士的爭，居士與居士的爭，甚至漁翁的第三者得利。這又是何苦來？出家作佛而看不空名利，又何必出家信佛？所以我提出這些不算問題，可又是大問題的問題來，希望內刊有計劃地研究。不算問題者是歷來就斷斷續續地有的問題，大問題者，現在的客觀環境已不同往日了。

佛教解決問題的方法，着重於取消它，使它不成為問題。世人想種種方法增進五欲樂，佛教說明一切是幻非真非常非樂，世人為五欲樂，付出生命、精神、財產、事業……種種代價，得不

償失，唐明皇迷戀楊玉環，封她姐妹爲國夫人，假兄（有人說是她的情夫）楊國忠爲丞相，弄得天下大亂，失去江山。他的兒子收復土地後，又發現太真女士在做交際花，因此白居易寫長恨歌，是不許她重進宮廷而長恨，還是因流落爲交際花而長恨，還是明皇一相情願，以爲她已死去而長恨，我想不透，也不必想它！

佛教解決問題的方法是曲突徙薪，可惜世人反以焦頭爛額爲上容。佛教徒不是盡已實踐佛法，也會弄成許多錯誤。假如因解決某一個問題的方法，而再引起另外一個問題需要解決時，那不是佛法了。爲了大工廠大老板的利益，已把世界弄得烏烟障氣，近於世界末日。每一種科學的發表，實際享受最大的利益是少數大老板，大老板沾染都市以賺大錢，尤使鄉下人都進沾染了的都市來賺錢，以維持被提高了的生活，賺夠了錢的大老板，怕都市沾染會短命，於是到鄉下山林裏建別墅，而世人尤以有電視，有空氣調節機之有……自喜生活的增進。得失之間，何其黑白難分也！

宗教是道德的標準，近三十年來，交通發達，天下一家，各民族國家生活風俗不同，於是道德的標準因而沉浮不定，以致行爲的方向也有無所適從之苦了。最明顯的，男女授受不親，現在已成爲化石，嫂溺叔援，在昔爲從權，今日是必救，否則見死不救，法律和良心，都屬犯罪。再食古不化的人，也無能舉起授受不親的大旗來衛道了。以前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現在，以爲賺錢是第一大事。誰賺最多的錢，就有最大的本事，就是權威。有左右社會，修改法律的力量，似乎唯心的宗教，難敵唯物的社會了。

從宗教歷史和故事中看，洋教的佈教士是神職，是橋樑的守關人，他們的生活是職業化，有固定的生活，不必自己化緣，所以他們的教會富足，教士清苦。當然教皇在外。他們可以研究教會所需要的事物和一切，甚至信徒個人和家屬的隱私，是百姓機密的庫藏，也可能是政府管理國家的顧問團。佛教則不同，沒有組織，不算職業，教裏以四生慈父，三界導師的代表傳訓。信徒多則所得的捐獻多，因之自然走向一個和尚一座廟的路上。除佛外，沒人去攷核他盡職與否，所以有人冒充募捐化緣，泰國佛教國

教化，類似基督教的美國，天主教的意大利，日本本國的佛教，我沒機會了解，在美國的日僑，全接受舊金山佛教總會的輔導。人事權、經濟權，集中在舊金山佛總，佈教師只管法務弘法；購置修繕，另有人辦。分工合作，各展所長，成績好的，或加薪，或升職，或調大廟。不努力的，送回日本本土。我在他可麻市，見到大內佈教師。他留髮，有妻子同住，不忌暈腥，教會給他月薪，供給房屋汽車，出差另有費用。教堂中經典有中英日文在一起。佛讚還加五綫譜簡譜，代替我們的符號，所以容易學習。信徒月捐固定，不另外化緣。他告訴我，他市日僑四百名，有三百八十名皈依佛教，只廿名基督教，西雅圖六千日僑中，只有四千一百廿人是佛教，他對信徒家屬，也非常了解，經常訪問，施以法施無畏施……他所說的訪問，包括通電話爲主。

我在舊金山和紐約，也謁見過聖剛（？）法師他們，我以爲在弘法的設備，比方佛讚，除了。——這些門外漢看不懂的符號外，主要的唱音沒有音階，不知如何跟。是不是需要改良呢？至於佛教徒和華僑的百分比，那就少得可憐，這不是法師們的錯，也不是華僑的信仰不堅，請想想在國內的黃帝子孫，多少人以信洋教作爲留洋，和作洋公民的方法。他們連黃帝都可以不要，當然佛陀也可以不要，以家家彌陀佛，戶戶觀世音的國內如此。何能苛求於以基督教爲國教的美國華僑？不知這種現象，現給我們燄續佛燈明的僧伽，有何靈感？有無發大心？行大願？

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佛教過去沒有組織是合於佛法，今後組織化，也合於佛法，過去從緣化，建廟、弘法……集於一身而成功，合於佛法。今後分工，各展所長，更容易流通，也不違反佛法。如何組織化？人事和經濟合理化？不如參攷其他宗教，這是第一個請研究的主题。

一日不做，一日不吃。聽說這是大叢林的寺規之一，遠來掛單的客僧，也不例外。山門大開，十方財十方用。這不是很好的制度嗎？爲何中斷？一個和尚一個廟，把廟算爲生財道具，何異於世人凡夫？世人家天下，尙且做不到，何況天人師的代表？

中國淨土教理史

望月信亨作
釋印海譯

第四章 阿彌陀經、無量壽經等之譯出及疑偽之經

第一節 阿彌陀經之譯出及羅什等之淨土論

鳩摩羅什 Kumārajīva 於姚秦弘始三年（西元四〇一年）由姑臧（甘肅省武威縣）來長安，譯出阿彌陀經，十住毘婆沙論等。阿彌陀經一卷，一稱無量壽經，經中簡單說明極樂淨土之（依正二報）莊嚴，爲古今最通行之讀誦本。唐永徽元年（西元六五〇年）玄奘爲之重譯，名「稱讚淨土佛攝受經」。十住毘婆沙論係龍樹作，十七卷三十五品，其中之易行品，舉難易二道之說，稱念十方十佛等名號，得至不退地，是爲易行道，又特以三十二行之偈，讚歎彌陀淨土。此外，羅什又別出思維畧要法一卷，其中載有觀無量壽佛法等，也許此書是其本人所撰。又有羅什法師大義三卷，即廬山慧遠十八科之問答，其中述及般舟三昧見佛之義，如前章所說。

羅什認爲淨土是諸佛之果報土，衆生全無淨土可言；衆生但生佛之淨土中，或只見佛之示現的應土，以淨土唯佛之所得。其門人道生則倡佛與淨土之說云：佛既爲永脫色累之果人，無所居之國土等；凡言土者，皆由衆生業力所感之果報，佛但入衆生之報土中，施設教化而已。此事見注維摩經第一、及宗鏡錄第二十一所載道生之十四科淨土義等。道生主張佛果無色論，佛之眞身無有色形，唯智體獨存，因而斷論不應有此眞身所居之土等，吉藏之大乘玄論第五說，梁法雲等亦承受道生之意，就能化而說故名淨土，佛實無淨土，唯應衆生之報而說。又聖德太子之維摩經義疏卷上說：國土有衆生之報土及如來之應土二種。淨穢二土是衆生之善惡業所感，所以名爲衆生之報土；如來冥合眞如理，永脫名相之域，因此不應稱爲有國，但入衆生所感之報土中施設教

化而已，故名爲應土。此亦主張佛無淨土，也許太子是依於法雲之說而來。又吉藏之華嚴經遊意中說：羅什之門人僧叡將國土總分爲淨土、穢土、不淨淨土；淨不淨土、雜土五種。先後俱淨，名爲淨土；先後俱不淨，名爲穢土；先是穢土，後變淨土，名爲不淨淨土、先是淨土，後變不淨土，名爲淨不淨土；淨穢相雜之土，名爲雜土。雖未說明其詳細之立義，但吉藏常採用此一分類，佛與衆生各有此五種土，總說成立有十土之別。此佛與衆生均有淨不淨土，亦即折中羅什與道生之說。隋慧遠之大乘義章第九淨土義中，評論此等三說：道生立「衆生有土，諸佛則無，隨化現居衆生處故」之義，乃是攝實從相論。羅什立「諸佛有土，衆生全無，衆生隨其業行異見一佛土」之義，乃是攝相從實論。又有人（即僧叡）說，衆生與佛，各別有土，乃根據果隨業別之理，認爲兩者均實，乃是分相異實論。又吉藏之法華經玄論第九評論說：羅什之說唯得迹身土而失於本土，道生之說唯得法身土而失迹土。總之，羅什及其門人之間，有關佛土之本質，流行着異說。

第二節 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之譯出

迄至劉宋時代，無量壽經，悲華經，觀無量壽經等相次譯出，淨土之經典大致具備。根據出三藏記集第二說，佛陀跋陀羅 Buddhahadra 當劉宋永初二年（西元四二一年）於揚都（江蘇省江都縣）道場寺譯出新無量壽經二卷，又有寶雲於同年同寺（一說六合山寺）亦譯出新無量壽經之記錄。但二位三藏法師於同年同處譯出一經，幾乎是不可能有的事，想是最初二人共譯，後來由寶雲再治。此事根據出三藏記集第二新集異出經錄，刊出無量壽經之異譯中，唯獨列出寶雲之經，而未列有佛陀跋陀羅之譯本

而推定出來。又此二本在歷代三寶紀已下諸錄皆爲闕本，而出三藏記集中沒有註闕，則當時寶雲之經應行於世。蓋現在藏經中之無量壽經古來傳爲曹魏康僧鎧譯，恐是寶雲譯之訛傳。如前所述，晉世雜錄等中說康僧鎧所譯之無量壽經，是指無量清淨平等覺經，這不過是關於平等覺經的譯者之異說而已。竺法護之無量壽經一名無量清淨平等覺經，出三藏記集中雖然明記；而歷代三寶紀等仍以爲別經，故擬平等覺經爲後漢支謙譯，無量壽經爲康僧鎧譯。蓋寶雲之經稱爲新無量壽經，可表示與古譯之大阿彌陀經及平等覺經有大異之處。古譯之二經，無最初之前序，又彌陀之本願有二十四願。而寶雲之經有前序，且其願數不但倍增爲四十八願，且無阿闍世王子之來會，彌陀入滅，觀音成道等之記事，其他出沒異同不多，是故稱爲新無量壽經罷。不僅如此，其前序中之譯語，多類同於寶雲所譯佛本行經之語句，特別是其中載有佛華嚴三昧之語，可證明華嚴經之譯者佛陀跋陀羅亦參預此經之翻譯。則可認定現存之無量壽經不是康僧鎧所譯，而是劉宋寶雲所出之新無量壽經。

悲華經係北涼曇無（識）Dharmaraka 所譯，彼於東晉安帝時，來西涼州（甘肅省武威縣），於此涼玄始八年（西元四一九年）譯出此經十卷十四品。出三藏記集第二在此經下註云：「別錄或云龔上出」，龔上是指道龔，也許是道龔和上之畧稱。彼於東晉安帝之時，在涼州（甘肅省武威縣）譯出寶梁經，正與曇無識同一時代。又此悲華經之異譯有大乘悲分陀利經，分八卷三十品。諸錄均指爲失譯，此經或是道龔所譯亦未可知。二本所說大致相同，以阿彌陀佛之前身無諍念王爲中心，記述彌陀與釋迦，淨土與穢土成佛之本生故事，舉阿彌陀佛爲淨土成佛之代表，評述彼佛因位發心之種種情形，且說其本願，列舉五十二願。據此可知，此經與前述無量壽經有所關聯，又此經在齊、梁代屢經傳抄，在出三藏記集第四失譯雜經錄中載有：五百王子作淨土願經、寶海梵志成就大悲經、寶海梵志請如來經、過去行檀波羅密經、當來選擇諸惡世界經等目。又隋法經之象經目錄第二中，除此等諸經外，更列舉觀世音求十方佛各爲受記經等，總共十九經，

皆從悲華經之抄出。可證明此經在當時曾行於世！

觀無量壽經是說明觀察彌陀與觀音、勢至二菩薩及極樂淨土之莊嚴，除滅業障以生彼國，後世與無量壽經、阿彌陀經共稱爲淨土三部經。此經譯者，出三藏記集第四以之爲失譯，梁高僧傳第三記爲劉宋文帝元嘉之初（西元四二四年）來朝建業（江蘇省江寧府）之薑良耶舍 Kalayasas 所譯出，法經之象經目錄已下諸錄皆用此說。又歷代三寶記中說，除薑良耶舍之譯外，另有後漢失譯及東晉失譯二本。此乃併取梁高僧傳和出三藏記集二說，又將出三藏記集之失譯分成後漢和東晉二代，固爲不足取之謬說也。即此經前後唯有一譯，高僧傳以其譯者爲薑良耶舍，出三藏記集不過是記爲失譯而已。

又根據出三藏記集第二，梁高僧傳第三等記述：劉宋元嘉十二年（西元四三五年）求那跋陀羅 Gunabhadra 由海路來廣州（廣東省廣州市），後於江陵（湖北省江陵縣）之辛寺譯出無量壽經一卷等。此經是阿彌陀經之異譯，與出三藏記集第二，新集異出經錄中羅什之阿彌陀經同本，但自古即闕本失傳。然現藏中有拔一切業障根本得生淨土神咒，其題下注有出小無量壽經，且署名是劉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奉詔重譯。所以此神咒走出於求那跋陀羅譯之無量壽經中，不過出三藏記集已下諸錄皆未記載此事。依阿彌陀經不思議神力傳載，龍樹菩薩願生安養而夢感此神咒，耶舍三藏誦之，口授天平寺鑄法師，云：經本外國不來。此耶舍三藏是指北齊之那連提黎耶舍 Narendrayasas，天平寺指其譯場，鄴都（河南省臨漳縣）之天平寺。則此神咒應是由那連提黎耶舍所傳，訛傳爲求那跋陀羅所譯出。

第三節 阿彌陀佛有關之疑僞經

中國經典之僞作實在很多，出三藏記集第五安公（即符秦道安）疑經錄中，寶如來經已下有二十六部三十卷，新集疑經僞撰雜錄中列出，比丘應供法行經已下四十六部五十六卷，及僧法尼誦出之寶頂經已下二十一部三十五卷，隋法經等之象經目錄，同彥琮之象經目錄，乃至唐智昇之開元釋教錄中，各皆列立疑惑、僞妄二種目錄，編收很多經論。故知疑僞經之製作，從符秦已前

已流行，至後世漸次增加！但是這些經大部分已經佚亡，然而其中亦有開元錄等誤編入於藏經中者，且爲經律異相，諸經要集，法苑珠林等書引用其文。從近時敦煌及其他地方所發現，可以知其幾分內容。蓋此等亦有數部與阿彌陀佛有關者，即善王皇帝功德尊經、藥師琉璃光經、須彌四城經、十德生阿彌陀佛國經等。善王皇帝功德尊經在安公疑經錄中列有其名，載有二卷或一卷，唐道綽之安樂集卷下引此經文說：「若有人學道，念欲往生西方阿彌陀佛國者，憶念晝夜一日乃至七日，若復於中欲還悔者，聞我說是善王功德，命欲盡時，有八菩薩，皆悉飛來，迎取此人，到西方阿彌陀佛國中」，蓋跋陀和等八菩薩（般舟三昧經之列衆）臨終來迎之說，乃八吉祥神咒經及八陽神咒經所記。八吉祥神咒經，歷代三寶紀第五謂吳支謙所譯；八陽神咒經，同書第六云西晉竺法護譯。然而出三藏記集第四均將其編於失譯雜經錄中。善王經或許大半依此兩經而來。又灌頂經第四，百結神王護身咒經中說人當命終時有跋陀和等八菩薩迎接其神往生西方，同第十二藥師琉璃光經中說：若四輩弟子，常修月六齋，三長齋，或晝夜精勤一心苦行，願欲往生西方阿彌陀佛國者，憶念晝夜，若一日乃至七日，或復中悔；聞我說是藥師佛本願功德，命終之時，文殊師利，觀世音，得大勢，無盡意，寶檀善，藥王，藥上，彌勒八菩薩飛往迎其神靈生於蓮花之中。此說與善王皇帝經之文旨完全相同，唯將善王改爲藥師佛，八菩薩改爲文殊等八菩薩而已。則此諸經之間必然是一脈相聯。就中，藥師琉璃光經，出三藏記集第五新集疑經僞撰雜錄，記載爲宋孝武帝大明元年（西元四五七年）秣陵（江蘇省江寧縣）鹿野寺比丘慧簡抄撰。顯然其是僞經。

又須彌四域經一名須彌像圖山經，此周道安之二教論（廣弘明集第八所收），唐道綽之安樂集卷下，法琳之辯正論第五等均引用其文。如安樂集云：「故須彌四域經云：天地切開之時，未有日月星辰，爾時人民多生苦惱，於是阿彌陀佛遣二菩薩，一名寶應聲，二名寶吉祥，即伏犧，女媧是。此二善共相籌議，向第七梵天上取其七寶，來至此界造日月星辰二十八宿以照天下，定

其四時春秋冬夏，日日星辰皆向西行，一切諸天人民盡共稽首阿彌陀佛。」這是以中國古代史有名之伏犧氏與女媧爲阿彌陀佛所遣，根據女媧補天的傳說，成爲造日月星辰之神，而日月星辰皆向西行者，乃是人爲稽首阿彌陀佛，以之爲伏犧氏等是阿彌陀佛所派遣而來的理由。此說與清淨行經中，釋尊遣摩訶迦葉至中國爲老子，遣光淨菩薩爲孔子，遣月光菩薩爲顏回有異曲同工之妙。這些多半是道、佛二教之議論盛行的北周時代所作。

又十往生阿彌陀佛國經畧稱十往生經，謂欲往生阿彌陀佛國土者，應行十種正念。已編入大日本續藏經中。此經中說，阿彌陀佛常遣觀世音等二十五菩薩影護淨土行者，令惡鬼惡神不得惱亂彼等。道綽之安樂集，善導之往生禮讚及觀念法門等均引用其文，以爲影護行者之證。此說是由四天王經及灌頂經第一中：若具足受持五戒，遣二十五善神衛護其人之門戶，及淨度三昧經（觀念法門所引），若於六齋日及八王日持齋戒，佛勅六欲天王，遣二十五善神常守護其人之說轉襲而來。又日本名古屋市眞福寺中所藏之戒珠往生傳卷中記載中印度闍那達磨（此云志法）賈阿彌陀佛并二十五菩薩像來中國，或許這就是現今二十五菩薩影護的根由也說不定。續高僧傳第十一吉藏傳說：藏於唐初造二十五尊像，竭誠禮懺。二十五尊像是什麼像？若是二十五菩薩像的話，則彼亦必然是信奉二十五菩薩影護之說。又僧詳之法華傳記第三中說到：江南之志遠於臨終時，感二十五聖衆來迎，往生淨土。無疑的這是基於十往生經的信仰，同時亦可認爲是日本二十五菩薩來迎說之起源。近代從燉煌出土中發現有阿彌陀佛覺諸大衆觀身經，敷衍十往生經，乃同類之經。大周刊定衆經目錄第十五中以十往生經爲僞經；開元錄第十八，與覺諸大衆經均編入僞妄錄內。其他，隨願往生十方淨土經（即灌頂第十一），占察善惡業報經等皆被認爲是有關淨土的疑僞經，由僞經相繼而出的事實，可知乃是淨土信仰受到一般重視的結果。

附記：第三章：「廬山慧遠念佛」已在另一刊物發表過，爲合稿約，不便一稿兩投，故從「第四章」開始。



一〇八

在世界上，爲了求福，
一年間，或供犧牲，或行祭祀；
全部（福德）不值四分之一①
尊敬正直的人②。

- ①供犧牲，行祭祀，效果極少。
- ②正直的人，指阿羅漢聖者。

一〇九

禮敬有戒德的人，
常尊敬年長的人，
（有）四種事增長：
壽命、容色、安樂、力量。

一一〇

若人雖然生長百歲，
破戒，不安定；
不如生長一日，
有戒，有禪定。

真理的語言

一一一

若人雖然生長百歲，
無智慧，不安定；
不如生長一日，
有智慧，有禪定。

一一二

若人雖然生長百歲
懶惰，不努力；
不如生長一日，
堅毅勵行努力。

一一三

若人雖然生長百歲，
不見（事物的）生起和消滅（的道理），
不如生長一日，
得見生起和消滅（的道理）。

一一四

若人雖然生長百歲，
不見不死①的道；
不如生長一日，
得見不死的道。

- ① amata 不死、甘露、涅槃。

一一五

若人雖然生長百歲，
不見最高的①真理；
不如生長一日，
得見最高的真理。

- ①無上的。

第九章 惡

一一六

急速行善，
防止心作惡；
遲慢行善，
心（反）歡喜邪惡。

一一七

若人作了惡，
不可再作，
不歡喜作惡，
積惡是痛苦。

淨海譯註

一一八

若人行了善，
應再常常作，
歡喜行善，
積善是安樂。

一一九

惡的果報未成熟時，
惡人以爲是幸福；
但到惡的果報成熟時，
惡人受到惡果。

一二〇

善的果報未成熟時，
善人當爲是惡；
但到善的果報成熟時，
善人受到幸福。

一二一

不要輕視小惡，
以爲「我不受報」；
如水滴落下，
能盈滿水瓶，
愚人小惡積聚，
能至罪惡盈滿。

一二二

不要輕視小善，
以爲「我不受報」；
如水滴落下，
能盈滿水瓶，
賢人小善積聚，
能至福德盈滿。

一二三

如財寶多而伴侶少的商人，
避免危險的道路；
亦如惜命避免毒藥，
避免罪惡也當一樣。

一二四

假使手無創傷，
可以用手持毒，
毒不會浸入無創傷的人；
不作惡的人，無惡。

一二五

損害於正直的人，
清淨無染的人，
罪惡返歸於愚人，
如逆風揚微塵。

一二六

有人宿住母胎^①，
作惡的人（墮）地獄；
正直的人上天界，
無煩惱的人得涅槃。

①宿住母胎：喻住生死輪迴，常出入母胎。

一二七

不論在虛空中，
在海洋裏，在山穴內，
在這世界上要逃避惡報，
是沒有任何地方的。

一二八

不論在虛空中，
在海洋裏，在山穴內，
在這世界上要受死的支配，
是沒有任何地方的。

第一〇章 刑杖

註：巴利語 *danda*，義爲「杖」、「棒」；又是「刑」、「罰」的意思。古譯爲「刀杖」。因原始的武器，即以木枝，棒等作簡單的武器。又如士兵用的軍棒，刑罰用的刑杖。這裏說的刑杖，也就是殺害人（及一切生命）的種種器具。

一二九

一切衆生都恐怖刑罰，
一切衆生都懼怕死亡，
以自己比他人，
不殺，不教人殺。

一三〇

一切衆生都恐怖刑罰，
一切衆生都愛惜生命，
以自己比他人，
不殺，不教人殺。

「印度佛教思想體系論史」跋

黃公偉

黃公偉先生，河北縣人，現年六十五歲，北平燕京大學士，曾遊學日本，兩次朝拜五台山（山西）聖地，大同雲崗石窟。現任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教授，私立輔仁大學哲學系暨哲學研究所教授。

本書為拙著「佛教三書」之一，列為拙作「大學叢書」第十一種。全文四十五萬字，分上中下三卷。為適應大學以上的青年修習佛法便利起見，特在系統性之銓述。我已在「自序」中說明其宗旨了。現在即行出版，特將撰寫本書的感想略陳芻蕘。首卷分為兩篇，是「歷史篇」。包括「印度佛法的源流」九章廿六節，諸如：一，古代印度文化與宗教，二，印度古代哲學的創始，三，佛陀釋迦牟尼傳及其哲學，四，原始佛法與小乘經藏，五，部派分裂與小乘律藏，六，佛法論師與小乘論藏，七，小乘論的發展與分化，八，大乘佛教三藏，九，大乘佛教與論藏。參酌原始經藏為示體性客觀性之詳細序述，並以一圖表附列於中。佔本書三分之一。至於「中國佛法之源流」兩章四節，則為附列性質。因為另有專書出版未予詳述。卷中為「原理篇」即佛法「形上學」部門，包括兩篇七章十九節，殆即本書之哲學與科學的學術性部門。即如：一，佛學的基本觀念，二，釋有為法與無為法，三，根本佛法之體用，四，佛法方法論，五，佛法認識論，六，佛法本體論，七佛法宇宙論。卷下為證道篇，則由世間法論及出

世間法，由有說空。分為四篇十一章，廿六節，如一、佛說人生真況（苦集諦）二，出世的實踐論（滅諦）三，原始佛法說禪定，四、四禪八定釋義，五，佛法說智慧，六乘法說智度，七，佛法說修慧，八，修慧的法門，九，小乘法說修果，十，佛法說證果等。均於法相法性附有詳畫圖表，以便於參酌。

這本書是原出「佛學原理通釋」的擴充。我的想法前書供作「初級」本，此書則為「高級」本。以供程度較高的四眾參用。依我的教學經驗所得，如果修過中西哲學史或理論哲學的人，再習佛法比較容易吸收。如果未曾修習原始佛法或印度佛法，即習中國佛教那就難免有「碍」。所謂「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習佛當本「本末始終」程序來由淺入深。正為如此，筆者用了三年功夫寫此本書，參閱了所有的經典不下七百餘部。無非想在佛學教育上，對青年子弟指出一條習佛的明路而已。

本書即發行流通了，筆者初步的願望已實現。多謝商務印書館主人賜便出版，就此合一致謝。並祈佛門同道多所教正。

六十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台北

林寄華居士詩集序

鄭壽彭

泥如繪矣。

宇宙萬變不窮之境，皆發於詩，詩肖其地，亦肖其人，山林隱逸詩近於幽，風月陶寫詩依於艷。若夫繡繡懷人之什，寂寞自道之言，則繇逸其思，紆徐其體，凡

所呈露，皆足掃除塵埃，涵養天和，詩之可貴者以此。然不若羈旅之人，四顧蒼茫，塊然一我，神明不能詔告，圖史不能怡

愉，惟此刻羽引商，倅色揣稱，身入乎空虛之域，心忘乎憂樂之來，則詩尤不可以不作。

吾聞林寄華，頻年旅食，盡日吟窩，每當自公退食，呼朋拈韻；雪窗雨夜，剪燭抽思，或數首琳瑯，迢遞魚書之寄；或一肩行李，咿唔車轍之吟。壘塊頓消，鴻

今寄華已致仕而去，倘於禪定禮佛之餘，盡發古人之詩而讀之，則杜少陵所云：「老去漸於詩律細」，吾知寄華之所造者，必有合於古詩人之旨，初不以音韻短長間，爭其得失也。寄華其以余言為然乎？謹書之而為之序。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菊月望日同邑愚弟鄭壽彭拜序

唯有三寶是眾生的真正皈依處

劉崑泰

續明法師紀念獎學金第三屆佛學論文

一、引言

基於時代的進展，科學的昌明以及崇洋習氣的蔚成，人心之悖逆，世道之澆漓，不可言喻！加上在企望子女成龍鳳的催逼下，人人因而趨向現實，因而困憊受惑於現實，也因而受迷於譎詭的皮相社會。妄自尊大者，立下斷語：信仰自己唯賴。若夫「宗教」實乃如出一轍也，不是用天堂來引誘，便是拿地獄來恫喝！職務關係者，信口開河大唱其謬論，胡亂攻訐的幹起掩耳盜鈴的勾當，實也不乏其人。至乃不明是非、頑固不靈，朽木難雕之流，滿口腌臢話：信奉佛教者大半是迷信、落伍、消極、厭世之人，一些不是悲觀主義色彩濃厚，視人生為畏途，為逃避現實而躲入佛林的值得憐憫復討人厭的憨厚弱者，不然就是一些會雄心萬丈，自污濁社會中混出來的惡貫滿盈之乘機取巧者。對於此輩腐儒之見，往往引人掩袂啼笑，一番見解冬烘的陳腔濫調！真假混淆，積非成是，強詞奪理，不明真諦，的確庸人自擾而已。

二、何謂三寶

所謂三寶、即佛、法、僧。是用來受皈依者作為今後立身處世的方針，簡扼的說，佛係指釋迦牟尼佛。法係指經、律、論三藏。僧係指比丘三人以上的稱謂。精湛言之，三是指數，實是比喻。佛寶：佛是梵語佛陀的簡稱，譯曰「覺者」，覺義有深淺之別，淺者菩薩、聲聞、緣覺、又名正覺。深者僅有佛才能圓滿究

竟。佛是個具有真知灼見，大澈大悟的人上尊，所以說：「佛無所不知，無所不見。」佛乃三世十方諸佛的通稱，凡是具覺之者，皆可名為佛，譬如我們發菩提心，依法修行，存誠去偽，明心見性，臻至圓滿究竟時，亦能稱佛。換句話說，佛就是自覺、覺他、覺行圓滿的大覺者，是始覺與本覺合一的果上圓覺如來。佛有三種身：一、法身佛：以法性（我們摸不着見不到）而言，遍一切處，無所不在，不離報身佛及應身佛而有，像毗盧遮那佛。二、報身佛：以智慧而言，如釋迦牟尼佛與阿彌陀佛，智慧光明，周徧法界，不離法身佛及應身佛而得。三、應身佛：以行為而言，如說法應化中之釋迦牟尼佛，橫超三界，獲一切智，成等正覺。法寶：梵語達磨，法是佛所覺悟的道理，是一盞引導我們步向美滿、快樂的境地之明燈，其內容甚廣，可以攝為教、理、行、果四種。從能詮釋的語言文字方面而論是為教法，從教法所詮釋方面來講，是為理法，若依教解理，所以起行，五乘學人，各有所行之法，是為行法，一切修行，均趣入果不虛度是為果法。僧寶：僧是梵語僧伽之簡稱。是指持戒行善，奉行佛理的集團，並非專指比丘個人，又因象比丘共住一處，和合無間，同研聖道，故名「和合眾」，因此，若眾比丘共居一堂，並不和合，則與僧伽意義有違矣！

三、三寶的特色與奏效

三寶沒有誇妄，不像異教徒的儘管呼口號「為犧牲而生存。

「！真理就是真理，果眞會爲惡勢力所遮蓋，那亦是一時的現象，眞理始終是抬頭的。信了三寶，受益之處儼若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它能降伏其心，心狹窄者，欲其廣大；心卑劣者，欲其向善；心喜愛者，欲其平常；心顛倒者，欲其正智，讓我們備有清淨心，使我們持有了志向、抱負，使我們具有容忍的涵養工夫，有陶情適性，玩賞大自然的胸懷，有恬靜的心地，曠達的觀念！使我們有了理智，不致於行出荒誕不經的事情，所以我們不會產生悲觀，厭世的意念！不會因未曾多作幾次遨遊而心中感到悶悶不樂，或惆悵，或懊喪！因而我們會享受到平庸的生活中萌出的愉悅感，不像一般心靈受碍塞者的鄙視人生，感到生活的過於平凡、刻板、無聊。亦就是說，我們會更愛人生，不再心爲形役，不再對周遭所發生的俗事看得太認真；我們會因而摒棄自傲，自卑等劣性，繼而超脫俗世過自由自主的簡樸生活。總之，三寶令我們有先以定動，後以智拔之俾益，使我們對人類社會有一個卓越的認識，享受到最大的人生歡樂！尤其是處於較富科學意識的今日，三寶更顯獨特，出塵！不類似其他宗教的燭迫其隱，手忙腳亂，怨天尤人的責難別教。其實，他們若能稍爲撫躬自問，勢將須臾驚醒，眞理詎能拾來遊戲筆墨，自圓其說耶？

四、結語

適逢五倫打破，禮義廉恥掃除淨盡，百態集現，妖氛囂張的當兒，一些秉性善良的人，偶會誤踏入撲朔迷離的困境，或誤踏他人預設的圈套而不能克抑，効法佛陀大無畏的精神，負起覺人醒世的責任，刻正義不容辭，且絕勿認爲力量小而退縮，祇要我們知道正義的存在，舉起眞理的火把，發出獅子吼聲，照亮此雲黯的世界，相信有智慧，有緣者都會站到我們這邊來！何況，佛教不像一般宗教門堂的狹窄，恣意亂評佛法的不是！佛法是世界上唯一合理的，最正確的道理；是人生最好的依托與憑藉，只要我們有一股強烈底決心，殷熱的慾望！以佛、法、僧三寶爲人生的皈依處，是不難體會出一種眞正靈魂的接觸之「美」感！

【上接第39頁】 同樣得不到實證。孟子說：「人性之善也，猶水之下也，人無不善，水無不下。」何嘗不可根據同一的道理，推斷爲：「人性之惡也，猶水就下也，人無不惡，水無不下」？在理論上，性惡和性善的主張，是無軒輊之分的。況且，儘管兩人說法不同，善惡之殊形同水火，但就其目的而言，究竟是殊途同歸，何必厚此而薄彼？

荀子思想系統，以哲學爲出發點，以倫理教育爲過程，以政治經濟爲歸宿。論其主張則以性惡爲出發點，以禮樂爲手段，以富國強兵爲目標。站在教育觀點而言，荀子一套教育理論，與孟子相較實無可多讓也。孟子說性惡，故他的教育學說偏於「自得」一方面。荀子說性惡，故他的教育學說趨向「積善」方面。儒效篇說：「性也者，吾所不能爲也。然而可化也。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爲也。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并一而不二，所以成積也。習俗移志，安久移質……。涂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彼求之而後得，無之而後成，積之而後高，盡之而後聖。故聖人也者，爲之所以積也。人積耨耕而爲農夫，積斲而爲工匠，積反貨而爲商賈，積禮義而爲君子。工匠之子莫不繼事，而都國之民安習其服。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人爲教育既如此重要，所以他的教育要人積善，「學不可以已。」他舉喻說：「騏驥一躍，不能千步；駑馬十駕，功不在舍。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

基於人性本惡的思想，故不能不用禮義音樂，來涵養節制人的情欲。禮論篇道：「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而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

天論和性惡的主張，在諸子百家中最爲特出者，綜觀他的哲學思想，教育政策，和經濟政治主張，無不以天論、性惡的根本思想爲出發點。故此，天論、性惡二篇爲荀子思想之特質。這論斷距離事實不太遠吧，我想。

約楞嚴經義簡述『真能破』

佛教書院
佛學系 馮永明

由自悟、於是立宗令他同己所悟；這是因明的根本目的。要達乎此目的，一般又有『正立』和『反立』兩個途徑；凡所出言論正確、論式具足宗、因、喻圓滿無缺、故能圓顯所立宗義、令他悟者——這是『正立』。（從正面立宗，而令他悟故）。『反立』——則另出手眼、顯他過、立量破敵論所執的『相似宗』（似立宗）。通過真能破破彼宗，從而反顯自己宗，令己宗義得以圓彰圓立，於是達到悟他目的。無論正反立、皆以悟他為最終目的。

通過因明而令他悟，其例証在佛經中比比皆是，尤以楞嚴經為最；經中阿難尊者說：『見於如來、卅二相、形體映徹、心深愛樂』。佛則問：『汝將誰見？誰為愛樂？』尊者答：『如是世尊；用我心目』佛緊緊追問：『唯心與目、今何所在？』於是展開激烈的針鋒相對的辯論、佛目的是欲尊者及大眾悟明：心無形相、無能見所見，能樂所樂，無在與不在。而尊者堅執眼為能見，心為能樂，（如來卅二相為所見所樂），並且執實『心』，必定在於某一處：在內，在外，在中間……乃至執『推窮尋逐，即能推者，我將為心』。佛則採用反立，採用顯過破等方法，而令阿難悟；故佛直斥：『咄！此非汝心！』此是前塵虛妄相想，惑汝真性，使汝流轉，從汝無始至於今生。』。又再顯其過說：『但汝於心，微細揣摩，若分別性離塵無體，斯則前塵，分別影事，塵非常住，若變滅時，此心則同，龜毛兔角……』。以論式述析如下：

- (一) 愛樂能推非心——(宗)
- (二) 生滅無常故——(因)
- (三) 譬如塵——(喻)

依論式，『宗』能成立。敵論『愛樂是心』，『即能推者我將為心』隨之亦破。並反顯『常住』，『不生滅』方是真心。此處雖然論式分明，而其中以顯過破成份偏重。

真能破中：除『顯過破』更有『立量破』、此於楞嚴經辨見文中第一段亦可見之於一斑：經中先由憍陳如尊者述明『客』與『主』、『空』與『塵』義：『譬如有人，投宿旅亭，宿食事畢，束裝前途，不遑安住，若是主人，自無攸往，如是思惟，住名主人，不住名客』。又：『虛空寂然，塵質搖動，如是思惟，不動名空，動搖名塵』。於是佛在大象中，屈五輪指，開已復屈，屈已復開，而問阿難：『你見我手開合否？』答：『見』。佛問：『為是我手有開有合？為是你見性有開有合？』答：『世尊寶手，象中開合，而我見性尚無有開，云何有合？』佛問：『誰動誰靜？』答：『世尊手自搖動，而我見性尚無有止，誰為搖動？』佛說：『如是！』按此用論式述之：

- (一) 見性不動………(宗)
- (二) 無來去、開合舒卷故………(因)
- (三) 同品如空、如主、異品如塵、如客、如手開合………(喻)

依論式，『見性不動』——宗——真能成立。既肯定見性不動，無來去，無舒卷，無開合，則可知見性就是心性。於是阿難尊者前所說：『由目觀見』——（似立宗），不攻而自破。似宗真被破時，正是真『宗』真能立時，於此可知。此處屬立量破。

佛具正確智慧，所發言論皆正，故善能破於阿難尊者的：『由目觀見，心深愛樂』，『推窮尋逐，即能推者我將為心……』等似立宗，似宗既破，則『見性不動』，『愛樂非心』，諸宗亦確立，從而達於悟他的目的。悟他目的既達，因明之旨亦顯矣。

如何斷除

煩惱

慈航中學
釋宏榮

前言

起信論說：「真如隨無明之緣，現出生滅諸法」。蓋真如爲萬法的本體，原無生滅等相之可言，衆生由於一念不覺的無明，構成業識，遂有六塵境界的浮現！吾人既知六塵爲虛妄業識所構成，欲求背塵合覺，還歸真如本性，自非斷煩惱以破無明，難以達成目的。茲將煩惱爲生死的根源與斷除方法，概畧述明如次：

(一) 心之分析

我人雖覺得山河大地，風花雪月，森然雜陳於目前，可是一旦掩上眼睛，霎時便不見一物的存在；蔽了耳朵，則萬籟寂然無聲；他如閉口塞鼻，對於味香二境，亦復如是。

可是，青、黃、赤、白等色境，不外爲眼識之所變，其餘諸境，按之實際，亦僅爲耳、鼻、舌、身、意等識的遇緣幻現。一切萬有的變化過程，祇是由瀑流似的識海波浪所生起的影像而已。此現象不獨外界爲然，其在內心方面，末那識以第八阿賴耶爲對象，恒常生起實我，實法等觀念，其情形亦復如此！

因之，我人現前一念之心，即能圓具三千諸法，森羅萬象，盡在介爾一心之內。瓊寶無需外求，光明不用他覓，即此浮散動亂的妄心，便已具足一切，倘能反身內觀，去妄存真，則修起現成，便可發揮本具的性德。

(二) 業與異趣之流轉

「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念起既是無明，衆

生由於一念發起心所的活動，引生身口意的共不共業，有業必須依業感果，遂爲流轉生死的根源。

業有引滿二種。引業爲決定趣生的業；滿業爲同一趣生招感果報的差別。在這裏，或許多人要提出下列疑問，引業是限於一業，抑是多業呢？能引一生抑能引多生呢？關於這一問題，俱舍論中認爲「一業引一生，多業能圓滿」。意思是說，一業只能引一生，不能引多生，一生只爲一業所引，非多業所引。但經量部，則允許一業能引多生，到了後世大乘，又演變爲「一業引多生，多業能引滿」之說。

總之，無論引業的功能，能引一生或多生，而引滿二業之爲總別二報，能使吾人生命在諸趣中流轉，則爲大小乘各家學說所公認的事實。

(三) 修學止觀的殊勝

上文說明生死的原因爲業，業的體就是思（第七識的我執，亦與思心所有關），妄念除則思心所失其作用，而生死可了，因此，行人必須修學止觀，斷除招感業報的煩惱。

止與觀爲相對的名稱，止的意思是制心一處，使不流蕩；觀則是觀察諸法真理，用以堅固道念法相，華嚴名爲觀道，天台名爲觀心，如依緣想來說，還有四諦觀，因緣觀，五重唯識觀，一心法界觀，一心三觀等觀法，其中止的作用在得定，觀的作用在發慧，止觀雙運，就是定慧均等，此爲一切教門通行之法。

如約禪宗來說，行人破初參，親見本來面目，便可能所兩忘，一法不立，止觀定慧不外是教派裝飾門庭的閑傢俱，見性人於此一無用處！

結語

禪宗與教派，雖有不同的修法，但教派用功至極，亦能打開悟門，進入「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的境界，與禪宗把手共行，吾人如能修行至此，便可親體「煩惱即菩提，生死即涅槃」的聖境，而無煩惱可斷，亦無真如可證了。

廣東歷代詩僧簡介(十)

慧光居士

今音

今音字梵音，番禺人，族姓曾，原名起霖，字湛師，幼聰敏，爲邑諸生，天然禪師徒弟。平生放達任俠，形短而神奕奕，一夕豪飲，與友訣曰，今夕盡此杯中物，明日索我於金輪峯頂矣。人咸未信，先遣其妻祝髮，密製，衣械、分散書帙，作詩誌別，潛附商舸，入廬山求天老人脫白。嶺上遇華首師翁，返粵爲其落髮。乙未在棲賢登具。戊戌隨天老人還雷峯，研究祖道，幾於忘生。辛丑游羅浮，坐化華首臺上。有古鏡遺稿一卷藏於山中。

東亭留別

偶然離竹院。經月在人羣。幾夕東亭上。燃燈過夜分。雨歇長春草。窗晴見白雲。悠悠擊瓢笠。林下重期君。

秋水

湛湛浮霜葉。悠悠泛石磯。鑑形虛欲盡。觸物氣先微。鴻雁難留影。芙蓉易解衣。扁舟何處子。寒棹夜思歸。

夏夜望月

羣峯搖夜翠。當夏亦淒清。石壁分餘靄。疏林透薄明。欲到板橋去。坐聞幽澗聲。柴門開復掩。颯颯谷風生。

登滕王閣

秋深南浦一帆回。高閣臨江復壯開。孤嶼乍晴雲獨去。寒潭初靜雁飛來。廢興多少同懷古。吟眺流連總愛才。遙憶子安詞賦地。夕陽歌舞易相催。

將入匡廬留別社中諸子

十年浪跡事俱非。會向烟霞洞壑歸。瓢笠不辭行路澀。琴書長與故人違。鹿門妻子飯空盡。陽羨田廬舉手揮。此去東林勝猶在。白蓮依舊賣心稀。

羅浮山居

屏分錦繡自岩嶢。誰與秋深度鍊橋。靜夜寒林聞搗藥。高樓明月過吹簫。虎鬚遠探臨巖石。雀舌閒烹試瘳瓢。慚愧頭陀餘行苦。活泉引灌圃中苗。

陳顥菴先生讀梵音詩絕句云：豪飲偏能助俠情。俠情容易決人生。金輪峯頂高無上。丘壑尋常已暫平。吟眺流連總愛才。滕王閣句有神來。十年浪跡遺詩鏡。雲瀑秋深華首臺。

今沼

今沼字鍊機，番禺人，天然禪師族姪，原名暉字自昭，少饒諸生，名聞譽序，有至行，篤於友誼。庚寅喪亂，室廬妻子陷於危城，子身漂寓，深自晦匿，無復有人世意。研窮儒者之學，規行矩步，皆有準繩。晚讀楞嚴經，始灑然超脫，於是入雷峯結茅室，與友人麥具三閉關三年。時天老人居棲賢，雷峯方興土木，沼出輔旋菴湛公募化。殿宇落成，戊戌迎天老人返錫。庚子開戒，與石鑑禪師同日受具，受司記室，尋升按雲堂。師勘驗精嚴，鉗錘交下，如青天雷鳴，不可掩匿，舊習頓喪。隨杖居東官芥菴，益自淬礪，一夕坐亡，緇白爲之哀悼。沼於書無不覽，工行楷，詩長於古，尤工駢麗之辭，有全集行世，卒年四十五。

出家日自嘲

蹉跎到此竟何爲。纔撇塵緣萬事宜。已覺形容除俗態。任教顛倒落僧祇。眼昏且喜經文大。鬢禿如藏臘序卑。四十按緇誰謂老。只應精猛事吾師。

故交屈指復誰存。似我餘灰尙足論。於世已慚微友道。入山偏覺謬師恩。時擎粥鉢烟村外。閒放棕團水石根。從此名山高頂上。一憑筋力恣孤鶩。

宿洞山寺

秋日凌我襟。況我筇笠新。一去三十里。溪山迴無隣。始見落山泉。折折濯嶙峋。山雨昨夕霽。秀色開微皦。主人山半逢。戀犬亦逡巡。滄溟際簷溜。決瀉西崦輪。遠嶼若浮瓠。瀟氣如冶銀。淨榻息閒房。蕭瑟隨我身。境寂到深寐。所歷似前因。巢禽警霜鐘。呦鹿駭草人。鋤芋臨當煎。折枝臨當薪。夙予抱微願。安居亦行勤。少飲不吾與。聊且娛斯晨。彼石如彼泉。終與朋輩親。

遊寶積寺汲卓錫泉至石洞經宿而歸

山風何颼颼。墮葉擲虛閣。遠懷山月秋。顧不如疇昨。梵宇如劫餘。寒原亦凋落。數里有名泉。漈洄碧雲端。携筇探之去。石幹青若盤。入口晨露晞。劇飲不畏寒。不將軍持來。何以惠所歡。石洞隔昏鐘。明發問樵子。圍木晝暖中。枵穴仍聒耳。巖林翳漬委。霑澁踏不起。良材下維籜。詩人所爲警。稷實愁霜風。茲游况如此。安得列禦方。乘之泛我止。

小舟溯川至山麓宿雲路村館

夙予愛秋山。勉焉若登踐。曳楫隨迴川。望峯隨幾面。輕舸屬旋折。合杏形始見。微陽耀林麓。捨舟聊繾綣。遂造雲路峯。石門憩苔蘚。村徑有高下。茶坪或夷衍。鷄犬戀茅茨。人事遂初善。投策高崖側。解裝情已緬。虛窗對落日。孤松媚遠甸。雷壇度疏雨。名泉暗流轉。清寐漸良宵。幽懷自茲眷。

秋日華首臺院

山銜古寺秋。石路晚幽幽。谷掩雲移樹。鐘殘月在樓。烟蘿和露滴。風葉亂泉流。禪暇閒來往。東西溪上頭。

秋日書懷

夢杳海天外。心悲落葉前。多尤貽晚悔。長病託秋眠。沈日照書閣。歸潮起釣船。何須驚客鬢。潘岳二毛年。

關山月

朔漠秋天高。微輪耀戟毛。沙場千里白。關塞一聲號。寒徹燕山骨。先流瀚海濤。何年兵氣盡。無使戍夫勞。

山影

碧峯巖翠影沈沈。盡日晴軒得半陰。不劈嶙峋圖屋角。宿銜空翠落波心。似因臨寫窺高下。欲仰儀型想靜深。遙憶香爐脚邊寺。一巒殘照倚風吟。

羅浮冲虛觀

仙宮長掩烟霞裏。絕磴纒攀屨欲輕。龍虎氣藏山殿冷。蝌魚書壑石壇傾。胎禽日永棲還去。靈藥林深萎又生。猶有成鱗兩松樹。側臨丹井勢崢嶸。

千佛道場卽事

錦角旛旛噴沫烟。梅林龍象率陀仙。觀成萬象金光湧。禮遍千名梵響圓。花樹齊口催百鳥。香渠分供出諸天。蕭郎夙慧多生事。眼見池開上品蓮。

南海神祠

百川亦滙歸南海。望秩靈祠自歷朝。石鑄鳳書苔蘚駁。像垂龍袞水雲飄。波鳴海市晴輪稅。霧捲鮫宮夜貢綃。日暮商飈動林木。鼓聲催起海門潮。

宿華首閣

石路迴斜樹影重。月臨高閣罷昏鐘。山銜古寺秋初半。葉滿虛廊露正濃。南嶺宿雲籠翠草。東溪瀑水映疏松。睡醒却悟身何處。四百峯中此一峯。

陳顛菴先生讀鍊機詩絕句云：楚潭峽峽幾相思。寥落靈均一帙辭。四十年來歸未得。嘔心時欲斷殘絲。（鍊機詩學長吉）燕辭巢去雁驚霜。衰柳殘暉人斷腸。掩卷秋寮寫風景。未嘗糟粕到齊梁。（鍊機古詩好爲齊梁體）四百峯頭最有情。故交屈指黯然驚。年來文字忘懷處。月共川潮夜夜平。

今從今莖

今从字淨起，番禺人，族姓李，二嚴大師長子，原名雲子字山農，明經，與弟龍子皆有文名。二嚴卽詞人李烟客，慷慨重節義，販華首脫白。从素持梵行。居俗時與天然禪師結淨社於天關，文章道學皆有所師法。禪師出世入匡廬，从亦棄章縫隱於柏堂故里，與其弟教授生徒。丙午始隨禪師薙染，命典教授，俾諸後

學請益焉。从質樸不事華飾，與人言真率無少迴護，人雖嚴憚，始終愛其直諒，蓋儒之君子，禪之耆宿也。

贈何淨德
經術違時早避秦。遨遊早已得閒身。庭前雙鳳能娛老。雲外飛鴻不傍人。居士久推蓮社長。古風猶見葛天民。門臨江水通漁父。大石垂竿學渭濱。

東官留別諸舊友

亂來人事益蕭條。八載重過意未消。泉路故交留語別。陌頭公子倦行佻。萬家痛飲荏苒恨。百里愁看草木彫。此別幾能相聚首。遲居應立虎溪橋。

今莖字具五，淨起從公之弟，少舉已卯孝廉，原名龍子字田叔。兄弟皆從天然禪師講學課藝，因其父二嚴大師出世長往，不能踪跡，莖亦退隱山林。家無半畝之入，携妻孥因館穀就食，野服芒鞋，蕭然自足。辛丑癸丑染疫受具，超悟出羣，爲天老人所期許。素有宿疾，不獲究竟一大事，諸山惜之。

祝髮詩
萬事烟銷不復言。此身何幸得生存。辭家直欲超三界。焚草無由到九閻。雲外香鴻離竭澤。水邊鴿鳥喜依原。曹溪咫尺門前路。一上雷峯溯河源。

陳顛菴先生讀淨起具五詩絕句云：蕭條人事廢吟哦。間有烽塵涕淚歌。欲問虎溪橋下水。爲何飲恨萬家多。家風離合即多師。雖吝光陰靳素期。大事且難圖究竟。諸山都爲老人悲。

今離 今如

今離字即覺，新會人，族姓黃，原名尙源，邑諸生，品行端恪，嘖笑不苟，傳江門之學，學者多宗之。聞天然禪師闡法於詞林，竭請辯論儒釋宗旨，披剝屢日，不覺自屈，即日皈依落髮，家人生徒猶未知也。戊子受具，隨杖居雷峯，爲一家綱維。頃充華首棲賢監院，再領雷峯監院。離戒律精嚴，博通三乘教典，行住坐臥，默誦不輟，方便度人，一出於至誠，慈和之氣，達於眉宇，望而知爲有道尊宿。癸丑住棲賢省觀，老人許還雷峯，付以

大法，遇咯血病作，未承記別，以是秋示寂廬山。

送石鑑西堂領衆棲賢

榔櫟橫挑別海濱。百千龍象送行塵。名山恰遂棲遲志。祖席全憑辦道身。吐棄名言成玉屑。斬新條令闕荆榛。聞風定見如川至。多結茅茨莫厭貧。

今如字眞佛、諸生，即覺之弟，角子菴禪師之父，性慈和、

簡於言笑，博通教典。癸巳皈天老人出世登具，隨杖居棲賢。乙未復入嶺，執侍華青師翁，左右服勤。後往來廬山二十餘年，依天老人會下，深契道妙，與石鑑禪師即覺離公爲性命之友。年臘既深，歸老雷峯，一夕坐脫。

送石鑑西堂領衆棲賢

入山誰不羨名林。君獨緣深念更殷。已許衲僧同築屋。更搜居士舊遺文。石人峯送階前雪。五老門深嶺上雲。此後不須愁寂寞。彌天花雨日紛紛。

陳顛菴先生讀即覺眞佛詩絕句云：黃家兄弟節逾堅。學自江門易入禪。華首紛紛花雨下。池塘春草夢芊綿。

本刊收支報告

收入：

上期結存	一、二八九·七五
本期捐款	二、二二三·〇〇
總計收入	三、四〇三·八五

支出：

第九期印刷費	一、八三九·九〇
第九期郵寄費	三七〇·九五
第九期雜費	二六五·〇〇
總計支出	二、四七五·八五

結存：

九二八·〇〇

捐款鳴謝

師居士	壹百元
法居士	壹百元
仁居士	壹拾元
長茂居士	壹拾元
黃寬勝居士	壹拾元
龍文舫居士	壹拾元
張國基居士	叁元
招國基居士	叁元
妙法寺	貳元

內明雜誌社謹啓

佛說四十二章經講話（八）

■ 聖 印 ■

——於台灣正聲廣播電臺播講

第七章 惡還本身

佛言：有人聞吾守道，行大仁慈，故致罵佛。佛默不對。罵止。問曰：子以禮從人，其人不納，禮歸子乎？對曰：歸矣。佛言：今子罵我，我今不納，子自持禍歸子身矣。猶響應聲，影之隨形，終無免離，慎勿爲惡！

修持佛道，主要就是持著慈悲主義，慈是與一切衆生之樂，悲是拔一切衆生之苦，是真正仁義博愛的大表現。世間的仁義與一般宗教的博愛，每每只愛及一人、一家、一團體或一民族；或祇愛人類而不及人類以外的動物；佛教却不是那樣的，他找出世界人類所以不能和樂的果報，是由人類自己貪瞋殺業的因果造成，故而主張慈悲來消弭災劫，在剷除衆生界根本不能和樂的癥結。假如說人家知道我在修持成佛之道，對人類及一切動物，行拔苦與樂之行，他不但讚譽我，反而無故的加罵於我，向我無理取鬧，這時我該怎麼辦呢？

佛對此有所指示——認爲處在那樣的情況之下。他罵由他罵，我最好保持緘默，不必與他計較，罵的人見沒有回聲，任憑罵得唇焦口渴也沒什麼反應，豈不是自討沒趣，自然到時就停止了漫罵。

事實上越有學問的人越是謙讓，越是胸無點墨的人，既談不上涵養，就越加放肆。謙虛爲吉府，驕傲是罪根。自謙，人愈欽服；我恭，可以平人的怒氣。被人家責罵幾句，正好藉此機會檢討自己，反省自己，也許自己真有什麼錯失的地方，也未可知。再說，對方的罵明明是無理取鬧，我也不該動氣還罵他，或與他起爭執以啓禍端，須知瞋的起因是憎，對治的方法是慈悲；

我要以慈悲的心懷作如此想：他是無知所以來胡鬧，對無知的人，可憐他還來不及，怎能生他的氣，與他計較呢？這樣想，心中怒氣全消，便不覺得難過。修持的人講的是心與理的契合，理固深奧，還要層層披剝，但如徹底追本溯源，是既不可深又不可奧，這是一種當體的覺悟，是從不斷深入中發掘自己。大要來說，要借重寧靜工夫，恢復心的本體，以求「虛靈不昧」，亦即是靈明的自性。如心地觀經說：「須叟之間，攝念歸心，薰成無上大菩提種。」

靈明的自性是什麼？心中不著一切，不止是無瞋而已，要一切的一切統統捨掉。也就是要徹底的放下。這裏將「放下」的意思，舉嚴陽和尚尋問趙州實際大師的一段公案作一說明：

嚴陽和尚拜問趙州和尚：「一物不將來之時如何？」，「將」作持解，「不將來」是沒有帶任何東西來。也就是：「什麼東西都沒帶來的時候怎樣？」

其用意是心中已沒有什麼，我的一切都捨完了，那不就是佛的境界嗎？可是趙州實際大師回答：「放下看！」（捨掉呀）。一物不將來之時，放下此何物？嚴陽和尚又問。誠然心中沒帶來任何東西，還要我捨去什麼好？在嚴陽的立場來說自己心中已沒有任何東西，畢竟空的境界，叫我捨也沒什麼可捨的了。

於是趙州實際大師說：「擔取之離去。」意是把自己麻煩的荷物，自己擔了去吧！

在嚴陽和尚是「一物不將來」，但趙州實際大師看是還帶有我，即使畢竟是空中，尚在空中有，真是放下已到了盡境。放下的修行要把迷妄中一步步的相，多爲自己之相看，見得出自己之相，就可以自然而然的現出放一切心來。

有一沙門問佛陀：

「要是您向人合十表示敬意，那人却不睬不理，請問這所施的禮是歸向何人？是不是歸回給自己？」

「你說對了，是再歸回給自己！」佛直捷了當地答。這是因為敬禮者不失其敬意，顯出一個有禮修養的人，所以這禮仍舊是敬禮者所得。

於是佛進一步曉示：譬如你現在罵我，我却不接受。那麼那句罵話，當然是歸還原主了。可是你罵了我既犯口業，到了某個時日，也就得到口業的惡報。這好比在山谷之中發出聲音，接着立刻得到了回響一般。又好比是在陽光下的行人，影子跟着身體前行，絲毫不敢放鬆。這就是古德說的：「善惡之報，如影隨形，三世因果，循環不失。」是以千萬不要隨便罵人，起惡意，作惡行。

「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未來果，今生作者是。」這是千古不朽的真理。既然有因果業報，所以也就有輪迴依據。衆生六道輪迴，還不是自己作的因，招得應受的果嗎？羊祜傳有一段記載，可證明輪迴確實是有：

晉朝有個羊祜的人，別號叔子。在他年歲幼小之時，有一次竟拉着他的奶媽，走到另一家姓李的門前，指着一棵松樹的洞穴，要她伸手去找東西，果然在洞穴裏找到了一個金箱子。羊祜很高興地說：「奶媽！這是找的東西，是我前生放進去的。」

「甚麼叫前生？你前生是誰？」奶媽驚奇地問。

「我前生是這家姓李的小孩，在七歲大的那年，不小心一下子跌下井裏去，便淹死了。」

可見因果輾轉生死無盡，業報無窮，不論是做人或是希望希佛，我們都該選擇善業，摒棄惡業。

這一章重點是要人明白因果，以鍛鍊自己爲首要，至於善惡上下褒謗等等，就在於自己睿智的果斷，本「放下」的心懷沒有什麼好記取的。

筆疇說：「辱我之人如其爲君子，彼所云是，何須發怒？」人格高尚的人，所言必善，那麼我自然應接受忠言，無發怒的必

要。

筆疇又說：「若彼小人，彼言爲非，亦何須怒？」小人所言多是錯誤，自然也無發怒的必要。

如此能夠超然地立於毀譽之上，則自身即可依自己努力的方向前進了。

第八章 塗唾自污

佛言：惡人害賢者，猶仰天而唾，唾不至天，還從己墮。逆風揚塵，塵不至彼，還坌己身。賢不可毀，禍必滅己。

從前章佛啓示修學的人要沉得住氣，要忍得住辱，如永嘉大師說：「從他謗，任他非，把火燒天徒自疲。我聞恰似飲甘露，銷鎔頓入不思議。」只要腳踏實地，誹謗我的人，如把火燒天一樣，徒然白吃苦而已。再說我如有定力，聽到人家誹謗，不但不生氣，反如飲甘似露的，並且可將我的般若智火，來銷鎔這些微言假語，歸納到不可思議的自心中去。

至於這一章，無非是強調因果的利害，要惡人猛省回頭，切不可加害賢良，兼勉爲善的人以無畏之心修學正道，不疲不息。

佛是這樣說的：惡人心中充滿了惡意，或出惡言或用惡毒手段來打擊好人，希望把好人打倒，事實上呢？這猶同他把頭仰起來對著天吐痰，這樣能吐得多高？最後是墜到自己的臉面上。又有一個譬喻，如同迎著正面吹來的風，惡意地將把沙塵泥土撒向別人，由於風向的關係，不但不能把塵土撒中別人，到頭來適得其反，灰塵泥土都撲回了自身，這就是自作自受的結果。

害人既然毫無益處，俗語說得好：「害人害己」，故此勿有害人之心，不要任意誹謗好人，敗了他人的清譽，却招來了難逃的惡報。

可惜現值末法時代，世人往往對佛說因果的事，不大置信。因爲毫無般若大智，以爲佛學不夠現實，即以種種妄想心去測度，甚至見詞表。譬如眼見那些造業的人做出放火，貪污竊盜的勾當，仍然是享受着尊富安榮的境況，不知道這是他前生作下來的福業，有些享受：現在做的惡業，雖未有顯露的報應，但造業更

加深重，遲早亦獲致惡果。有人譏笑地說：「瞧經念佛多瘡癩」。殊不知瞧經念佛的人，如果境遇不良，而招使瘡疥滿身，這也是他們前生的宿業中成熟，苦報必受；如現在廣修功德，何嘗不可以消災延壽，故佛曾說：「於後來世，受持佛法，所得功德，或有人聞心即狂亂，狐疑不信，須菩提！當知經義不可思議。」試看歷代史來興亡事蹟，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循環因果，自古至今，無一漏洞。

此處分別引證一藏經裏的故事和現代本省發生的現世報的因果故事。先說藏經裏記載的故事：

有一名川弗加沙的青年到羅閱國的祇城任守衛工作，在職途中，就在城裏被一頭壯牛用角觸死了。牛主十分害怕，就把那頭惹禍的牛賣給了別人。

那位買牛的人把這牛牽去溪邊飲水的當兒，一不小心，竟又被這牛自他背後觸殺而死。牛主的兒子大為憤怒，毫不猶豫地便把這牛給宰了。

然後把這牛切成一塊塊的在市上叫賣。有一農人買下此牛的牛頭，挑着擔還鄉，大約將近家宅一里餘，覺得走得疲累不堪，不妨就在樹下歇息一回。於是從擔內取出牛頭掛在樹枝上，自己悠哉遊哉地坐在樹下歇息乘涼。料不到這一歇息，可說是一禍從天上来，不知怎的，樹枝上掛懸的牛頭的繩子一下斷了。這牛頭突然掉了下來，正好跌落到農人身上，牛角刺入他的腹中，即時死於非命。

這牛在一天之中，竟然連殺了三人。當時的國王瓶沙王聽到了這不祥的消息，覺得詫異，就同羣臣恭敬地來到佛的坐前要求佛的開導。佛說：

「罪對是有原因的，但不是此世之事。」

「願至尊的佛陀說明前世的因由吧！」瓶沙王說。

於是佛陀把這因果揭示開來：

「往昔有三個貿易商人，去別國貿易，途中會寄住在孤獨的老婆婆經營的客棧裏，他們三人雖然腰纏萬貫，却見老婆婆祇有入人，又年老可欺存心賴宿費不給，竟趁不注意時，一同溜之大

吉。

老婆婆心有未甘，從後面一路追趕，年紀大了，上氣不接下氣，好不容易才追上，向三人索取宿費。不料這三人竟異口同聲惡言相向，堅持說是已給，並胡亂漫罵一陣。這老婆、被氣得死去活來，但一人單弱，也是無可奈何，懊惱之餘，咬緊牙關憤怒咒誓說：「我現在是相當窮苦且孤獨，但你們竟忍心欺侮我，但願我後世再遇到你們這三個沒心肝的，把你們通通殺掉。」

（未完）

【上接第17頁】

農業時代，廟在深山，大經一部講一年半載，固是佛法；工商業高度化的今後，寸陰寸金，寺廟在市中心，娛樂中心，才是佛法。要人家五分鐘，十分鐘內，就了解佛法，才是最明亮的佛燈。要說想試世人的心，是否誠、是否持久？今天給他一句，明年給他一句。難免被世人目為以法求財，沒有財就得不到法。難道這也是世尊弘法的別傳一宗嗎？不怕被人笑為有法相嗎？也許大德會以為佛法不應便宜拍賣，應使人斷臂、傾家，才顯得佛法的高貴，那是有執有相有見，須知即使得聞佛法，得知佛法，了解佛法之後，能不能行佛法，能行多少佛法，還是靠他自己的努力，並不是了解佛法，立即成佛。假如了解佛法，即能成佛，那真是人人可以立即成佛，也不必度生濟世了。

現在，因為世人追求五慾樂，自作業。不但沾污了地球，也沾污了地球外的空氣，將來還不知發展到何種程度，不把自己毀滅不止！他們解決困難的結果，造成另外更大的困難，終於作法自斃而後已。歐美人士，近來對佛法，格外重視，希望從中可以得到解脫之道，這正是我們度生的好時機，我們佛弟子，應以拯救世界眾生為己任，盡我們的心力而為，才不辜負學佛之心。若以佛法為登龍捷徑，以營名利，那就造的業更難說了！這是我這個獅子虫似的野居士，所想寄給內刊的荒唐稿件，希望內刊不要以為太荒唐而拒載。

南無三寶！

南無教主釋迦牟尼佛！

佛說八大人覺經講義 (六)

寬如合撰

丙二 覺少欲無爲去貪欲迷

第二覺知多欲爲苦，生死疲勞，從貪欲起，少欲無爲，身心自在。第二種應覺悟了知之法，以去貪欲之邪倒，承上既知無常苦空無我，則何須貪欲？故次明少欲。

『多欲爲苦，生死疲勞，從貪欲起』，此三句直明多欲，爲招苦之由，點出衆生之病源，是生死之根本。唯識論云：「云何爲欲，於所樂境希望爲性」，俱舍論云：「欲爲希求所作事業」。欲境分別有五：曰財，色，名，食，睡也。一財欲：非份貪求爲萬惡之源，二，色欲：男女業緣爲生死本。三，名欲：沽名釣譽，非同德望。四，食欲：只貪口腹。殘殺生靈。五，睡欲：飽食閒眠轉空喪天日。今以欲心豐富，營謀多方，故名多欲」。故境雖多，不出如上所列五種，如第一之財欲，以金銀財寶爲養身之資，男女貴賤，誰不貪戀，每有非份之求，爲萬惡之源。第二色欲者，如男女姿容，及象寶妙色，誰不愛悅，所謂色不迷人，自迷，酒不醉人人自醉，不能離三界者，爲色所迷故。故佛頂經云：「汝愛我心，我憐汝色」是也。第三名欲者，雖不貪色與財，惟名關難過，每以不擇手段而沽名釣譽，以致貪求不止，故非同德高望重而得榮名也。第四食欲者，唯求口腹之滋味，或爭取營養，不顧他亦有身，枉受傷殘，以供汝之滋養，慘哉！第五睡欲，終日竟夜，飽食閑眠，無所用心，空喪天日，如來說爲可憐愍者，當是欲爲招苦之由，即八苦中求不得苦，如增一阿含經云：「欲生諸煩惱，欲爲生死本」，故，佛遺教經云：「多欲之人，多求利故，苦惱亦多」。由貪多欲，逼迫身心，在營求時，多方設計，心勞日拙。妄作苦因，求到手時，盡情享受，夜以繼日，不知天日，醉生夢死，不肯罷休，於中展轉作業；以是罪基，享受已竟，福盡壽亦盡，無常到來，畢竟成空，萬般將不去，唯

有業隨身，一切欲境，悉爲生死苦本，故曰：「多欲爲苦」也。

『生死疲勞，從貪欲起』，明貪欲之因果，舉凡衆生之生死，往返不息，辛疲勞累之苦果，皆由貪欲爲因所招引也。

唯識論云：「云何爲貪於有？有具染着爲性，貪愛爲本，欲樂爲末」。圖覺經云：「一切衆生從無始際，由有種種恩愛，故有輪轉」以是之故，於生死六道中，無處不住，十方世界，無有如芥子許，非我受生之處。處處皆受生老病死。「故生如活牛剥皮，風刀解體，死時如生龜脫壳，老則氣銷容皺，病則誰肯替代，苦痛萬端，世世皆然，辛苦無量，然本具真心妙體，無生滅，修今有生滅者，皆因貪欲過咎，枉受輪轉，豈不疲勞，大智度論云：「菩薩得天眼，觀諸衆生輪迴五道，回旋其中，謂天中死人中生，人中死或龍中生，天中死地獄中死，地獄中死，鬼趣中生，羅、鬼、畜，亦復如是。欲界中死，色界中生，色界中死，無色界中生，亦復如是」。所以說六道輪迴，生死旋轉。故水懺云：「自惟有生死以來，所積身骨如毘富羅山，所飲母乳，如四海水，身所出血，復過於此」。衆生不痛生死是苦，且將苦作樂，假此幻軀，廣作諸惡，貪嗔嫉妬，恃強凌弱，自是非他，爭名奪利，埋沒性德，枉壓良善，無爲不爲，皆是貪欲爲因，感召來世生死果報，焉有不輪回者哉？實爲可痛，故云：「生死疲勞，從貪欲起」。經云：「諸苦所因，貪欲爲本，若滅貪欲，無所依止」。貪欲之因若滅，生死之果隨息矣。故佛名經云：「有愛則生，愛盡則滅」。故知生死貪愛爲本。當知有欲即有苦，欲絕則苦亡，夫欲無自性；從根塵妄生，若根不緣塵，欲從何生？欲不生則根淨，根淨障除，而靈光獨露矣。故知滅功德，損法財，無不由斯心意識。云何縱欲自取其咎，謂色欲如熱金丸，持之則燒，古今多少英雄豪傑，誰破色關？如周幽王之於褒姒，因而喪國，

優田王以色欲，故截五百仙人首，屈首藍弗，利根聰明能伏煩惱，至於非非想處定。因欲心生，失去神通，命終還墮畜生道中，飛狸之身，況復其餘，當知色欲害身，能喪法身，斷慧命，亡家敗國，莫此之由；聲欲如塗毒鼓，聞之則死，故宜遠之。如印度雪山有五百仙人修道，甄迦羅女，於雪山沐浴而歌，仙人聞其歌聲，遂失禪定，心醉狂逸，不能自主，以是之故，須呵聲欲，香欲如慙龍氣，嗅之則斃，開結使門，杜真正路，百年持戒，能一時壞，唯此香塵。大論云：「昔有羅漢入龍宮受食，鉢有餘粒，令沙彌洗滌剩米飯，嗅嗜之甚香美味，後潛入師坐之龍床，手捉床脚，俱入龍宮。龍謂何故將未得道者帶來？師言不覺，沙彌見龍女美妙端正無比，生大染着，遂發願奪取龍宮，出宮後精修施戒，願早造龍王，是時繞寺足下出水，自知龍業已成，即以袈裟覆頭入池而死，竟爲大龍，其未死前師友呵之，謂我決心已決，師友僧衆，池前嘆之，由着香故，致使爾也。彼以因香誘而致貪色，甘墮龍畜，縱有施戒，惜無淨心，徒勞學道，佛恩師恩齊負，愚惑之甚，味如沸蜜湯，飲之則爛舌，爲貪口腹，殘害生靈，喪德傷慈，耐債受輪，流轉無已，相殺相誅，竟無窮劫，互爲吞噉，都爲味欲，觸欲如睡獅，近之則嚙，如古有五通仙人，爲王所敬，飛行往返宮中，王捧仙足，手自奉膳，如是多年，王事遠行，囑后代之，后奉命事仙，仙觸后手柔輒，起欲心，失五通，只行出宮門，不敢復來宮中受供，失食故作殺盜淫，因此而墮，可不畏哉，故詩云：「遠之易爲士，近之難爲情，香味頹高志，聲色喪軀齡」，旨哉言乎！誠不我欺也，豈非生死疲勞，從貪欲起，若都攝六根，返觀自性，當下即是少欲出苦之方法。

『少欲無爲，身心自在』者，示對治之方，療病之法藥，使杜漸防微，毋因毫厘欲念，三塗業因，警爾情牽，萬劫繫鎖。『少欲』者，希求少而貪欲薄，即漸斷苦因，故云『少欲』，『無爲』者，無所作爲，不同有爲，有爲則有因緣做作故，是生滅法，喻如瓶器等；無爲者，天然妙理，非因緣造作故，是不生滅法，喻如虛空。華嚴大疏云：「以有所作爲，故名有爲。有爲是無常，無所作爲是無爲，無爲即是常也」，當知無常生滅，即生死

根。常住不生不滅，是涅槃本。若能少欲，則生死漸離，悟無爲妙理，則涅槃可趣，欲捨生死，趣涅槃，故當『少欲無爲』，生死既捨，則身不爲苦縛，頓離生老病死，名『身自在』，指歸涅槃，則心不爲形役，當無生住異滅，名『心自在』。遺教經云：『少欲能生諸功德，少欲之人，則無諂曲，以求人意，亦復不爲諸根所牽』是名『身自在』。又云：『行少欲者，心則坦然，無所畏憂，觸事有餘，常無不足，有少欲者，則有涅槃。』法華云：『盡諸有結，心得自在』。故曰：『身心自在』，少欲既能生諸功德，無欲更受無盡利益矣。以少欲則塵緣絕，無爲則根淨，根淨塵絕，則內外寂然，內外既寂，自在無拘，故得身無碍，而身自在，心無所繫，得心自在，離煩惱，斷生死，功歸少欲，要而言之，九界衆生，皆有作有爲，唯佛一人，方是究竟無作無爲，方稱眞解脫自在也。

按第一覺結示『如是觀察漸離生死』。此文義貫下每一覺法結文，皆應如是，蓋若能如是觀察『多欲爲苦，生死疲勞，從貪欲起』，則無論男女老少，在家出家，皆安份盡責，不肯分外貪求，更何有作奸犯科，刑事犯，爲人父母師長，如是教育子弟，幼承庭訓，稟受師教，則飛仔飛女何來，用此服務社會，則人人有信，彼此忠誠，不假法律，而治安整然。總言之，若能少欲，不非份求，不假其他作爲，自能家齊國治，天下平。則人人皆身心安樂，修道者，若能少欲無爲，內不隨根轉，外不隨塵逸。根塵不偶，則煩惱薄，而智慧生，自見眞如本心，親證妙法身，故曰『身心安樂，漸離生死』，此爲第二覺示觀行修法，是爲學道之基。

丙三知足修慧，去多求迷。

第三覺知心無厭足，惟得多求，增長罪惡，菩薩不爾，常念知足，安貧守道，惟慧是業。

『第三覺知』者，上既覺知多欲爲苦，則第三覺法，教以應知止知足，以去多求，而專修慧業也。

『心無厭足，惟得多求，增長罪惡』三句，是出多求之過，即衆生之通病，貪愛欲境而不休息，名曰『無厭足，惡求惡取，貪多務得，細大不瀾，故曰『唯得多求』。』

（待續）

我對中文橫排的看法

惟誠

最近在第八期的內明雜誌裏，先後拜讀了幻生法師致內明編者書的大作「閒話編刊及其他」及「編者覆幻生法師函」兩文，其間有一段提及中文的橫排文字問題，深有所感，茲就思所及，聊抒淺見，資供參考。

中國文字的構造，與世界各國文字比較，可說是自成一格，獨具體系的「方塊」文字，這種文字的書寫和排列，以「由上而下」的直排方式，最爲適宜，但有時限於空間或其他因素，又不得不改爲橫排，橫排時，宜「由右向左」？抑或「由左向右」？這是值得我們商榷的地方。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政府於民國三十八年，播遷來台後，亦曾考慮過，當時以配合豎寫文字的左移，而將橫排文字規定爲「由右向左」的排法。交通方面，也規定靠「右」走，以求整齊劃一和安全管制。由於創業伊始，一切都落在風雨飄搖的局面，政治未上軌，加上民間生活的困苦，難免引起台灣人民的誤會，以爲這些改革的「右」字，與政治上的「右」字，有密切的關係，於是以此訛傳訛，而導致今日的所謂含有「政治術語」之謬論！其實，這兩者間的「右」字，是互不相干的，它們只不過是一種「巧合」的文字而已，絕無政治術語的存在性。

事實勝於雄辯，如今，台灣在各方面，都已蒸蒸日上，人民的生活也很安逸，知識水準亦由之提高，對於以前的那種「政治術語」邪說，已不攻自破。幾年來，國立編譯館編印的教材，凡需橫排的文字，如：物理、化學、數學等，都一律採取「由左向右」的排法，以配合阿拉伯數字和英文的蟹行拼音文字排列。交通方面，除公路及人行道靠右走外，鐵路方面，仍是靠左走，如果再把這些事情，用含有「政治術語」來判別我國政治的傾向的

話，那豈非荒天下之大唐乎？

台灣目前的出版業，對於中文字體的排法，較常見的大約可分爲四種，即：（一）全文由上而下直排。（二）標題橫排（由右向左），小字直排。（三）全文由左向右橫排。（四）全文由右向左橫排。

第（一）種的排法最常用，如書刊、報章、雜誌等，大部份都採用這種排法。第（二）種的排法也很普遍，尤其報紙的新聞版，最常採用，其它雜誌或書刊雖也用到，但爲數不多。第（三）種的排法，大部份被用在英漢對照的書刊或雜誌、廣告、招牌等，數目也很可觀。第（四）種的排法，只被限用於刊登的廣告，而且佔數極少，書刊方面，到目前爲止，筆者尙未發現用這種方式印行的書籍、刊物。

現代很多學術性的刊物，橫排時，都採取由左向右的排列，這是事出有因的，依愚見認爲這種排法，既可配合其它的橫行外文，又可迎合西方人的閱讀習慣，相得益彰，因此，趨向這條道路，乃屬必然之現象。

目下台灣也已漸走上這條道路，但以報章、雜誌之廣告爲甚，筆者曾隨意抽出兩份十一月二十九日的「中央日報」和「中國時報」作爲統計，結果發現前者的二十則橫排廣告，全係由左向右排列，後者的四十九則橫排廣告中，由左向右的竟佔了三十八則，這個驚人的比數，實在駭人聽聞！

我對中文的橫排文字看法是「由左而右」，最爲適當，因爲它具有各種優越的條件，尤其對一本向外發行的「刊物」來說，更居有重要之地位，這點是不容忽畧的。

學 禪 室 隨 筆

姜渭水

孝子楷模

孝道是中國傳統的倫理要則，古聖賢哲，莫不以此垂為訓誡，無論賢與不肖，皆應恪遵奉行，勿可須臾離也。

我從事教育多年，對學生的德行夙極注重，凡學業優異而事父母至孝的，輒多嘉獎，反之，則雖分數甚高，名列前茅，決弗姑息，往往不惜勒令開除學籍，而做效尤。又見坊間繪廿四孝圖張貼宣傳，為之怦然心動。佛教僧侶中，人人對釋迦牟尼本師，與夫目連救母之事，津津樂道，而不知釋家克盡孝道的先賢實繁有徒，爰將其中最享盛名者十位，參照宋代林同（季野）所撰孝詩一一加以敘述：

（一）釋迦：欲入涅槃，遣弟子昇天報母，母至，從棺湧出，為說母子恩情，今日別離。詩曰：「入般涅槃際，拳拳報母知，從棺更湧出，為母說分離。」

（二）老子：送孔子曰：「為人子者，無以為己。」詩曰：「子之於父母，毋以有其身，老子元虛視，諄諄此語人。」

（三）孝悌王：有真人下降袁州孝子蘭公之家曰：「吾居斗中為孝悌王。」

詩曰：「七星明歷歷，萬古仰煌煌，

誰識斗宮內，中居孝悌王。」

（四）目連：拔母生天，故世人以七月十五日，設蘭孟會。詩曰：

「能將身入地，拔取母生天，歲歲蘭孟會，今猶說目連。」

（五）許真君：鄉舉孝廉，後得仙，蘭公云：「傳孝道之宗，為象仙之長。」

詩曰：「鄉以孝廉舉，仙為孝道宗，謂予言不信，君請問蘭公。」

（六）吳真君：年七歲，伏身父母牀下不驅蚊，曰「恐去己，而噬親也。」詩曰：

「何事不驅蚊，癩然牀下身，傷膚非所懼，所懼去傷親。」

（七）六祖：新州人，常賣薪養母，後傳五祖衣鉢。詩曰：

「新州在何處？有個養親人，一旦成佛去，那知苦賣薪。」

（八）睦州：禪家呼為担板漢，每閉門自製蒲鞋以養母。詩曰：

「捨俗還將母，禪關晦迹深，共呼担板漢，誰識織蒲心。」

（九）蘇仙公：得仙道，白日上昇，留一空櫃與母曰：「若有所需，敲櫃即得

。」詩曰：

「世傳蘇氏子，白日去登仙，念母留空櫃，敲時即得錢。」

（十）寒山子：每見人家烹宰羊豕，即曰：「煮爾爹！煮爾娘！」詩曰：

「鍋裏爹娘語，寒山太猛生，不妨時著眼，直是得人驚。」

因果報應又一章

關於人世間的因果報應，佛家屢屢言之，顧一般人多以為其事不可考，大謬不然，這也難怪，因為此種事既無法洞燭機先，但僅能作亡羊補牢之計，迨禍到眉睫，已悔之晚矣。

其實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玩火者死於火，耍槍者歿於槍，絲毫不爽，即以科學的原理來分析，其結果亦復如是。讀者謂予不信，且舉一段史事以概其餘。

明武進唐順之著兩漢解疑，談到酈食其（破音字，讀一基），有這樣的批評：

「酈生下齊，韓信舉兵，遂致齊烹酈，而信不之恤，何哉？解曰：『信之殺酈生，實所以自殺也，貪一時之功，不顧違高視之命，是自取猜忌也，信貪讒之口，而輒殺有功之人，是干天誅也，迨其夷族之後，人皆言漢高沒淮陰之功，孰知淮陰已先沒酈生之功也？人皆言漢高以無辜而戮淮陰，豈知淮陰以無辜而烹酈生也，天道好還，豈偶然哉？吾於是而益信報復不爽矣。當沛公過高陽時，陳留令何罪而生殺之，嗟嗟！酈生一自反焉，當亦無憾於地下矣。』」

論荀子思想之特質

能仁學院 彥龍

戰國時代，在中國哲學史上，是個最光輝、最重要的黃金時代。百鳥齊鳴，百花盛開，諸子百家大放其異彩，道家，名家，陰陽家，墨家，各執一說，別樹異幟，反對儒家。荀子出生其時，博覽羣籍，飽餐象味，深受老莊自然主義之影響，而回到儒家的思想範疇，作非十二子篇駁擊諸家，獨尊孔子，主張以禮樂爲教，注重人爲的教育，成立他獨特完整的思想體系。

荀子名況，字卿，趙人。曾遊學於齊國，後來又遊秦，又遊趙。末後到楚，那時春申君當國，使荀子作蘭陵令，春申君死後，荀子遂在蘭陵住家，後來竟死在蘭陵。

荀子爲戰國後期的一位偉大思想家，見解卓越，貫通諸學。據漢書藝文志，孫卿子三十二篇，又有賦十篇，爲荀子所著。荀子書三十二（三）篇，畧爲四類：一、哲學類：天論篇，性惡篇，正名篇，非相篇，非十二子篇，解蔽篇。二、倫理教育類：性惡篇（重出）、禮論篇，勸學篇，修身篇，榮辱篇，不苟篇，君子篇，法行篇，子道篇、致仕篇，仲尼篇，儒效篇。三、政治經濟類：王制篇，王霸篇，彊國篇，富國篇，議兵篇，正論篇，君道篇，臣道篇，大畧篇。四、雜類：成相篇，賦篇，宥生篇，哀公篇，堯問篇。

在荀子三十二篇中，天論篇，解蔽篇，正名篇，性惡篇，爲荀卿學說精華所在，尤以天論、性惡二篇，爲其思想特質。雖然荀子思想範圍極廣，對哲學、教育、政治、經濟各方面，都有精密獨到的主張。而他能在儒家中別開生面，獨創一種極烈學派的，乃在於他對宇宙本體之認識——天論，以及對人類本性之觀點——性惡。茲試論述如後：

一、論天——儒家始祖孔子，只言人事，不講天道。正心，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爲儒家一貫的思想。惟於偶然中，也流露出他的天道主張。如：「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成焉。」又云「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桓桓其如予何？」「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荀子天論第一要點，爲天行有常，與人事無關。舉凡人事治亂，吉凶，禍福，屬人爲，與天道無關。他說：「天行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凶。彊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故水旱不能之譏，寒暑不能使之疾，祇怪不能使之凶。……」

荀子在儒家中最爲特出，正因爲他能用老子一般人的「無意志的天」來改正儒家，墨家的「賞善罰惡」有意志的天；同時，卻又能摒棄老子、莊子天道觀念，避免安命守舊帶來的惡果。

第二要點爲人對天之道，不但要人不與天爭職，不但要人能與天地參，還要人征服天行以爲人用。他說：「大天而思之，熟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熟與制天命而用之？望時而待之，熟與應時而使之？因物而多之？熟與騁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熟與理物而勿失之也？願於物之所以生，熟與有物之所以成？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這種裁制已成之物，以爲人用的截天主義，實非老莊之流，捨人事而專言天道，窮求冥索者，所可同日而語也。所謂「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則知其所爲，知其所不爲矣。」「耳目鼻口形能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天不是別的神秘實體，乃人爲人事的自然之理，遵循着人生正常之道，發展人性的光輝，即順乎自然，合於天理。

第三要點，天地事物之變化，乃自然之現象，無足畏懼。他說：「星隊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是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四起，無傷也。上闇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雲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雲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雲，卜筮而後決大事，非以為得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為文，而百姓以為神，以為文則吉，以為神則凶也。」這種劈除符瑞災異，天人相與之精闢理論，不但在當時屬為難能可貴，即在科學昌明的今日，亦不失為進步思想。

人間災禍，從何而起？荀子認為是人為造成的災難，不是外在神祇作怪。且看他在天論篇對此問題發表的見解：「物之已至者，人祇則可畏也。曰：何謂人祇也？橫耕傷稼，耘耨失歲，政險失民，田蕪稼惡，糶費民飢，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謂人祇。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祇，夫是之謂人祇。禮義不修，內外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并至，夫是之謂人祇也。」因果定律，自作自受，即此之謂。不行人道，不修禮義，姦邪不絕，罪惡蔓延，而禱告鬼神的求平安幸福，無異於緣木求魚也。

荀子批評莊子的哲學道：「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由天謂之，道盡因矣。」這是荀子自己哲學的緊要關鍵。天論篇說：「惟聖人為不求知天……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進也。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這種儒家根本精神，人事主義，是荀子對宇宙本體之正確主張。

二、論性：在荀子以前，孔子罕言心性，只言性相近習相遠，未曾明說性善或性惡。迨於孟子時代，思想界對此問題呈百家爭鳴，思想紛歧之象，孟子為救世而闢邪說，乃倡言性善論。他說：「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不善，水無不下。」又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

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荀子主張，恰恰相反：「今人之性，生而有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是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這是說人的天性有種種情欲，若順著情欲去做，定會做出惡事來。可見得人性是本惡的。因為人性本惡，故必須有禮義法度，「以矯飾人之性情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性情而導之，」方纔可以為善。可見人的善行，完全屬於人為。他又說：「故枸木必待礪括烝矯然後直；鈍金必將待礪厲然後利；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故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性惡則興聖王貴禮義矣。故礪括之生，為枸木也；繩墨之起，為不直也；立君上，明禮義，為性惡也。」「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此為荀子性惡論的大旨。什麼叫做偽？他解釋道：「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又正名篇說：「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情然而心為之擇，謂之慮。心慮而能為之動，謂之偽。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偽。」偽字本訓人為，非虛偽，虛假之意。一切善是人為的結果。這是根源於他的天論，推崇人為重於自然的基本思想。

傳統的儒學者，崇重孟子之性善論，對荀子性惡之主張，羣起而非之。不特古人如此，今之學者仍多偏執，以性善說足以鼓勵人類自尊心而自動努力向下；性惡說為對人類根本侮辱，必欲使之反其性而向上，不僅其事極難，對人性成為普遍諷刺，無形中有阻人向善之用。并以荀子於性惡所持論點，多不能成立，其所舉事證亦多與事實不符進一步推論。因其於心無識，於性亦無所悟而只能對人性之反面探討，遂以人性為惡——此對心性之學，實為大疵。……其實，從學術研究立場來批評，性惡之說，固不合邏輯，性善論在近代實驗心理學中，

青年的責任是什麼？

內明書院首慧

——與友人論青年問題書——

我們都是生長在自然科學極度發達的時代，物質豐富，而精神空虛，形成了身心失調的現象。究竟科學的昌明，是鼓吹人類向善，抑或爲惡？是福是禍呢？當然，自然科學帶給人類的，不能說沒有好處。首先，它打破了傳統人類，對超自然的崇拜，否定神秘力量的信仰，從神權解放出來，恢復了人性的尊嚴；使人類更切實地追求人生的意義，解決物質生活上的困擾。而且，它

又加強人類征服自然，開闢新天新地的信心，使每個人肯定自己，意識到自己潛在的無比力量。這些的確是拜現代文明之賜，也是歷史演進，今人與古人不同的地方。但，商品社會中的一切，動盪、不安、失業、苦痛、罪惡和戰爭，也給現代人的生活，烙下深刻的印痕，使人們產生了悲觀、厭世、懷疑的思想；感覺到世界的不平、矛盾與幻滅。同時，社會的貧富懸殊，階層間尖銳對立的形勢，使得一般中下階層的每一份子，尤其是書生之輩，對於變幻莫測的現實社會，面臨周遭的諸般困境，深感適應的不易，立足於世之艱難。特別是在中西混雜，新舊對立的香港社會，一切文物、制度，尤顯得複雜，使人無所適從之慨。對於年老的，時代是變得太快，太驚人；對於年青的一輩，新時代帶來了無可言喻的隱痛、迷惘、失落之感。

年老人，他們仍然墨守成規、固執古老觀念、思想，沿用過去處世的一套方法，來應付現代的生活，而期藉着夢境般的回憶，來消磨他的殘生；年幼的，他們生活在無知與呵護之下；年事稍長的一代青年，一部份却關閉在混沌、愚蠢、蒙昧的小天地裏，以社會對青年忽畧、遺棄爲名，作出暴戾的抵抗和無益的罪行。無庸諱言的，今日社會，胡天胡地，作奸犯科之事，大多是這類青年幹出來的。他們不能貢獻社會，服務人羣，反而破壞社會

秩序，危害人類的安全，衆人責之爲「社會害羣之馬」，「時代渣滓」，實不爲過。另有一類血氣方剛，雄心萬丈的知識青年，以各式各樣的示威，表現各種反叛的行爲，來發洩他們內心的積恨、憂鬱。可是，有誰去理會他們，正確地指導他們呢？在此情形下，往往被少數野心家所愚弄，牽着鼻子走，終於誤入歧途而不自知，這是何等悲慘的事！

香港的青年，多數是蒙着一層面紗看社會，不能認識社會真相，時代精神；自己尙且缺乏應備的知識，技能和獨立健全的人格，自然更談不上造福社會，創造時代了。這社會的繁榮、進步，祇是表面的。面對着數十層的高樓大廈，絡繹不絕的豪華汽車，肉慾、麻醉的夜總會，確是比一二十年前進步太多了。但仔細考察起來，那種放任的教育政策，姑息、縱容的法律措施，以及戕賊學生，扼殺青少年良知的瘋狂、暴力、色情電影報刊，讓青少年爲所欲爲，做世界，擾亂羣衆的安寧，威脅市民生命的安全而不顧。這就所謂人道主義，爲青少年前途著想嗎？青少年犯罪，而不以嚴刑重法，難道這是明智之舉嗎？有人說，英屬的香港政府，他們所需要的是香港繁榮，資金充足，使大家「樂不思蜀」，過着紙醉金迷的墮落生活；另一方面，還施用種種辦法使我們忘記本身之黑髮黃臉的中國人；使青年沉醉於享樂中，根除國家觀念，民族意識。表面上，似是給與過着舒適、寫意的生活；實質上，在精神方面施與各種的壓抑，打擊！

可是，我們在不滿現實的情況下，該作何選擇？就這樣困坐愁城，苦痛的過一生嗎？近來有一羣大學生，高唱「回歸」論調，認爲中國人應爲自己的中國服務、貢獻，不要爲外國人利用、賣命。把港英趕走，回到祖國懷抱，以恢復民族自尊。從事實

分析起來，那不過是逃避現實，不切實際的謬論。文化，代表國家的靈魂，沒有靈魂，空具軀殼，算人嗎？沒有中國文化的政權，能代表中國嗎？「回歸」，歸向何處去？有思想，有眼光的知識青年，應冷靜的，切實的想一想，空言泛論是無益的。

上一代的人，只用一些陳腔爛調，說什麼青年是社會的棟樑，國家的中堅，未來時代的主人翁。然而，這一代的青年，誰都不承認自己是社會的棟樑，更不是國家的中堅。因為這一代的青年，雖是新時代的產物，欲缺乏時代的氣質，和新的、正確的中心思想，崇高的理想目標。一般青少年，不論是大學生，是中小學生，幼小者只是奉父母之命而讀書，年長者即爲着會考，爲鑽入大學窄門，爭取文憑，追求現實生活的金飯碗，或另謀發展，冀於將來做個「財閥」享受人生，如是而已。

那末，身爲此時代的青年，對於自己和社會的責任是什麼？這是相當抽象而繁複的問題，想在此簡短的篇幅，詳加討論，精確指陳，并徹底認識它，幾乎是不可能。但這是我們切身的，急需瞭解的問題。在此我們不妨作簡單的提示：現代青年，應提高社會意識，了解當前的社會生活，把握新時代的使命，從自我充實，品行的陶冶中，培養能力，樹立健全的人格，以爲將來服務人羣，建設社會之準備。

我們生存在這個社會，社會的經濟、教育、制度等等，與我們每個人都有密切的關係，自然我們需要關心它；透視社會，確切地認識現實的流弊，而思以改革之。然所謂社會改革，不是空喊口號，拉拉隊，湊熱鬧以引起民衆的注意，滿足自己風頭，所能奏效的。我們必須抱着寧靜的信心，站在自己的崗位，埋頭苦幹，認真的學，切實的做。當我們知識，技能品格，一一齊備時，那還怕沒有機會從事社會改革，爲民衆服務嗎？

一個人呱呱墮地，悄然地來到這世界，主要課題是「學」。從學說話、吃飯、走路、穿衣，到進入幼稚園、小學、中學、大學，乃着研究所、博士班，直至老死，無不在「學」的過程中生活着。因爲「學無止境」，「活到老，學到老」，生活一刻不可離開「學」。人類歷史的演進，由石器時代步入銅器、鐵器時代

，由野蠻而文明，乃至今日的太空時代，科技發達，一日千里，此乃是經驗之累積，也是人類不斷學習的結果。

青年人實負有繼往開來，承前啓後的神聖使命，我們要尊重自己，策勵自己，既生存在這個社會，務必時時求知，啓發心智，琢磨人格，使不斷進步，昇華，到達健全、完善的地步。

青年人朝氣蓬勃、積極進取，而不滿現實，這原是美德之一，人性發展之源泉。但如不善於抑制、疏導、運用，它將如黃河之決口，泛濫成災，造成社會的紛亂，帶來人類的不安。現實的社會，缺陷多多，乃不容否認的事實。然我們如想改善社會，彌補缺陷，使大家共同過着合理幸福的生活，其先決條件是知識，技能與人格修養。三者如鼎之三足，缺一不可。於中，尤以人格修養，更形重要。因爲知識、技能，不過是一種工具，其本身無所謂善惡，禍福；決定知識、技能的善惡，予人以福以禍的，全視人的是否具有人格。換言之，我人如有悲天憫人之念，而期社會之革新，除知識，技能的學習外，最不可缺的是人格。我人爲淨化社會，事先宜從改善自己著手。把自己的欲望、氣質與性格改變了、征服了，具備善良而健全的人格，以此運用知識、技能，則無往而不利。

當今之青年，缺乏面對現實的勇氣，坐此山望着彼山高，空談主義，不務實際；一切行動完全出自偏激思想，衝動的情緒；以敵視態度，從事損己損人，擾亂羣衆的運動，甚至自暴自棄，自甘墮落，不顧一切的反叛。其結果，多破壞而少建設，成事不足，敗事有餘，這是十分可悲的現象。

總而言之，假如你真的關心社會，同情苦難同胞，而企圖改革社會，貢獻社會的話，從今天起，就應下定決心，腳踏實地的做學問、學技能、修品德。從知識、技能的充實、和品格的修養上做切實的工夫，始不使你的理想成爲幻夢，辜負己靈，浪費寶貴的生命力。當知能力愈大，成就愈鉅，其改革社會，服務人羣的本領也愈鉅大，其影響力也愈深遠。青年朋友們！歲月不待人，機會一縱即逝，爲個人幸福，社會進步與全人類的安寧，好好珍重吧！



住院記

——敬致 關心的師友們

▲ 會機

在我三十年的生命歷程上，這是第二次住院了。

佛說「人命無常在呼吸間」；今晚脫下鞋與襪，不知明朝穿不穿；風雲不測，禍福發生於旦夕間。此乃世間之真相，任何人也否認不了的。我不相信神意的操縱，命運的安排，也不以偶然無因論爲然；唯堅信：一切事物之起滅，都有它錯綜複雜的時空關係；意外事件的發生，與其說是運氣不佳，神的懲罰，毋寧說是因緣條件的合，更切合於實際；由於時間、地點、駕駛與行人的不小心等因素的湊合，促使我進入醫院，渡過三週的病人生活。

如今，我已安然地擺脫厄運，劫後餘生，憶起當時的情境，內心的感受，和住院的一段生活，使我難忘於懷；尤其是師友們的慈悲關注，醫院諸醫生的悉心療治，以及護士姑娘們的誠懇看護，都是令人感念不已的。

目前，經數週來的調養，傷勢已告痊愈。雖然久不執筆，思路壅塞，也得抖擻起精神，憑記憶所及，報導我住院的經過概況，用以告慰關心的諸師友、居士，并聊表我對諸位探訪者與看護者的一片誠摯的謝忱。

橫禍臨頭 有驚無險

那天——十一月十四日午後，單程的青山道上，車輛往返，絡繹不絕。我和我的摯友在巴士站候車，良久不見十六號車來；十四座小巴，一輛一輛的駛過，都是客滿的。看看鐘錶，時間不早，不能再耽擱下去，於是決定穿過馬路，走到柴灣角搭車。當我右腳才跨出馬路，一架電單車閃電般的衝過來，我隨即頹然倒地。在距離約二十呎遠的地方，一位騎士屹立在那兒，口裏不斷埋怨着：「行路怎不小心」？我無言以對，抱着鮮血直流的右腿，酸軟乏力，不能起身。約莫

經五分鐘，恰巧來了一輛救護車，救護人員見狀立刻下車，爲我裹好傷口，送荃灣戴麟趾健康院。在該院洗淨創傷，量過血壓，又把我扶上救護車，開往九龍廣華醫院，再次接受詳細檢查。在我想像中，這不過皮肉之傷，診斷後領取外傷藥水，即可平安返家。詎料經照X光後，醫護人員懸起底板，對着我說：你的腿骨斷了一根，需要住院留醫。真是晴天霹靂，就像宣判我死刑似的，心慌意亂，渾身震慄，憂惱萬分。祇聽伴友安慰道：事已如此，不必難過，萬緣放下，安心療養吧！

坐上扶輪椅，被推進電梯，送到八樓北室骨科病房，換過醫院制服後，護士姑娘遞給我一張住院開刀的卡片，囑我簽字。其時，百感交集，不安的情緒，哀愁、感傷、憂鬱……一股腦兒湧上心頭。素來身體羸弱的我，消化不良、神經衰弱，命根就像一棵枯萎的花木，那堪暴風雨的襲擊？動手術，流血是不能免的，到底我有多少血？萬一因失血過多而導致死亡，壯志未酬身先死，豈不抱憾於九泉之下？縱使幸運逃過「無常爺」的推殘，變成弱不禁風的人，寄生於世又有何用？假如傷勢痊癒，出院後成了跛子，如何弘道於四方？再則，就算沒有這些危險，住院開刀，經數月之久的調治，我的課業荒廢，事務延誤下來，一樣的使我擔憂……雖然明知煩惱無用，企圖抑制它，但心如亂絲，千頭萬緒，剪不斷，理還亂。

我爲什麼這樣「細胆」、「怕死」？人人皆有一死，凡有生者皆當死，有何值得駭怕的？然想起「人身難得」，「一失人身萬劫難」以及「死有重如泰山，死有輕如鴻毛」的名言，自付出家十餘年，一直不離學的崗位，德學無成，三寶宏恩未報，就這樣地與世長辭，「寶山歷盡空回首」，未來新生命又如何？我自知凡愚，無能爲佛教作偉大的貢獻，佛教對我之存在與否，實無

足輕重。但在聖教式微，僧才零落的景况下，自信這塊料子，不能做起棟樑，充當磚瓦，該是不成問題；一個責任感重的本色僧人，令其看守山門，對份內應做的事，定會竭盡所能，全心全力完成它的。何況許多師友們，寄予殷切的期望，督促我、鼓勵我，力游上進，建立自己，將來為佛教文化、教育工作，負起多少的責任。倘若放棄一切，推卸責任，不了了之，於心何安？學而不能致用，三十而夭折，無益於教，且死不得其所，留下「夭壽仔」，不得好死的惡名，何其可悲！

事實上，以上一連串的念頭，無非是「自體愛」的作祟，杞人憂天，自尋煩惱的想法。殊不知一個人生存的久暫，並不代表生命價值的貴賤；有情生命之流，如大海中無數的浪頭，幻起幻滅，在未解脫生死之前，唯有盡其在我，精進不懈，修善積德，為法為人，則死而無憾矣。

日落西山，病房燈光遍照，我瞑目沉思，久久不得安寧。驀地，彷彿如來覺音於耳際響起：看開點吧，生此娑婆世界，患難重重，缺陷處處，這祇不過是一次輕微的災難而已，何必庸人自擾呢……接着，走過來一位醫生，診查我傷口，用微笑的口吻說：你，斷了一條幼骨，不要緊，不必動手術，也用不着打石膏，休息幾天就可以出院了。我聽了這番話，若吞下了一顆安心丸似的身，身心泰然，萬念俱息。

師友關注 銘感五內

我因車禍而入院的消息，很迅速地傳出去了。師友們獲悉後，深表關切，紛紛地從遠道前來探望。僧伽會會長、諸董事、佛教書院校長、佛學系主任、佛學講師、藝術系教授，暨諸大德法師和多年老同學、同事、新朋友們，在我住院期間，特於百忙中前來慰問，而且還破費送鮮菓、

食品、現款、支票；甚至一些素少謀面的長輩們，也託人送禮，問訊致候。這般的師慈友愛，隆情厚誼，除至誠感激之餘，徒增我內心的愧疚和不安。

向來，我是內傾型的，缺乏外交長才，短於辭令，不善應酬，不諳逢迎，十餘年來的出家生活，一直是關閉自守，自修自學；抱着淡泊克己，隨緣利他的人生觀，過着平凡的日子。自愧形穢，不敢以大乘菩薩自許；雖有崇高理想，遠大抱負，無奈眼高手低，眼望藍空，身陷泥沼。估量自己，只好退思其次，「寧為真實聲聞，不作掛名菩薩。」經驗告訴我，許多利他心切之輩，年輕輕就出來弘揚佛教，主持道場，大行其菩薩道。其結果，宿植德本，慧根深厚，順利抵達彼岸者，固不乏其人；而道念未穩，德學不足，在名利雙收的陷阱下失足者，為數更多。此乃「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之謂也。

「未成佛先結人緣」，在原則上我是同意的，不過如專務於應酬交際，急急於為他，對我「而立」之年，似不相宜。所以，為充實德學，準備條件，培養利世的能力，我寧願接受孤高、傲骨之評，過着關閉的孤寂生活。這是對關心我、探望我的諸師友們，必須在此奉告的。

在佛教的團體裏，我沒有超卓的才智，沒有出眾的能力，年青德薄，是個默默無聞的人。對於佛教，我毫無表現，更談不上貢獻；對於人，一個初出茅廬的學子，涉世未深，不懂人情交往，當然無益於人。但是，在我的實際生活中，他們對我愛護備至，或予物質上的幫助，或予精神的鼓勵、慰藉。他們給我的著實太多了；我虧欠他們的也太多了。每想及此，我感到十分慚愧，我感到深深的不安。除了堅定信念，修養品格，增進學識，以備將來服務佛教，報答三寶鴻恩，對於師友關注之深情，我能奉還些什麼？

病人生活 并不寂寞

住院生活，對我而言，不算陌生，早在七八年前，我曾動過一次小手術，在醫院住了十天，當時情景，迄今尚依稀記得。同病相鄰者，都是生龍活虎的小伙子，活潑、愉快，上午開刀，下午起床；吃飯、大小便溺，一切都不必他人照料。醫院外科室，僅有一位醫官和一位醫務士，除病人互相看護，根本沒有護士服侍病人。我幾乎不知自己是病患者，住的地方就是醫院——這是我首次住院的感受。

這次來到廣華，起初三天確實很難捱，傷處腫脹，憂心如焚，吃飯、便溺、不離床一步，行動完全失去自由。不過為時甚短，第三日起，傷勢好轉，我獲得醫生的允許，可以起身，用木叉走路了。

骨科病房，患者有因車禍折斷腿骨，有因工作被機器碾碎手臂、手指，有因尋仇打鬥而負傷的。在我那間（男）病房，患者約四十人，年輕的竟佔去一半多。斷骨之症，復元遲緩，一般而言，需六星期，嚴重者則非三月不可。我入院時，他們有的已住百餘日，短者也有一旬之久，雖然傷勢未癒，多數可以起身，在病房四周散步、聊天，甚至部份患者，像手鐐腳鐐的罪人，被吊在鐵架上，動彈不得，他仍是不甘寂寞，有說有笑，似乎忘記身在病床之苦。平常時，吸烟（依規定是不准的）、散步、下軍棋、玩跳棋、閱讀報章雜誌，欣賞音樂，是他們的消遣。每當下午三時後，患者的家屬親友，如過江之鯽，絡繹而至，熱鬧非常，儼然把寂靜的醫院，造成臨時的街市。這現象也許只能在骨科室，在年輕人的身上找到吧！

同房的患者中，有幾位特別活躍，人緣甚佳

的「後生仔」。他們是「差佬」、「拳王」、「肥仔」、「林子」、「導遊仔」和「亞城」等。這些綽號是根據他們的體型、職業、負傷等的情形而命名的。「差佬」，在同室年輕病人中，資歷最深的一位，臥床吊架，越三月之久，兩腳未曾踩落地。我入院後第三天，他再次接受手術。他的為人達觀，幽默、風趣，樂於助人。每逢其他病人呻吟，需要幫助時，他會放腔高嚷「姑娘」，或「肥仔」、「拳王」前來，爲之服勞；「拳王」、「肥仔」在患者中，担起半個護士的工作，姑娘們譽其爲「好榜樣」，深受同房老少的讚賞和歡迎。至於「亞城」和「導遊仔」，一位吊在鐵架上，一位是左腳成條打了石膏，在此景況下，他倆仍然若無其事似地，聊天、戲弄、歡笑；高興起來，還拿着菓皮，葡萄子相擊作樂呢！總之，我看年輕的一羣，他們的生活中，不會有孤單、寂寞、無聊之感的。

白衣天使 服務優良

慈善醫院的護士，爲爭取「同工同酬」，要求加薪而示威的事件，至今記憶猶新。其時，輿論界對此支持者并不太多，理由是她們服務欠佳，虐待病人。所以有些人在報章不客氣加以評擊，并忠告她們謂：如希望加薪，宜先改善對病人態度，才是合乎情理。究竟醫護人員服務精神如何低劣，如何的不把病人看成病人，那時我未曾親歷，不知實情，不便置評，只是在內心中打個問號。

當我在檢驗室獲知需要留醫的消息，非常心傷、懊惱，恐在院受護士虐待，未嘗不是原因之一。香港地、廣東人，他（她）們多數視僧尼爲不祥之物，把「大師」曲解爲「大輸」。如賭錢、賭馬，見「光頭」的「大師」，非吐痰、臭罵一番不可，否則可能會倒霉輸光的。有些大巴、

小巴的司機，他們寧可空車，也不願載「大師」。（大師，原是極尊貴的稱呼，如國學大師，藝術大師；佛教高僧弘一大師，太虛大師等。）這種情形，我也親身遭遇過。據長輩們說，廣東人侮辱僧尼，二十年前更是司空見慣。這些年來，由於教育普及，知識水準提高，加以佛教大德的推動發揚，已漸爲社會人士所瞭解。所以廣東式的迷信、謬見，已畧有改正。但前代的遺毒，或多或少滲入今代人的血液裏，渺視僧人的心理仍不能盡免。在我的想像中，醫院裏的醫生、護士，十之八九是廣東人，他（她）們對出家人的觀感，可能會受傳統的影響。假如這推論不錯的話，我住院受罪的命運註定了。我是個自尊心特別強烈的人，我可以挺起脊樑來，面對現實的苦難，但對外來無理的凌辱，是難以忍受的。倘若他（她）們態度傲慢，無情揶揄，我會毫不遲疑，不顧一切的憤然申請出院。

然而，幸運得很，我方才的估計、預測、論斷，全然是謬誤無根的。醫生、護士們，不但沒有用輕蔑的冷眼待我，反而相當客氣的敬重我。在三週的醫院生活，爲究明一般輿論之虛實，我很留心地觀察醫護人員的一舉一動，如何對待病人？如何爲患者服務？是否如外界所指責的？結果，他（她）們給我的印象：各具高度的同情心，和刻苦、自制、犧牲的美德；做事認真負責，忠於職守，不敷衍、不推諉；態度誠懇，親切而容忍。是以，一般稱之爲人間「天使」，名符其實，受之無愧。

佛經說：「諸福田中，看病福田是第一福。」本着「人生以服務爲目的」之觀點而言，志願爲護士看顧病人，爲傷患者服務，確是一件頗有意義，「功德無量」之事。

這裏的護士，每天工作二十四小時，分三班輪流，晝夜服務。清早起身，整理病床內務，換洗床單，爲病臥不能起坐的患者洗臉；奉醫生之

指示，依時探體溫、量血壓、分配藥丸、打針、淨傷、口換藥物；替病人送尿壺、尿盆、擦身、手術前潔身工作。每天早晨跟從醫生巡房，填寫報表。遇到急症患者，如車禍重傷，尋仇相斬，她們更是忙得不可開交。

另外有一類負責「物理治療」的姑娘，她們是按時上班的，天天來院教導傷患，如何拿叉，如何起步，如何做深呼吸，伸縮筋骨和身體局部的運動。走路走了幾十年，如今要從頭學起，真是去老返童了。

以上這些「污糟辣撻」的差事，對於一般女孩子，尤其是那自小在父母呵護，嬌生慣養的小姐，多視爲卑賤；即使是自己親人好友，也不樂意侍候呢！但是她們不僅獻身於此，而且表現着敬業樂業的精神。有時她們遇到病人鬧情緒，無端端枉受呵斥、惱怒，而能不形於色，誠爲難能可貴。大概這是經過專門訓練、陶冶，千錘百鍊之後的工夫吧！

當然，一人做事難滿衆人意，醫院患者埋怨醫生、護士，嫌他們服務不夠認真、細心、週到的，我也有所見聞。不過，以少數的幾位醫生和姑娘，要顧及六七十位或更多的患者，求其美滿周全，委實是不可能的。

平心而論，同房病人對於醫護人員的服務態度，感到不滿者畢竟少之又少。我目睹着不少患者，當醫生檢查後，囑其出院時，他們流露着憂戚之貌；臨別，離情依依，煞像是告別溫暖家園的情景。還有的病人，原是不信教的，但爲博取醫生、護士的歡心，特在臺上堆滿基督的傳單，希望醫生看在同門之誼，讓他在院多留一段時間。由這些事實看來，他（她）們的對待病人，起碼是夠差強人意了。

記得有一晚，一位耶教護士來同我討論道理，談及此次負傷誰救了我，她即時把「上帝」請出來，勸我感恩信主。我毫不猶豫的答道：我的

知友、救護車、醫生和妳們這班姑娘，才是我心目中的「上帝」；離此事實，別無「救主」的存在。一個頂天立地，有大智能，可以征服自然，開闢新天地的人，為何不尊重自己，而要輕賤自己，小看自己，去仰慕那渺茫無稽的創造神？又為什麼硬要抹煞事實，把自己辛勞所獲得的一切榮耀，歸功於史無可徵的「主」呢？妳們才是病患真正的上帝呀！誠然，他（她）們那般為病人服務的熱情，忘我犧牲的精神，真令人由衷感佩。

上帝兒女 福音暢流

還有一項事實，給我印象相當深刻：上帝兒女，風雨無阻，為教犧牲的佈道精神，令我輩佛徒有望塵莫及之感。

我住院足足三週，參加了三次禮拜。「廣華團契」，每逢週日，聘請牧師或青年會友，來二樓演講室佈道，每次參加者數十人。當牧師講道、唱聖歌、作祈禱後，一遍又一遍，再三再四地用那激發宗教情緒，麻醉理智的言辭勸病人信教。當時，不論真信或是假信，抑為看在「姑娘」面上，盛情難却之故（「聽耶穌」是由護士帶班。）確有不少人舉手，而且填寫信徒登記卡，承認自己願為基督徒。

屢次曲終人散時，那位「講耶穌」的「福音」主持人，總是朝我這邊過來，持以認真態度，勸我歸信他們的主。我和他對話一番，覺得各人訓練不同，思想各異，不能契機，對他的盛意，只好婉拒了。

我讀過新舊約全書，也曾幾次參加他們的佈道會，但「緣起性空」的基本信念，根深蒂固，難以轉移。神是什麼？全知全能的造物主，人類末日的審判者。人人有罪，人人皆有一死，死後有審判；信者永生，不信者永火。為死後前途，

選擇快樂的天堂，來信耶穌吧！「人子來，為尋找、拯救失落的人」，「上帝愛世人」，神已給大家悔改的機會，（牧師說：「聽耶穌」的各位患者，因意外負傷，與其他不幸遭遇的降臨，便是神所給予的千載一時的良機；也即是神要在人的身上，顯示祂的大恩和大能。）何不好好把握？這一套神學邏輯，我不能接受，難以滿足我理性的需求。抱歉得很，我早已有了一「思想與行為之邪正、染淨、損益、善惡，決定一個人的前途」之定見；寧可自我奮發，開拓我的未來世界。我不稀罕升天堂，「與神同在」，做上帝的選民，對我缺乏吸引力。對於耶和華的崇拜者而言，或許這就是受撒旦的誘惑，迷却心竅，不認救主，不顧將來的前途，自甘「永火」的審判，受地獄劇苦的罪人吧？

除每星期日，教堂有人來傳道，作禮拜，平時常有老太婆，修女來院派發傳單。我抱著「已知彼」的求知心，閱讀了一本「師主篇」，「給信仰追尋者」，「辨惑集」，「妙貞十問」和十幾種傳單。可惜，讀後與我先前所認識的神，仍是老模樣，引不起我對祂的信心；對於宇宙人生問題的探索，對我也沒有增加什麼。只是對於上帝兒女，為教忘我，善於把握機會，利用環境，盛傳福音的精神，深受感動！看看他人，想想自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佛教圓正精深的教理，與無我利世的大行，那一點不如人？我們該如何精進，急起直追，負起我們的職責，完成神聖使命！

傷勢痊癒 告別廣華

人生是一團純大苦聚集，三苦、八苦、無量諸苦，乃人間最現實不過的。衰老、疾病、死亡，在醫院裏，無日無之。車禍、殘殺等，種種慘狀，令人不忍卒睹。醫生、護士終年與病死者為

伍，感覺器官已近於麻木，只是在他（她）們的責任上，本人道的立場，盡其可能地減少傷患的苦痛，挽救殘喘的生命，就算完成任務了。

骨頭斷了一根，原不值得驚懼、慌張；比起其他斷大骨、手臂，鋸掉一條腿，簡直是小巫見大巫，微不足道。只因我童真入道，少歷風險，才覺嚴重、恐惶。按常例，像我這類的微傷，約十日即可出院。但不知是否我體質差，生長力弱之故，復元較常人緩慢得多。

廣華醫院，東華三院之一，乃社會慈善機構，以歷史悠久，成績優異，現在醫院經費除社會仁翁善長，慷慨解囊，和一般小市民，隨力捐助外，多半由香港政府津貼。凡遇意外負傷，和一切急症，送廣華的，為數甚多。所以骨科病房，供不應求，原定床位，往往不敷應用，還得另加帆布床（尼龍）。因此之故，有些不太緊要的傷患，稍見好轉，醫生即請他返家休息。

我因山居路遙，交通不便，醫生特准我在院多休養幾天。不過，老實說，那段日子，內心很是不自在。原因不是別的：一、醫院床位不足，我佔去一席，致使後來者睡帆布床；二、要那素昧平生，與自己毫無緣故的姑娘來服侍，覺得難為情；三、應做的學課、工作停頓，責任感的譴責，殊為不安。日子一天天的過去，我走路已由拿木叉改用拐杖，出院的時候到了。以是通知同住友人，來院辦理出院手續，結束了三週的醫院生活。

無常世間，生老病死，乃人生之大患。然生不足喜，死無足悲；衰老必將來臨。唯貧病交困，孤獨無援，乃人間最悲慘的現實。因之，施藥濟貧，為病患者服務，實為人生最有意義之善舉。別了！廣華——「苦海慈航」，患者之「救主」，我謹以心香禱祝，并致崇高而懇切的謝意。

一九七二、十二、十二於弘法精舍

祝賀佛教施診所的分所成立

演 培

——於新加坡佛教施診所第一分所開幕禮上講——

新加坡佛教施診所，自於一九六九年冬創辦以來，不知不覺已滿三年，在這短短的三年中，「統計就醫人數，已逾八萬餘名」，可謂成績相當可觀，因而博得社會人士的一致讚譽，更得到就醫貧病人民的交相稱道！

主持其事的大德法師，不以此成就為滿足，爲了擴大照顧一般缺乏資力的貧病人民，茲更創辦第一分所於印度士路，其慈念貧病人民的悲願，吾人於隨喜讚善之餘，不能不說這是真正在實踐菩薩救人救世的精神！

「健康的身體爲人生的最大資本」，這已爲現代人所體驗到的一句名言。因爲，生存在這世間的吾人，不論是爲個己的修身養性，不論是爲廣大的人羣服勞，都要有健康的身體方行，假定身體不聽指揮，你縱有心做有益人羣社會的事，亦將感到力不從心！

不特如此，維持安定的社會，建立強大的國家，亦有賴於各個人民的體魄健壯，一個國家的人民，如體健有了問題，要想建立一個剛強勇猛的國家，高度表現充滿活力的社會，不免有所困難。是以現代世界各國，沒有不注意其人民的體健增強！

當知人的生命是最寶貴的，生命的價值勝過任何有形的財富，因爲有了人的生命，才能創造世間一切，所以吾人對於自己的體健，不能不予以密切的注意。如果體健而無疾病，不但免除自己的病苦，亦可減輕家庭、社會以及國家的種種負擔。

不過話說回來，人類有史以來，不論什麼時代，病總是與人結了不解之緣，沒有那個時代，可說沒有人病的，而且從事實觀察，社會愈進步，生活愈緊張，病患，特別是像高血壓及心臟病患者愈多，尤其是到了近代

，所謂癌的絕症，更不知奪去了多少寶貴生命！

病患既是人生必不可免的，是則當疾病到來時，對之應取怎樣態度？自然只有就醫一途。不管什麼病，只要肯得立即就醫，只要知道怎樣用藥，只要予以適當調理，只要處置不致錯誤，不但不會發生生命的危險，而且絕對可以戰勝病魔的侵襲。

疾病當然是以預防爲主，但有輕微的病來襲時，應該及早治療，一點疏忽不得，以免因小病而陷於無法治療的絕境。佛教施診所的施設，是爲實現解除人類病苦的願望，所以不但設備相當的完善，而且每位醫師，都能將病人的痛苦看成是自己的痛苦，予以悉心診治。

佛教施診所爲貧病者的服勞，誰都知道是中醫中藥，但這是中國祖先們發現並肯定了醫藥性能，遠在四五千年以前，即已有了相當的成就，儘管時代有了飛躍的進步，但中醫中藥治療疾病的可靠性，我們不特不可抹煞，而且還應對他生起高度的信心。

舉事實說：台灣高僧印順論師，今年一度病得相當嚴重，曾請台北所有高明的西醫爲之會診，一致認爲他沒有什麼病，同時又說生命相當的危險，沒有什麼特效藥可以醫治，這自然使人感到萬分的失望和不安，我得到這樣一個不幸的消息，自亦同樣的覺得不舒服！

可是正在羣（西）醫束手無策之際，特有一位從不掛牌行醫的張仲文中醫師，到山上去見印順論師，並且自動的要爲論師治病，經他把脈以後，肯定的說這病無大碍，保證百分之百的可以治好，最初大家對這並沒有怎樣的信心，特別對西醫有好感的更是如此。

但是奇跡竟然出現，照張醫師所開藥方服了一劑藥，病情立刻有了轉機，原來汗流不止的，服了藥後不再流汗，原來晚上不能安睡的，服了藥後可以酣睡，原來不能受用飲食的，服了藥後可以進食，原來四肢無力的，服了藥後氣力漸充，到了現在差不多已全康復！

本於這一事實，可以證知中醫中藥，決不如西化論者所說那樣的一無是處，而是確有它的有利病人的效能，並且從古到今，中醫中藥，不知醫好了多少人，救活了無數寶貴生命，這不是我現在有意作這樣的強調，而是有歷史事實可為證明的。

如有人說：在我國「到了春秋戰國時期，扁鵲是一個最傑出，最有代表性的醫學家。他的醫學論據，是合乎科學性的，有很多極其值得重視的記述；他醫好了許多別人沒法醫好的病症，不僅受到當時人們的普遍讚揚，直到今天人們還以扁鵲重生的話來稱頌高明的醫生」。

主席宏船法師致詞

陳政務次長，各位長老，各位嘉賓善友，今天是佛教施診所慶祝成立第三週年大會暨舉行第一分所開幕典禮，荷蒙 陳次長躬臨主持剪綵，列位嘉賓贊助人大德到會觀禮，至感榮幸。

三年前，本施診所同人，感覺我國雖然處在工商各業蓬勃發展，經濟逐步進入繁榮，社會亦比較東南亞各國安定，可是一部份人民生活仍有不大美滿的情形存在，因此，一般貧戶人家時常要賴社會福利機構之照顧，其中尤以貧病人士更需要接受援助。

吾人覺得援助貧病人民，對他們贈醫施藥是吾人應盡的義務，亦是吾輩佛教徒尊崇教主聖訓，而作福利人羣之實踐。佛陀訓示之六度萬行教義，特別指出以布施為第一。因為佈施有消除人心慳貪之殊勝功德，如果把它領域擴大起來，更積極可發揮出犧牲的大無畏精神。

本施診所成立以來，得到眾位贊助人及各界熱心善士支持，已經度過

可見只要是個高明的醫生，不論中醫西醫，都可為人治好病的，所以不能為人把病治好，問題不在中醫西醫，而在醫生高不高明，如果遇到庸醫，中醫固然會送掉你的性命，西醫亦同樣的是會犧牲你的生命，所以我們對於中國數千年來發展而成的醫藥，不可有所輕視！

現代醫藥的進步發展，對很多病的醫治，雖說已沒問題，但仍以不病為最理想，要想保持身體健康，不為疾病之所摧殘，最要緊的一點，我以為對於生活方式，應特別的加以注意，因為生活方式，對健康的關係，的確是很大的，假定生活不加檢點，會摧殘自己健康的。如果日常的生活正常，不但不會受到疾病的侵襲，就是受到病魔的纏擾，亦能向病魔展開抗爭，不致為病魔擊倒；萬一病魔來糾纏你，請早到佛教施診所來治療，當可很快恢復健康！

* * *

三載。就醫療成績方面來講，頗得各階層人士之好評，再根據實際上數字之統計，每月就診人數，則是很顯著的逐漸增加。在這種趨勢鼓勵之下，於是董事部同人，認為有需要增設分所以擴充服務範圍，而達到普遍利益社會大眾的目的。

數月以來，幸蒙陳次長之指導與扶助，使本所物色到此印度士路第十七座五一九號，適合作為治療貧病人民服務中心地點，來創設佛教施診所第一分所。

本施診所連年在各位董事職員，各位醫師大德，犧牲精神，通力合作，克服困難，推誠盡職服務，以達到消除一般民衆疾病痛苦，使他們迅速恢復康強體力，輔助國家建設繁榮，希望各位醫師，列位董事職員，今後努力循此大道邁進，希望列位贊助人大德繼續鼎力支持。

最後恭祝諸位大德健康進步，事業成功！

新

與

舊

三慧

倘使對於事物構成的本質，能具體、透徹而深入地認識、去理解，則不難發覺有個必然且顯明的通性，即：一切同是經由因緣假合，而存在而現起；亦由因緣的離散，而歸滅壞。有情界的生老病死，宇宙界的成住壞空，均逃不了緣聚緣散，幻起幻滅的理則。聚以散為因，散以聚為果，如環之無端，綿延不斷，何者始，何者終？孰為新，孰為舊？莫須爭論是非，此乃事物形成的原則，若摒棄私我的主觀，根本無所謂新與舊的分野！

只要是人，或多或少總有些許分別心，有此分別心，則招來許多莫須有的煩惱，人們便為這些煩惱所困，而弄得滿地荆棘，身心不寧。家庭的，社會的，世界的一切問題，亦莫不因此而起。新與舊是私我主觀所形成的意象，這個意象被束縛於某個固定時間與空間，而形成新舊、美醜、好惡，是非之概念，宛如一縷紗線，未給標示之前，那有前後名目？名目乃是對於繁複事物，為易於辨識而方便巧立的假名。既立有此名目，則新與舊何者是好，此疑難古今一直被爭論着，尤以近代民八五四運動，白話文學與古典文學爭執得最為激烈，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畢竟孰是孰非，二者唯置於現實中始有其價值定論。

世上沒有絕對完善的事物，有其利必有其弊，有其弊亦有其利，新與舊亦然。以知識而言，新的知識有些固然值得去模倣、去學習，但舊有的也未必全是草芥、廢物。所以，我們不可厚此薄彼，完全擯棄舊有而致力於新的，自然也不該墨守成規，視新起的為洪水猛虎。最適宜的，乃是以舊有的為基石，為本體；而以新的為結構，為實用，如此理事處世方為上乘！

綜合言之，新的有其功用與價值，未嘗不可學習接納；舊的，有其不符現在的弊端之一面，可以大刀濶斧之勢來改革，無須因循於傳統的積習固疾。故新與舊二者實有相輔相成，而相得益彰之妙用，如果有人問，新與舊？孰佳？當答以：筆心和筆桿，何者為重要？



為烟霧所掩蓋，失去可愛的
新綠，兩碼外的人也變得模
糊不清。

下車後，沿着石級登上
的水銀燈，也提早大放光明，可是光線透不過濃密的霧，就像米粒的珠
一樣，暗淡無光。

平日越空而過的噴射機消失了，對外交通的巨輪祇好在浮泡邊發呆，霧斬斷一切對外的交通，而陸上車輛也正在小心翼翼地行駛，以免意外。雖然現在已進入太空時代，人類對大或小的自然災害，都感到束手無策，這樣不啻是個極大的諷刺，也說明人在宇宙中仍然是處於「受害者」的地位。

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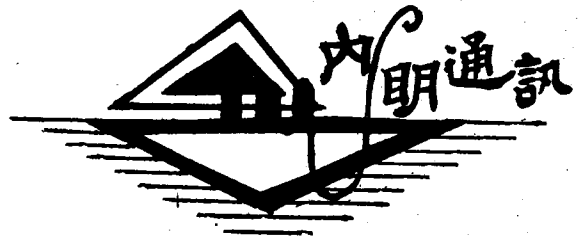
平台，祇見濃霧紛紛向脚下
滾來，彷彿在騰雲駕霧，置
身於九霄之中，從上背滾下
來的濃霧，霎時把醫院的建
築物吞噬了。平時入黑才亮

二月中，某日，下午三時左右，天氣乍暖還寒，
我乘車到瑪麗醫院上班。

當車轉到蒲飛路附近，遙望對海的青山，已蒙上了薄薄的輕紗，海中寄碇的洋輪也逐漸在隱沒中，但是海上的動靜仍然隱約可辨。回顧路旁的榕樹，更顯得青葱可愛。車轉了兩個彎，對海的島嶼已變成了一片灰濛濛，而停泊中的巨輪也消失於烟雨之中。樹的
葉子已



■ 韓堯森



德澤，殊以為感。頌頌
法樂

教末黃公偉合十敬上

十一、卅

二、胡慧千居士致編者函

編輯大德鈞鑒：

高興得很，眼見敝文「滿天星斗的晚上」登入貴刊，尤其，眼見大德的親筆鼓勵信。這些，於一初涉佛學的青年是何其感奮，自然可知。謝謝您！

我的差勁處是：不精進。這段時期，甚且懷疑「法寶」的價值，尤其，小說，散文在佛教內處的角色，深感其渺不受視，故日疏於創作，直至見到貴刊頗有提倡「文藝佛學」之勢，才引發

投遞「滿」文之念！

貴刊朝氣蓬勃的氣象頗濃，與近世知識學府相契，後學有感於「讀者文摘」之成功，因之，想提個小意見，即是：「在嚴正文章旁，安插幽默短文。在大塊文章角，編些輕鬆而不失意義之小品文」，此頗有綠葉托牡丹之效，且由於「文字少」，可讓某些忙碌於工作者匆匆一翻，匆匆一瞥，多少有個受用。

附上兩篇，均是舊作，均針對此建議而發，未知你以為河？謝謝您。

謹此

敬祝

道安！

後學胡慧千合十

十二、廿五

一、黃公偉教授致洗塵法師函

洗塵大法師慧鑒：頃接

貴刊「內明」第八期，精美充實，堪稱佛教第一流刊物，欽佩無似。不佞近二十年中，濫竽教育，十年來任教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並在私立輔仁大學哲學系主講「宋明理學」一科目外，又開講「佛學研究」（研究所），「佛學概要」（本科）。忝為佛法之弘揚，畧盡綿力。六年前拙作「佛學原理通釋」，流通海內外，今已告罄。故於今歲新出「中國佛教思想傳統史」（三百頁松山寺八月版）及「印度佛教思想體系論史」（五五〇頁，台北商務印書館十二月版），除後者尚待發行外，茲寄上拙稿一篇，並新作一冊，至祈惠予教正，如港方需此兩書，可直向各該出版所洽購。

不佞教書至忙，前曾為「獅子吼」月刊執筆數年，近已停頓，此文亦成於既忙且病之年，然為答贈刊厚意，姑勉成篇。不遺在遠，承被法雨

三、竺摩法師致洗塵法師函

洗塵法師

手書多日

以此忙務，未暇作畫

二

檢定稿對字連三四頓，或不掉作

貴刊封底亦有，仍希酌奪

貴刊近兩期未見它可素，請為刊定一

份，刊者容便奉上，盼改

化

竺摩法師 壬午年冬月

四、洗塵法師覆竺摩法師函

竺摩法師慧鑒：

來示敬領，承惠賜書畫各兩幅，當於是期內明，以「書畫欣賞」為題，製版刊登。尊作脫俗、莊嚴、雄偉，確令本刊增光生色不少，銘感何似！

法師所缺兩期，已用航郵奉上；第九期亦於八日午後寄出。內明自創刊以來，荷蒙各方大德的熱心護持，或撰述鴻文，或予精神的鼓勵，或予編校業務的指導，乃得如期出版，這是同人衷心感激的。惟不知是郵政之誤，抑為其他人作怪，時接作者、讀者來函訴稱久未接本刊。其故何在？無從追查！記得於每期寄發前，均特別留意寄發事宜，囑負責人萬勿漏失，尤其是作者及名法師。

事實上，任何一份刊物問世，無不希望廣大羣衆知道它的存在，更歡迎更多讀者來閱讀它。當每期出刊後，總是即刻寄出，期待它能夠迅速地到達作者、讀者的手裏。然屢為郵政之誤，至未能如期寄達。這是令人感到遺憾，而需請各方大德諒察的。

在今日佛教界，出版一份刊物，實在是難題多多，編輯稿源問題、會計部經濟問題，印刷廠排印問題、乃至發行部郵寄等等問題，在在困擾着我們。這些問題無時不在腦海中盤旋着，冀以最有效的辦法，發展佛教文化之使命，臻於佛光普照、人間淨土之最高理想。

政府津貼的妙法寺英文中學，刻已開始動工；佛教書院第二期建校工程，亦正在緊鑼密鼓的籌備中，雜務紛繁，餘不多叙。尚祈不吝賜教是幸。

專此敬覆

順頌

道安

後學洗塵作禮

十二月廿日

五、胡信田居士致洗塵法師

洗公吾師尊前：請

寬諒弟子不會寫小毛筆字，同時也沒有此項設備，故暫以「簽名筆」代替。

上月廿七日手諭，本（十二）月四日早拜讀，反覆讀了多遍，悉師身體健康，自當遵照師命趨向「人生正途，為共同理想目標而邁進！」弟子之信「蠶」稿，師玉照一一收到，見信頗表歡喜。

雖然弟子與敝處各人「理想目標」不同，但在人類的關懷上並無二致，五日晨趨見校長梅可望博士，述及吾師命我去港深造德意相告，梅校長賜我鋼筆一枝，願担赴港旅費，三總院于統魁主任亦願助旅費。生一一婉拒，好落個清淨，把全副精神孝敬師恩。

弟子向三五知己言過，明春去港一事，是否言之過早？「內明」五期剃度大會的時代意義，師云：「香港佛教界僧伽聯合會會長 洗塵法師」云，執筆人行文用意沒有與師打成一片，故師

之氣勢反被筆者弄巧成拙，昔六祖壇經已犯此病，惹起後世一胡適考據家攻擊的口舌，說壇經是神會假造的。前車可鑑，師宜三覆斯言，以杜弊端，弟子思之再三，此與先天的稟賦，後天的磨煉有關，弟子恒見出身相當的人，行文治事，小氣氣者也。

師身肥又稍有糖病，宜少吃油物，宜以自然之風保身不可多用電扇，宜多吃蘋果，蘿蔔（帶皮）蘋果營養，蘿蔔通氣，兩餐宜在七成為當。師以「自重而後人尊」乙語教我，自當遵循。近來仍讀法華，他日聞師解說，何其樂也。敬祝法樂 弟子信田拜上 民六一，二十夕。

六、清度法師致洗塵法師函

洗塵大法師道鑒：

恭祝迎年萬事如意。來函敬悉。關於賀集事煩瀆清神至為惶悚，該事自應待其大學畢業再議，並且大學如無必要不必遷就任用。

貴大學成為部准成立之有史以來第一家佛教大學，此間中外人士聞及莫不歎為稀有。日本和大陸建交後，全日本佛教會請我講演數次。現已促動其按照敝之建議和中國佛教會維持已往友好，並加強交流。度會一再奉函 白聖長老，悟一，道安各法師。

韓國能嘉法師在東京，日昨讓我替他翻譯信件寄給你，即祝貴大學發展無量，光明遍照。內明月刊，日見進步，日本學術界甚重視。

清度和南 季冬夜燈下



教界簡訊

耗資千萬工程鉅大

妙法寺建萬佛寶殿

內明書院畢業禮韋能信發證書 另建劉金龍中學明年落成啓用

(本刊訊)新界藍地妙法寺內明書院於十二月二日假該院大禮堂舉行英文中學部第四屆畢業典禮，由該院董事長兼校監釋洗塵大法師，校長鄧潤棠主持，特請元朗理民府長官韋能信頒發證書，韋能信夫人頒發各項獎品。出席觀禮者有該院董事釋金山、釋敏智、呂重德暨官紳名流，教育先進，佛教領袖，護法善信等千餘人。

典禮儀式由下午二時開始，按照佛教禮儀行禮如儀後，首由校監釋洗塵大法師致開會辭，將該院創設之經過及當年筆路藍縷之情形，闡述至為詳盡，並對畢業同學諸多勗勉。法師口若懸河，辯才無礙，聽者無不動容。繼由韋能信長官致訓詞，鄧潤棠院長報告校務，末由韋長官頒發畢業證書，韋夫人頒授各項獎品。會後並設茶點招待嘉賓，至五時許，賓主盡歡而散。

該院創設已有十年歷史。校監洗塵法師及其副手金山法師不顧艱辛，悉心策劃，經過長時期刻苦奮鬥，慘淡經營，由一所簡陋的學校，已發

展成爲擁有千餘名學生的著名學府。該院純爲不牟利性質，以佛教慈悲救世精神，協助清寒家庭解決升學問題。由於收費低廉，管教嚴格，師資優良，環境幽靜，深獲一般家長之信賴及教育當局之器重。是以該院早在數年前已蒙當局批准建立另一間包括預科在內的津貼中學——內明劉金龍中學。現正由鴻基建業公司興工建築，地基經已完成，今開始建築上蓋，預計明年暑假即可全部落成啓用。同時，該新校右側亦正在興築一座巍峩的妙法寺萬佛寶殿，總共耗資一千萬元，實爲佛教歷史上罕有之巨大工程。不久將來，該處定可成爲港九佛教中心及教育中心云。

是日到賀嘉賓計有：寶燈、敏智、金山、旭明、智梵、暢懷、了一、靈真、聖禾、慧明、見仁。

韋能信伉儷、甄偉權、呂重德、沈馬瑞英、江瑞雲、林少彬、陳覺慧、陳覺化、陳寬屏、梁志如、周美琦、周美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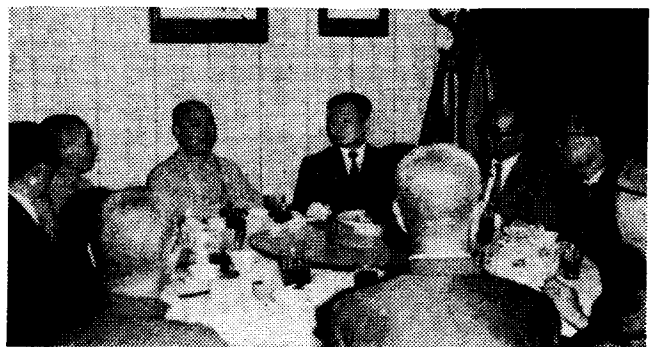
荃灣虛雲紀念堂啓禪七 前南華寺復仁和尙主七

(本刊訊)荃灣芙蓉山虛雲老和尚紀念堂，護法龍象施剛巽老居士及同人等，由十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五)農曆十一月十七日開始，恭請前曹溪南華寺復仁老和尚主七，聖一法師任維那，啓建一連兩個禪七，共十四天圓滿。(原定由十六日起改爲十七日因十七乃阿彌陀佛聖誕)此次禪七機緣難得，因老和尚已近百秩高齡，久經遯跡山門，謝絕塵勞，決不再度參加打禪七矣，今由護法施剛巽老居士，極力苦求請復公作最後一次出任主七，遂得復公允許，而聖一法師於此次啓建之兩個禪七，機緣殊勝，各方愛好參悟禪理人士，前來共修者甚衆云。

國府立法委員董正之居士 歡 讌 愛 國 僧 人 洗 塵 法 師

(本 刊 台 北 訊)由 立法 委員 董正 之居士 暨盧宗 濂居士 趙茂 林居士 聯名於 十一月 二十九 日在台 北香積

小厨歡讌返國祝壽之愛國僧人洗塵法師。並邀請僑務委員長毛松年先生，教育部政務次長朱滙森先生，教育部常務次長梁尙勇先生，韓委員暨淨空法師等作陪。席間各位長官居士，均對洗塵法師所創辦，經已獲教部批准立案之「能仁學院」情況，垂問至詳，愛護有加。咸



歡 讌 之 情 形



歡 讌 後 合 影

認此所中國佛教史上之首間佛教大學，將在洗塵法師領導之下，培育英才，造福僑地同胞，其貢獻國家民族之功績必偉，為佛教打開復興之途徑云。

大澳門湛山寺建安老院

獎券基金暨馬會助建費

(本刊訊)西貢清水灣道大澳門將興建一所安老院，安置無依老人，使他們有安居之所。該院名慈德安老院，由湛山寺主辦，可供一百名男女老人入住，不論宗教及種族。

院內除置有宿舍及康樂設備外，並設有醫療室，以照顧老人健康。

政府獎券基金已同意撥出二十萬元資助該安老院之建築費用。現時估計建築費用共需七十三萬元。餘獎券基金撥款外，餘數由私人及賽馬會捐助。

湛山寺發言人稱，安老院啟用後，將採取開明之管理方法，務求使老人不致有被困或與外界斷絕接觸之感覺。

(又訊)該寺定十二月二十日(陰曆十一月十七日阿彌陀佛誕)起，啓建三日念佛法會，以祈禱社會安寧，大眾康樂。法會定佛誕之夕，設放瑜伽餞口一堂，歡迎教內外人士隨喜，共植勝恩。湛山寺除宣揚佛法外，並從事社會福利工作，現正積極籌建安老院。不久之前，經獲政府獎券基金委員會撥助二十萬元；惟以建築藍圖須候工務局批准，至多月來工程無法施展。目前該寺負責人亟盼當局核辦。俾能立即動工。

港督夫人訪問

佛教寶靜安老院

(本刊訊)港督麥理浩爵士夫人，十二月四日以香港公益金會長身份，驅車前往新界粉嶺佛教寶靜安老院訪問，並關懷各高齡住院老婦生活情況，垂詢甚詳。

香港公益金執行委員會主席祈德尊爵士，當然委員馬力遜，社會福利署高級官員亦陪同港督夫人訪問，院長覺光法師及何善衡夫人等與近百名老婦，上午十時，列隊在院前迎迓。

這一間寶靜安老院，建立於一九六六年，由當局及各方熱心人士資助始抵於成，經費來源除仰靠社會福利署外，並獲熱心人士幫助的，何東爵士基金會亦有很大撥助，而香港公益金會，每年亦撥出港幣六萬元給該院作為經常費開銷。

寶靜安老院現時只能收容無依無靠的老婦一百二十五人，但將來會計劃擴建院舍，政府方面已撥出院側一幅官地作為新院舍地盤，將來擴建完成後，可收容更多無依老人，目前該院只收女性，男性老人，還未準備收容。

現時留院的老婦，年齡最高者已達九十六歲，年輕的也有七十五歲，他們每天吃素三餐，一粥兩飯，據覺光法師說：老年人吃素，對腸胃及健康都有好處，事實上，素菜亦含有豐富營養的。

老人們日中無事，可隨意在院內閒坐遊憩，而該院所在地為一處低坵，位於粉嶺火車站旁對上不遠，此處有大自然叢林，依山而植，加以人工廣種，鳥語花香，堪稱為頤養天年的好所在，不少老婦，皆為篤信佛教，所以早晚可作佛事，唸誦經文。

而院內設有醫療部，如遇嚴重病況，則送往上水的佛教醫院治理，待至百年歸老，院方並負責辦理其身後事，這便是符合院方「生養死葬」的宗旨。

港督夫人在垂詢若干老婦後，並參觀該院院舍，佛堂一匝，畧進素點後始離去。

寶覺女子職校畢業禮

梅貽寶博士勉諸生「學無止境」

(本刊訊)已故何東爵士夫人張蓮覺居士所創辦之寶覺女子職業中學，十二月四日下午四時半在該校禮堂舉行一九七一年度畢業典禮，由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院長梅貽寶博士伉儷主禮。

典禮中由主席何善衡董事致開會詞，據稱：梅貽寶博士是一位著名的學者，現任本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院長，道德文章，人所共仰，今天撥冗駕臨，為各同學致訓詞，豈祇本校之光，相信各同學亦將獲益不少。梅夫人一同前來，為本校頒發文憑及獎品，尤為榮幸之至。謹代表本校同人，再向梅博士伉儷敬致謝忱。關於本校的概況，將由覺岸校長詳為報導。

繼由校長釋覺岸報告校務，她說：本校由中一至中五共十班，日校小學十二班(中小學均全日制)，夜校小學三班，分校全部小學，分上下午班，學生人數每年遞增，本年已增至二十四班，正分校學生人數共一千七百六十六人。

本屆畢業生：中五第八屆共四十五人，全部參加中文中學會考，成績共二十五個良；日校小六共五十四人，除六名因超齡不能參加升中會考

外，四十八名全部參加，四十六名有學位派出；夜校小六十九人，參加本校畢業試，全部合格；分校小六一百四十二人，八十九人參加升中試，三十名有學位派出。

釋覺岸校長又說：正校中學及小學之課室，因學生增加迅速已經不敷應用，現在正進行計劃擴建，祇要工務局批准便立刻進行。

夜校方面從前有十一間課室，現因本港教育的進步，官小學位充足，本校夜小學的學生愈來愈少，這是一個好現象，故本校夜小學在九月開始結束，所有現在就讀夜小學的學生都轉讀日校。最後她以該校的校訓「慈悲博愛」四字勉勵學生。

主禮人梅貽寶博士致詞，大意謂：中學與小學為求學的兩個不同階段，所謂「學無止境」，

如果各位對求學有興趣，可以繼續升學，甚至將來大學畢業，仍然可以作各種研究，現在來講，還有很遠的路程，相信各位師長已經給各位有良好的指導，不用我來多講。

詞畢，由梅貽寶夫人頒發畢業證書及學生各項成績優異獎品後，分別由中四同學贈言，畢業生致答詞，學生代表致送梅貽寶夫人紀念品，畢業生呈獻紀念品，典禮在誦佛號及唱校歌後完成。繼而舉行餘興及茶會招待嘉賓。

參加典禮者有：梅貽寶博士伉儷、明常老和尚、梁剛教育官、羅文錦爵士夫人、何善衡董事、劉鎮國董事、黃允啟董事、何勉君董事、梁秉憲董事、何婉彬、何鴻毅夫婦、孫寶元校長、啟生法師以及佛教界人士、佛敎學校首長代表、與該校員生千餘人。

佛敎診療所分所揭幕

陳志成讚揚佛敎徒

為人民作保健服務

崇高博愛的精神值得發揚光大

宏船法師談贈醫施藥應盡義務

（本刊星加坡十七日訊）社會事務部高級次長陳志成，今日為佛敎施診所舉行慶祝成立三週年紀念暨印度士路第一分所成立主持開幕典禮。他致詞稱讚佛家的設立施診所為人民提供保健服務，以實際行動參加社會人羣的工作。這都證明了星加坡社會不乏有社會責任感與公德心的人羣。

佛敎施診所第一分所開幕禮，於下午二時舉



寶覺日、夜及分校舉行畢業典禮，在寶覺學校內舉行。（上）主席何善衡致詞。（中）校長覺岸報告校務。（下）梅貽寶博士致訓詞。

行。人民協會女子鳳笛應邀到場奏樂，菩提、彌陀、女子佛教學院三校學生合唱讚頌佛法僧三寶歌，到會參加典禮者有各社團代表，佛教諸山長老，各寺院菴堂佛教團體教友等，濟濟一堂，爲况極盛。

主席宏船法師講話時說，贈醫施藥是吾人應盡的義務，也是吾輩佛教徒遵崇教主聖訓，而作福利人羣之實踐。

秘書常凱法師報告增設分所經過情形及關於三年來贈醫施藥概況。演講者有演培法師，分所主席黃光明分贈錦旗給到場服務之團體，最後由大會副主席蔡普中致謝詞，禮畢舉行茶叙。

社會事務部次長陳志成說：

我很有機會出席貴施診所之週年紀念及分所開幕盛典深感榮幸與愉快，對於貴所在這些年來爲人羣施樂贈藥的善舉，我人深表敬佩，作爲一個宗教團體，這種提倡爲人類服務的崇高博愛精神是值得我們去發揚光大的。

佛家的提倡以「善」爲本位，正好說明了人類社會是在追求一個美好的良善社會，如果人類社會缺乏了互助友愛的精神，那將不會有今日的文明社會。隨着社會的不斷發展，繁榮與進步，人與人之間便產生了許多錯綜複雜的問題，各種弊病與陋習便也隨環境之變遷應運而生。西方高度文明社會之產生「喜痞士」作風，不但影響了他們國家的優良傳統素質，並造成了國家生產力，社會風氣的嚴重破壞。逃避現實，追求個人的物質享受，不思上進頹廢思想正足以毀滅整個國家社會。新加坡是一個以人力資源爲主的工商業社會，我們絕不能讓這種歪風在我國滋長下去。好在我們的社會大不乏有社會責任感與公德心的人羣，他們都能挺身而出，以服務社會的精神積

極參與建設社會的工作。有如貴社施診所的爲鄰黎提供的醫藥服務。

佛教是可以導致人的信念趨向於善的方面，我們高興地看到佛家的設立施診所爲人民提供保健的工作，這是他們積極以實際行動參與服務社會人羣的例證。在我國，人民的保健工作可說是受到了雙層的保障，一方面政府爲人民提供廉宜而完善的醫藥服務，另一方面民間也提供了以中醫藥爲主的服務。所以生活在我國土地上的人民應該是幸福的。我們有一個高度衛生清潔的花園城市，有行政效率高的廉潔政府，有自發性的善長仁翁及互助友愛的人羣，如果我們有機會到鄰國去了解一下當地的生活情形，相信大家一定更熱愛新加坡。

我很高興地在此宣佈佛教施診所第一分所的正式開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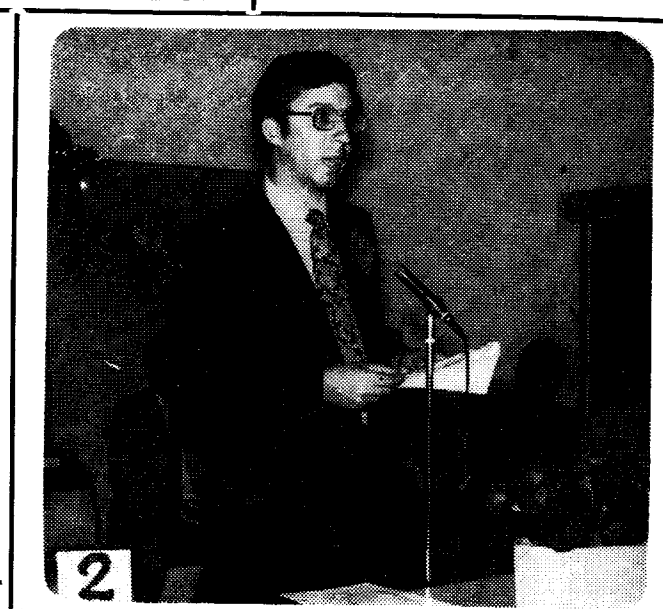
又該所秘書常凱法師報告三年來贈醫施藥稱：贈醫施藥，是世間無上福田，佛陀於經中常說：八福田中，看病爲第一福田。看病：包括了施藥、贈藥，看護病人，解除疾病的痛苦。佛教弟子，對貧窮者要憐憫，給予他們所需。人在貧病交迫，最苦莫甚，新加坡佛教施診所的成立，正好有了這麼一個方便佛弟子及社會人士發揮同情心，培植福田的機構，故每年的慈善禮券各項善款源源而來。自一九七一年十一月起，至一九七二年十月止，善款總數達：一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一元二角八分。計贊助金：一萬一千二百元正，慈善禮券的總收入爲：一萬〇一百四十五元二角正；醫藥捐款：二萬六千九百九十八三角正；

醫藥基金：七千五百元正；登記費：一萬六千二百一十三元五角正；銀行利息：八千七百一十元二角八分正；二週年紀念賀儀：五萬二千五百三十三元正。這種仁風義舉，表現了教界及社會人士對本所的護持及寄望殷切，也給本所同仁精神上的一種莫大的鼓舞！

根據醫務部統計：自一九六九年十一月開始，至一九七二年十月份止，求診病人總數達：八萬八千八百三十七人。——計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份起至一九七〇年十月份止，共計二萬一千七百一十二名。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份起，至一九七一年十月份止，共計二萬六千三百五十四名。（男女人數請參閱週年大會，及二週年大會報告書。）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份起，至一九七二年十月份止，求診人數共達：四萬〇七百七十一名。男：一萬三千六百九十一名。女：二萬一千一百七十一名，男孩：二千〇十九名，女孩：三千八百九十一名。

施出藥劑方面，根據藥務部總計：三年內施出藥物的總數是：五萬九千六百〇九元二角九分正。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份起，至一九七〇年十月份止，共施出藥物一萬五千五百二十元〇一角五分正；一九七〇年十一月起至一九七一年十月份止，共施出藥物一萬六千八百二十三元八角七分正；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份起至一九七二年十月份止，共施出藥物二萬七千二百六十五元二角七分正。藥物部結存藥物總數：八千六百四十元〇一角七分正。

內明書院第四屆 畢業典禮盛況



- ① 禮堂一瞥
- ② 元副理民官韋能信先生致詞
- ③ 董事長洗嘸法師致詞
- ④ 鄧校長潤棠報告校務
- ⑤ 嘉賓代表敏智長老致詞
- ⑥ 餐點招待各界嘉賓



書法欣賞

大道之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
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養壯有所用幼有所
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
其棄於地不火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火為
己是故謀聞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
閉是謂大同

右禮運大同篇

沈慶大法師書

宋維高啟書

台灣書法家宋維高書